

江湖四俠
了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39B

張之江



江湖廿四俠

420秒末

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
成仁取義俯仰无愧天人

此陳英士先生自題墓聯也中國古來所
稱武俠之德此二語可以盡之因書以題
楊慶因先生大著江湖廿四俠

民國十七年孟冬月

李陶齋誌



南唐集字

盪氛埽寇
討莠除凶

鄭孝胥書



俠魂同志囑書

忠肝義膽為
民族中流砥
柱

張之江



國民真魂

李景林題



外埠同志
共勵書

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
罷手此吾中國大無畏之武侯
勇於民族革命之真精神
也頃觀俠魂所述頗能表而
出之強深嘉歎爰書以貽之

戊辰孟冬

陳去病



治世為德亂世尚法德不能樊法不能糾則天下
之事生其平譽世臨靡所度止任俠者出
以黜姦邪植善良為己責此司馬子長百三
十篇所以傳游俠也若夫明清之際鼎革之
交士夫多懷節抱義獨為民族奮鬥以
視史遷所紀孟覺雖解可貴則是書又
豈獨傳存俠而已哉

高宗



蓋越世教之士江陰向教之徒其手天地吾宗
社祀祖國而控馘異族之德哉走大澤而鞠
晦或箕子佯狂或箕與西也或完顏噬血而
呼或申劄劄臂而走攢刀鉞并鑿之在肯辛
履陽蹈大而不移蓋自以社之屋造於陸定
昇五朝而遙程有至人焉雖狂瀾莫挽中
民之柱南八男兒徒然一死而劍剝刀光血
海瓶伯亦死兮胡虜之胆遂盈也日草命
之師比生人之俠烈義士有之傳吳誣北塵
田楊只若後百氏書引某星落毒乃嘉首
之文以振茂博之德者庶幾上一鏡於兩版
夜操敵魂為玉陽昭演義以引七年亦有

夫以序之矣今傷著江州十四俠蓋捷也
時之時人志士武師壯夫中惘英雄方外異
俗勇考之較事似而廣之於篇上自深宮禁
苑之紳下逮龐傭孤樞之微探幸際際昂
於一語乃享百萬俠二十四賢而有女弟所不
能洵足以發揚中國武術之其美而表中
國民族獨立之根性使後者惕然有警悟
爰然有奮興以視穢殺向德原統里帝等
人以治盜救社會以作偽去其功罪蓋不可
計矣異飛張其侯魂姜及皆嫻於文而雅好
俠者也次乃評注其美益新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七日

命介凡書於四水陸改處



慟哭遼陽戰血鮮神北



已易弱胡羊左山筆削

成何濟第一先書任俠

篇鐵匣銷沈古井枯

祗餘殘淚長
孤蘆黃鶴
銅臂告奇士
人物中原

阿狗處

戊辰重九題

俠魂先生教之
余十眉



江湖二十四俠再版弁言

舊小說中如七俠五義彭公案水滸傳綠牡丹等無不以描寫俠義英雄綠林好漢之言語舉動爲能事而記述之事迹胥不外乎劫富濟貧狙殺貪污豪劣也幾致千篇一律無甚異同惟水滸一傳布局較有邱壑天罡地煞言行各殊所冠譚號亦適如其人惜施耐菴逞一時意氣以舒積忿故書中人物皆無遠大之志謀始終以梁山泊爲根據地立忠義堂揭杏黃旗縱謂勢逼處此卒未能掩飾寇盜之面目最後雖有攻城奪邑之舉要不免於淫掠劫殺之行爲以暴易暴於民何有後世不察播入弦管登之氍毹誨盜誨淫形容鬻致遂致獷悍桀黠之徒羣起爭效淫盜之風不可遏矣設當時著者以革新救民之主義輸入及時雨之腦府磊落光明爲後世弱小民族之先導其宣傳之功不亦盛哉世變日革人心厭亂求齊一變魯一變之不可得乃欣慕俠義處事之慷慨馴至於今凡有血氣皆具願天早降英雄之念不肯生著江湖奇俠傳等說部

風行海內。職此故耳。楊子塵因。夙負文名。好爲稗乘。發前人之所未發。言不肖生之所未言。成江湖廿四俠一部。都百餘萬言。筆勢酣暢。而能滌除時習。初版頗多魯魚亥豕之訛。深慮有損閱者興趣。特商萍水文郎。悉心整理。再版問世。益臻精彩。余不敏。爲弁言於是。

一八，七，九，洞庭秦來甫撰於海上

清初歷史
武俠小說

江湖廿四俠出版宣言

姜俠魂

俠魂不敏。鑒於吾國國勢民情。日就衰弱。曾於民國初年。以文藝之力。鼓吹武俠。冀作精神教育之補助。竭蹶從事。十有餘稔。此志未嘗稍懈。幾經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俠百二十回。其第一回。曾披露於民七出版武俠大觀之末。俠魂除爲造意。并採徵材料兼評語外。……著作者。爲譙北楊塵因同志。……批注者。爲長沙張冥飛同志。……其主旨及內容。大意如次。

三百年前。中原鼎沸。滿清乘隙入關。竊踞神器。後。子女玉帛。掠奪殆盡。正義士氣。摧殘無餘。文網四布。酷刑遍立。乃有壹般不食清粟。不踐清土之遺民碩儒。抱同仇敵愾之志。耿耿光明。以散播俠義種子。製造血性男兒。提倡剷除國賊。報仇雪恨。光復神州爲己任。於是清初間。窮谷僻壤。不乏奇偉不羈之英雄。韜光匿晦。隱跡江湖。或憑三寸不爛之舌。游說權要。或恃萬夫不敵之勇。暗殺親貴。出入宮禁。則現沒無蹤。淆亂朝市。則迷離撲朔。變幻百出。駭異頻聞。官僚因之膽喪。惡魔因之魄落。此種事跡。快心悅目。既

足資立懦廉頑之範本。亦可作茶餘酒後之談資者也。爰輯清代秘聞數百餘種。特倩小說大家楊塵因。纂述章回小說。以流麗活潑之文筆。寫瑰偉譎怪之事實。酣暢淋漓。壯快豪爽。揚溢乎字裏行間。其結構新奇。首尾不懈。猶其餘事。茲列其經緯體用。立意性質。取材存真。描寫結構。人物附考。參考書目。如下。祈垂鑒焉。

▲本書經緯 以闡發濟德。激揚民族意志爲經。提倡武俠國術。鼓勵民族精神爲緯。

▲本書體用 以清初遺民。復國運動之艱苦卓絕。及漢奸滿虜。奴媚構成之慘劇冤獄爲其體。暢寫遺民隱俠之偉舉絕技。愛國熱心。以期提倡國術爲其用。

▲本書立意 爲發揚民族精神。故以反清復明。爲立意之主。但排滿必先鋤奸。乃寫玄門六十四人。以大無畏之精神。與盜名殃民。勾結漢奸之八卦白蓮教匪。奮鬥。猶若現代革命。必須剷除軍閥。爲第一步驟也。

▲本書性質 吾輩文士。秉一枝殘筆。圖三餐飽飯。滿肚皮牢騷。無門路伸訴。

所謂願抹幾行眼淚。話儂家傷心事而已。故本書於民族、歷史、政治、社會、技藝、偵探、軍事、俠義、殖民、諸類。五花八門。莫不暢所欲言。極寫怨抒憂。借題發揮之能事。

▲本書取材

隱以明末慘劇疑案。清初宮闈秘史。七大文字獄之索隱。異人俠客之誅奸殺仇。玄門秘密組織之原始。雍正養俠殲俠之因果。以及關東三省之馬傑。南洋羣島之僑民。臺灣暹邏之遺孑。種種始末。靡不探本溯原。信而有徵。

▲本書存眞

本書完全保存時代性。於明末清初之社會狀況。國家典章。以及一物一呼之微。莫不考據應用。可作當時之史料。足窺古代一切情形。

▲本書描寫

本書對於貪污土劣。姦盜詐僞。則口誅筆伐。淋漓盡致。水戰野鬥。刀光劍影。則段落綰結。堪稱嚴整。力避污穢之語辭。及鬥狠野蠻之描寫。

▲本書結構

本書一百廿回。事實繁脞。人物衆多。而一氣呵成。首尾貫串。

▲本書人物

本書人物。先覺者以張煌言、鄭成功、朱舜水、顧亭林、黃梨洲、呂留良、曾靜、戴南山、全樹山、錢肅樂、查嗣廷、莊廷鑑、陸生柎、朱三太子、一念和尚、王夫子、

傅青主、李定國、李來亨、朱一貴、華豫原、竇榮光、甘鳳池……等諸先哲遺民爲主動人物。後覺者以十奇人爲主中主，二十四俠爲之主，三十義士爲主中賓，六十四人個性迥別，各爲立傳於錯綜變化之中。

——十奇人——

女達摩曼因

鎮天劍呂曙村

白面天官裴世勳

不平頭陀朱奇

賽李達杜橫魯

賽尉遲馬騰雲

千里俠莊廷鏞

通臂援穆玄莊

開山太歲方大瑞

遼東鶴萬之一

——二十四俠——

飛天夜叉黃泰

神刀俠士顧鵬

白眉和尚馬玄化

鐵掌真人黃玄子

雲中鶴殷玄珠

西方朔梁玄通

黑虎大王鄭虬

俠援袁振華

霹靂子鄒雷

傻大姐黃岫雲

紅孩兒董玉寶

赤纓女鄧元姑

穿雲鷲方農

小豹子李自芳

衝霄鵠顧縉

神犬小黑龍

鐵羅漢邱大福

穿山甲邱大壽

笑面虎夏小鷲

二郎神狄正祥

貫日虹裴國鸞

小花榮莊金仞

雲中龍狄金兒

小玉女盧多兒

——三十義士——

雙鎗將蕭方

海龍王張斌

銀鎗印瑞芬

賽木蘭孫志雄

小典章李世龍

賽仁貴郝國雄

玉面哪吒紀寶璣

神棍唐采蘋

玉面虎郭玉瓊

錦毛豹鄒珏

粉面狼鄒瑛

花斑豹莊金人

白面金剛蕭忠

銅鎚蕭厚

鐵天王裴國虎

白額虎梁洪

錦毛獅梁廣

金錢豹梁孔

鬧江蛟杜麟

鷄子杜鳳

大刀聞福疇

醉菩提胡萬春

賽林冲文成

賽武松龍壯

鐵塔趙勇

鐵鞭陳素

飛鏢莊金傑

出洞蛟鄒華

小悟空孫彪

八臂哪吒童天虎

▲本書參考

本書參考秘籍。搜徵遺著。不下百餘種。茲錄如下。藉徵一斑。

東華錄 明遺民錄 清代紀事本末 清朝全史 皇室之虛無黨（日文）

滿夷猾夏記 勝朝遺事 鮎埼亭集 大義覺迷錄 清代軼聞 雍正上諭

南天痕 藍鼎元集 滿清紀事 清史綱要 筠廊偶筆 述異記 藤陰雜

記 大獄記 莊氏史案 中國秘密社會史 夜談隨錄 諧鐸 庸閒齋筆

記 觚臚 夜雨秋燈錄 螢窗異草 三異筆談 壺天錄 湧幢小品 虞

初新志 虞初續志 香祖筆記 此中人語 廣陽雜記 茶餘客話 池北

偶談 吹網錄 聞見異辭 笑笑錄 津門雜記 島居隨錄 清嘉錄 春

在堂隨筆 庸盦筆記 埋憂集 子不語 鷗陂漁話 淶水亭雜記 聽雨

軒筆記 耳郵 淞南夢影錄 初月樓聞見錄 前徽錄 耳食錄 金壺七

墨 歸田瑣記 冷廬雜識 堅瓠集 入蜀記 香飲樓賓談 涉史隨筆

閱微草堂筆記 墨餘錄 谿上遺聞集錄 漫游記略 雨窗消意錄 履
園叢話 蟲鳴漫錄 游宦記聞 吹劍錄 退庵隨筆 粵行記事 甕牖餘
談 蘿庵遊賞小志 南省公餘錄 夢梁錄 臺灣外記 耶潛紀聞 蜀
難敘略 咫聞錄 字觸 大雲山房雜記 曼陀羅室隨筆 勝飲編 潞水
談客 熙朝新語 燕下鄉勝錄 客窗閒話 石渠隨筆 志異續編 蜀
都碎事 七頌堂識小錄 粵西叢載 南皋筆記 東城雜記 聊齋志異拾
遺 北東園筆錄 古歡堂集 蒿庵閒話 妙香室叢話 明齋小識 聞塵
偶記 帷車北游錄 天涯異紀 天涯聞見錄 技擊叢談 技擊餘聞 清
秘史 近代秘史 關東紀游 嶺南游記 蒙疆見聞錄 百艸堂隨筆 右
台仙館筆記

經歷十餘年之久。修改八九次之多。廢稿如邱。棄材若阜。乃得此精粹縝密之百二十
回。一百萬言之巨著。雖未敢云絕後空前。而苦心孤詣。決非如市儈文氓之欺人圖利。

則敢斷言者。茲值本書全功告成。微衷略慰。用摳臂臆。并陳顛末。維今之人士。後之來者。共鑒斯忱。

序

中華民族不幸。人稱東方病夫。此病夫之名。何自而來乎。人人不能鍛煉體魄。振作精神。爲國効用。以致民氣日頹。淹淹一息。爲沈疴之深入。賡理也。藥之之法。莫善於以古。今武俠諸事。筆之於書。使人昕夕瀏覽。觸發其志趣。俾知所矜式。共趨於尙武一途。夫而後人心得以奮。國勢得以強。其成效可立而待。姜子俠魂。斯世有心人也。以坊本雖有此等箸述。然取材不宏。類皆一讀卽罄。如服清補之劑。不足以療五虛。且有摭拾浮言。筆墨蕪穢之作。是不啻欲治羸弱之症。投以升提峻品。反令邪火上炎。疾將何由而愈。爰竭十餘年之心力。蒐集種種俠義事略。以發揚古人武術爲經。以鼓勵今人勇氣爲緯。與譙北楊塵因。同志成江湖廿四俠一書。洋洋大觀。多至百餘萬字。書中人物。爲張煌言。鄭成功。朱舜水。顧亭林。黃梨洲。呂留良輩。無不確有可考。時代則在明清易姓之世。亦非遠不可稽。事實則或取諸朝。或取諸野。悉以崇正黜邪爲本。至於戰鬪之淋漓酣暢。段落之結構整嚴。尤其餘事。脫稿後欲梓版行世。徵余作序。余以此書之出。

洵足振衰起弱。爲我中華民族對症發藥。他日皆可一洗東方病夫之恥也。因序其崖略如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海上漱石生稿於退醒廬

序

居今日社會而言忠孝仁義必有人焉掩鼻而嗤之不曰腐化則曰思想落伍然而五千年來中國之所以立國莫不以忠孝仁義爲基善夫中山先生之言曰軍行所過每見鄉村家廟中粉壁上僅存孝字而塗棄忠字於不見矣一若處今之世無所用其忠者不知忠國亦忠忠社會亦忠爲人謀者而無不由忠忠之謂者非僅爲君主設也忠既不可廢孝之爲道根於天性又豈可非哉若所謂博愛仁也互助合作義也社交公閉禮也信也延用古語則爲腐易以今名則爲新以名易名縱不憚許子之煩又焉用是新乎自古湯武漢祖李唐趙宋以迄朱明皆革命也未聞革忠孝仁義之命若謂前代革命未盡澈誠然彼延用其君主也然試問今日之革命者豈不爲忠於民族忠於國家博愛於民衆而義不可坐視者乎卽亦無往而非忠孝仁義故所謂腐化所謂思想落伍者僅僅名辭之別耳雖然不可以是率喻而行也楊君塵因知其所以然著江湖廿四俠追述當時革命先烈馳騁於淫威之下日謀所以顛覆清廷者凡二十四人

不以業之貴賤。質之智愚。而惟其言之信。其行之忠。崇其仁。而取其義。表彰其懿行。碩德。所以見革命之方不一。而明立身治家經國。蓋斷斷不能舍是以行。豈徒撕毀道德。打破藩籬。卽爲革命之能事也哉。知是編之出。足以闡發斯道。感人於不自覺。必將大有造於社會。非尋常神怪劍俠。江湖炫技者所可同日語也。爰書所感於端。以中華民國十七年國慶日後一日。周瘦鷗。

序

小說至今爲極盛。書肆所出。無慮萬千。標異立新。目不暇給。析其性質。不外言情、社會、俠義三種。諸如政治、教育、哲學、科學、歷史、偵探諸小說。則國內爲罕見矣。大都作者之心理。好豔好奇。好事實之紛披。而於政治、教育、哲學、科學等等。非滯於義理。卽苦於乾燥。每使讀者攬卷厭倦。卽作者亦無能爲計。是以小說之位置。盡爲言情、社會、俠義諸種所佔據。而不可移易也。惟是小說日盛。治小說者。日見其難。所謂言情。誠有如悼紅軒主人所云。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有能熨貼其自然真美之勢。而使人讀之恍惚目覩者。蓋尠矣。今雖易以一二新名詞。而其造意謀篇。自若也。并論社會。又大都描寫海上一區之社會。鮮有及於北方邊陲都市鄉村之景物。與其謂中國社會小說。毋甯謂上海社會小說之直捷也。此其故有足令人深思者。蓋作者每慣居夷場。足不出戶庭。習見習聞。如是而已。欲描寫中國真景物。旣地理習俗之未諳。又歷史社會之未審。鮮不以訛傳訛。失其真實。以是知著作之不易也。更論俠義。亦有一流

行之通病。不曰雍正時代之劍俠。卽曰康熙時代之武藝。滑稽荒唐。靡有佳構。甚矣小說之難也。然而書肆所出。抑何其富耶。乃者古董姜君俠魂。以譙北楊君塵。因所著江湖廿四俠相示。循讀一過。知其立旨之深遠。結構之謹嚴。論事狀物之得當。時代社會之存真。與夫中國武術之源流變遷。明季遺民之忠烈報國。非復市肆所傳。人云亦云者。是誠標異立新。可以爲俠義小說昌矣。稿旣殺青。將付手民。特爲論列如此。以告世之閱小說者。當於諸書有所擇。時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丹翁序於滬寓。

序

科學日進。物質煥備。起居飲食之具。皆取資於天然勢力。以爲之役。兩壘對陣。旗鼓相當。槍礮之技巧。日殺人以萬計。更無復有短兵相接矣。於是人類之相爭也。以智不以力。以器械不以肉搏。莫不以火器而爲防禦進攻之具。從而視其精否爲勝負。舉昔日所謂煅鍊身體。強健筋骨。吐納元氣。運會精神。種種技擊之術。皆忽焉而不習。世界皆然。而中國尤甚。中國傳統之學。若哲學。文學。政治。數理。莫不爲世界先進。環球各國。皆知所以重之。獨技擊之術。未聞者。非中國之素弱。原其家數不一而足。私人授受。每散跡於名山大川。登峯造極。代有其人。惟歷來學者。視爲防身噉飯之地。而僅爲走卒販夫所素習。社會漠然視之。以爲役於人而不能役人也。漸至江湖散漫。滑技眩人。精於斯者。恥而不爲。每况日下。遂失真傳。個中三昧。蓋闕如矣。自是厥後。習者日尠。而見者日稀。但爲寓言家取以飾文。而入於談諧鬼怪之列矣。是以劍仙騰飛。奇俠行空。張皇萬狀。比於神異。而莫得其統。猶諸蒙藏人侈談中土文明。以宮室之美。起居之備。擬於

仙苑一般可笑。此中國技擊之失傳。亦人類退化之一象也。今閱江湖廿四俠傳。近代漢族英雄窮源探本。歷敘變遷。上繫時代。旁參家數。事皆有徵。言非無稽。是能闡發武藝得其體者也。而又明之以明清興亡之跡。先儒遺老大復仇之義。則其所以三致意者。不僅爲二十四俠立傳。亦深表當日民族奮發之狀。蓋絕非鼠竊狗偷之謂俠。穿牆踰隙之謂技也。此則所謂江湖俠者。庶乎無愧。史遷作游俠列傳。亦謂其排難解紛。周人之急濟人之厄。而深明大義歟。國中青年志士。手此一編。當知所以興矣。豈徒發揚國術已哉。是爲序。中華民國第十七雙十節沈卓吾

序

自愛新覺羅氏入主華夏。凡二百餘年。漢代衣冠。淪於異族。忠烈之士。痛時勢之不可爲。憫大道之不克行。韜晦於荒山僻野。以求志之所同。義之所趨。引朋呼類。相率而與清廷抗。劍飛輦蓋。血流閭巷者。代不乏人。而尤以清初五朝時爲最烈。惜其時明社早屋。海內屈伏。漢奸輩出。羣戀富貴利祿之相繫。且孜孜爲滿族策安全。而不惜殘同類以媚外族。舉忠肝義胆之士。悉委諸草澤。而目之曰盜寇。曰大逆不道。嗟乎。誰知此輩實開革命先河耶。竊聞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千古是非。初不外是。縱其間非無傑出者。徒以一時操業之卑且賤。終不爲世所重。而亦無人稱道之。但一回顧清代史乘。則所謂忠臣孝子者。皆累累然滿清之顯貴官吏也。豈得謂理之固然乎。楊子塵因。以是發憤著江湖廿四俠。集當時之聞人。述其淵源變遷。從而旁採荒山僻野之振奇者。更演繹其技藝。化而融之。筆之於書。凡一百二十回。傳俠二十四。其爲文也。錯雜而條理。其爲事也。巨細而並蓄。其於文之旨也。有逾乎宋江三十六人。橫行天下。而爲水滸一

百單八人之替天行道矣。嘗謂爲文必先擇題。題正而文順。不論險巖平易。在在明其志之所向。不然。極世界之奇觀。舉國中所罕見。縱令詭譎萬狀。更何取乎義。卽如述武俠。飛檐走壁。揮刀殺人。蓋極人生之至技。若僅爲財色利祿。挺而走險。其不爲跖之徒也。幾何。又焉用是斷斷而傳之。今乃燕市屠狗。悲譎慷慨。發於忠烈而不可遏。淡於利祿而不足縻。雖在草野。猶是盛時。以是知二十四人之足傳也。讀是書者。明乎斯旨。當知非尋常小說矣。是爲敘。中華民國十七年雙五紀念日嶺南平一伍澄字

歷代
武俠
小說

江湖廿四俠

甲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論俠義開場分涇渭 | 因遊戲平地起波瀾 |
| 第二回 | 老虔婆貪財助強暴 | 小虎子避禍走風塵 |
| 第三回 | 風風雨雨姑舅蒙冤 | 是是非非姊妹遇劫 |
| 第四回 | 未脫魔星迭肇奇禍 | 纔入虎穴又遇讐人 |
| 第五回 | 淒涼夜三俠救雙妹 | 莽蕩山羣兇逼老婦 |
| 第六回 | 森羅寨童天虎逞雄 | 寶善莊混世魔肇辱 |
| 第七回 | 避世棄家銷聲斂跡 | 粧聾飾聵戲賊懲兇 |
| 第八回 | 說往事三壯士閒談 | 見異光老英雄踐約 |
| 第九回 | 傻大姐棄家忽失踪 | 童二爺入店過饑癩 |
| 第十回 | 白髮紅顏同遭惡報 | 黃金黑幕重結奇冤 |

第十一回

結友探奸直破密窟

喪財放火拘入官衙

第十二回

旅館守窮遇客解難

征途禦敵被獲遭殃

第十三回

兩寨聯盟五友結義

三人窺室二漢尋讎

第十四回

講大義片語釋仇人

愛少年深宵談隱事

第十五回

二俠離寨骨肉爲難

老道入莊父女稱霸

第十六回

陷魔窟丈夫不折志

破情關妖孽枉勞心

鎮天劍呂曙村



女達摩曼因



不平頭陀朱奇



白面天官
裴世熟



賽李遠
杜橫魯



賽尉遲
馬騰雲



千里俠
莊廷鏢



通臂猿
穆玄莊



開山大歲方大瑞



連東鶴馬之一



飛天夜
叉黃泰



神刀俠士顧鵬



白眉和尚
馬玄化



畫

鐵掌真人
黃玄子



畫



雲中鶴
殷玄珠

畫

西方朔
梁玄通



畫

俠猴袁振華



謝

黑虎大王鄭虬



謝

傻大姐
黃岫雲



謝

霹靂子鄒雷



謝

赤纓女鄭元括



畫

紅孩子
董玉賓



畫

小豹子
李自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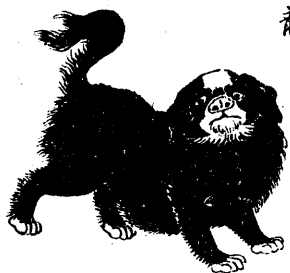
畫

穿雲鷹方棖



畫

神犬
小黑龍



衝霄鵝
顧湘



穿山甲
邱大壽



鐵羅漢
邱大福



二郎神
狄正祥



笑面虎
夏小營



小花榮
莊全仇



貫目虹
裴國靈



小玉女
盧身兒



新



雲中龍
狄金兒

新

海龍王
張斌



新

蕭方
蕭鎗將



新

賽未蘭
孫志雄



銀鎗
邱瑞芬



賽仁貴
郝國雄



小典韋
李世龍



神棍
唐采蘋



玉面哪吒
紀寶健



錦毛豹鄒廷



玉面虎
郭玉瓊



花班豹
莊金人



粉面狼鄉瑛



銅鏈
蕭厚



白面金
剛蕭忠



白額虎梁洪



鐵天王
裴國虎



金銀豹
梁孔



錦毛獅
梁廣



開江蛟杜麟



鶴子杜鳳



大刀
關福疇



醉菩提
胡萬春



賽武松
龍壯



龍壯

賽林冲文成



文成

鐵鞭陳素



陳素

鐵塔趙勇



趙勇

出洞蛟
鄒華



飛鏢
莊金傑



八臂哪吒
童天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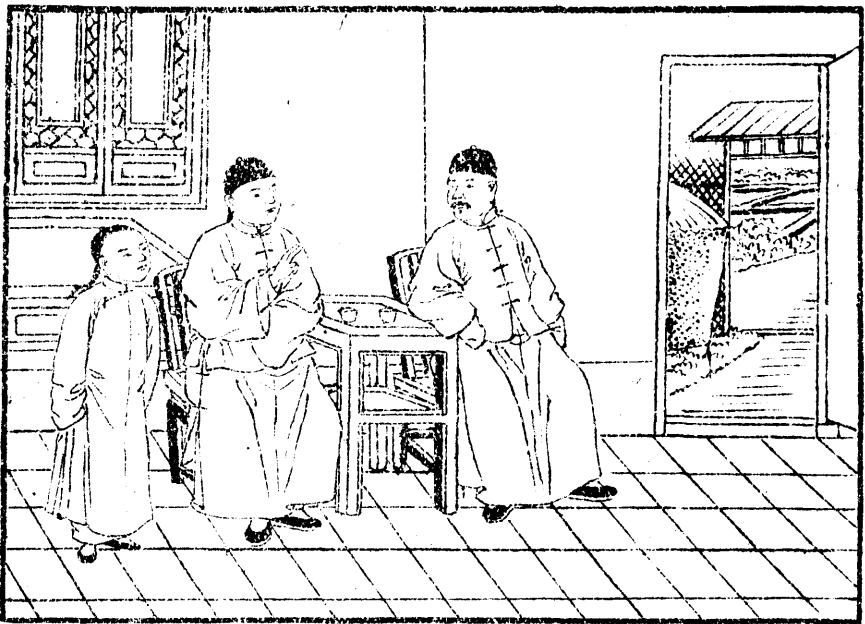
戊辰夏月梓青陳祺

小悟空
孫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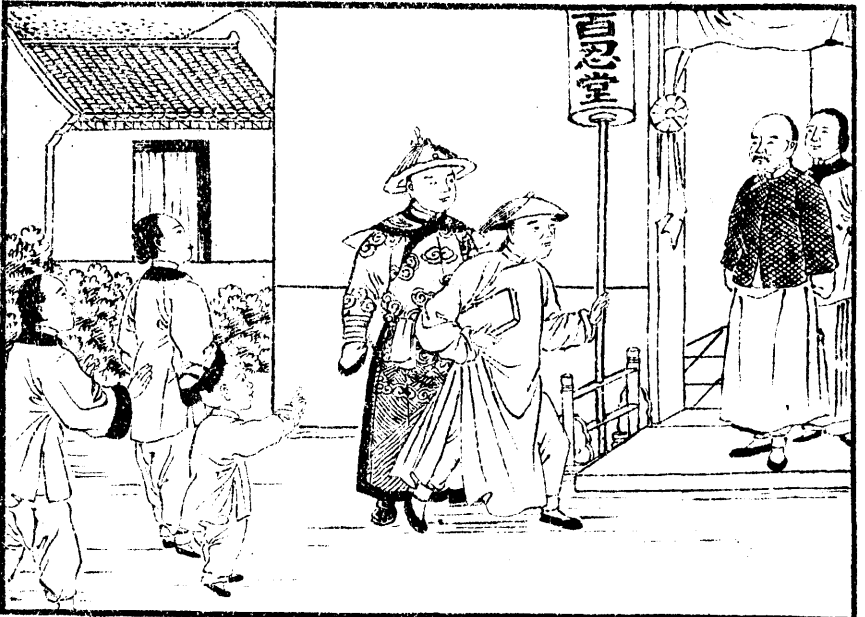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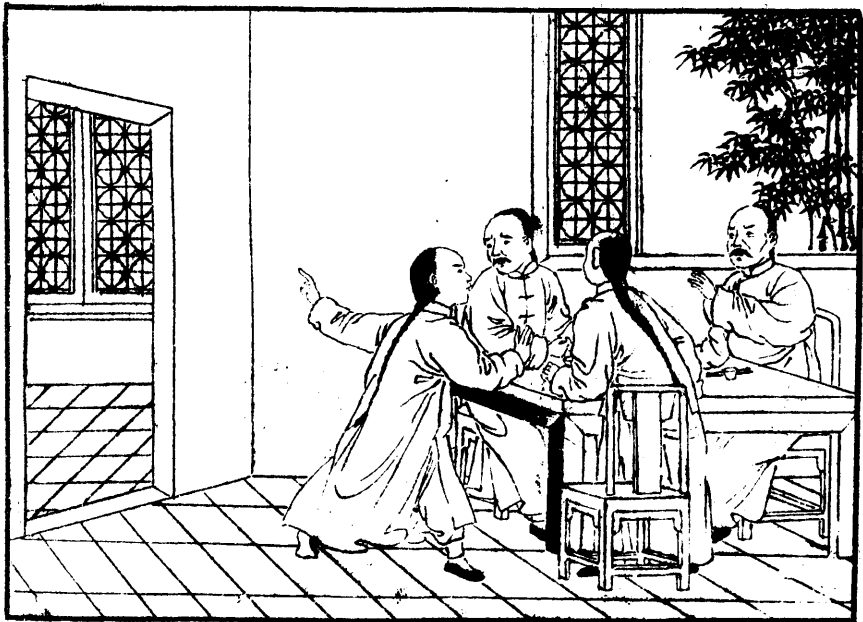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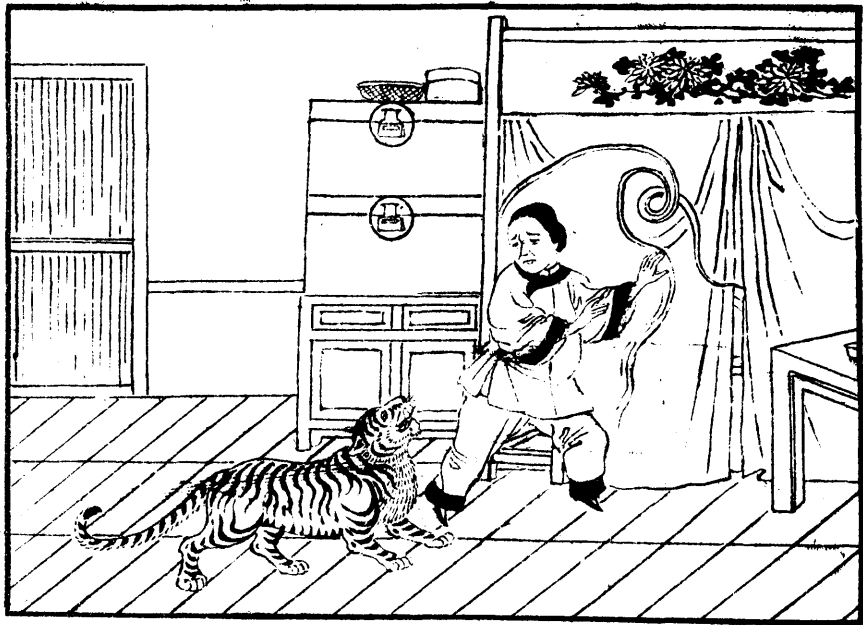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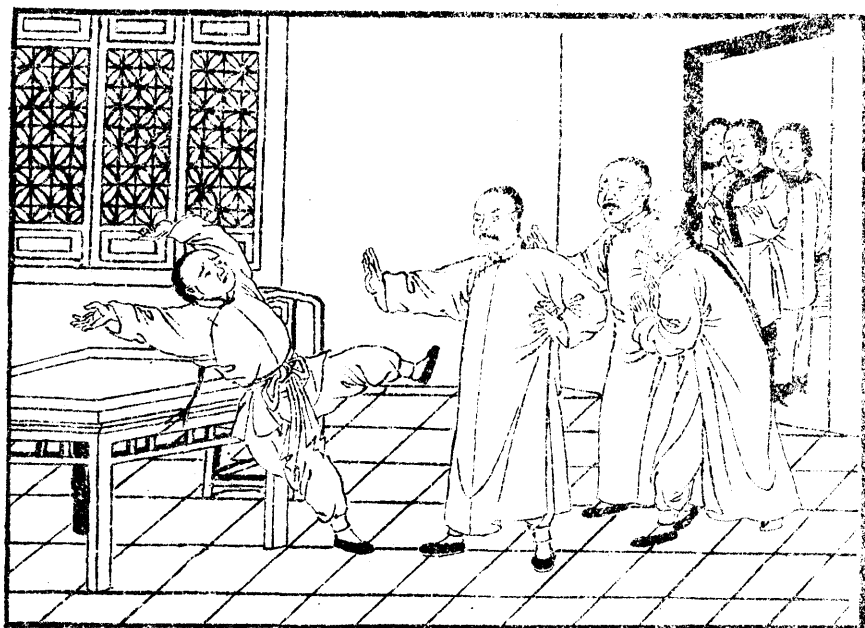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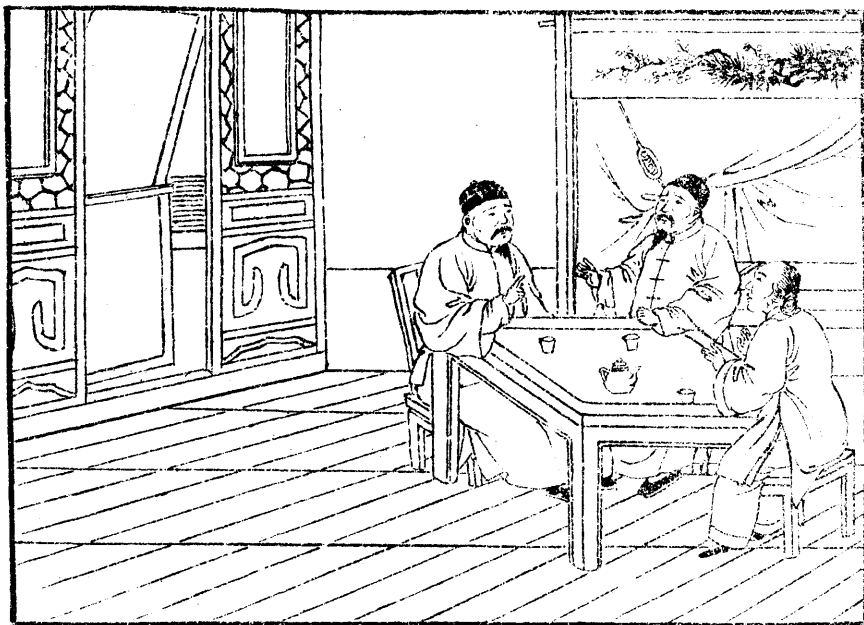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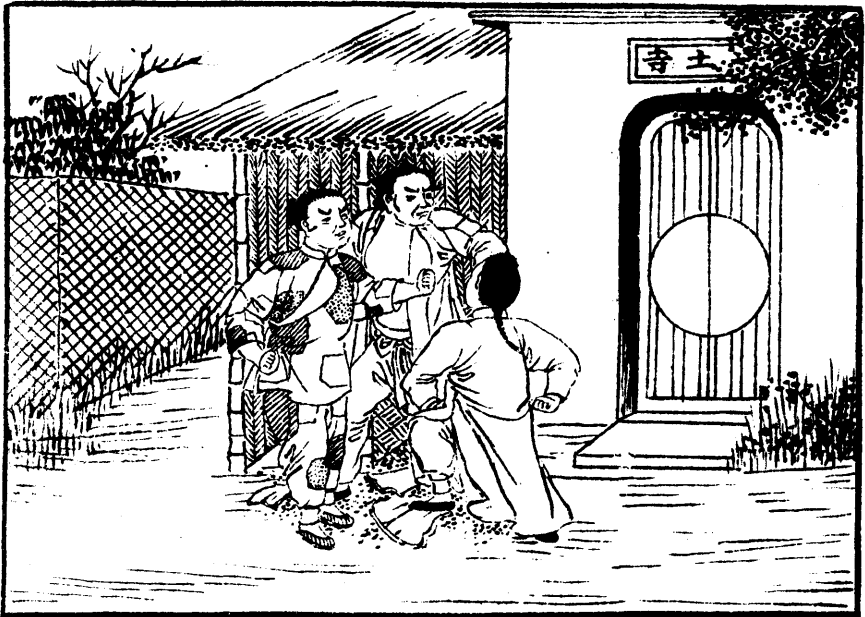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 第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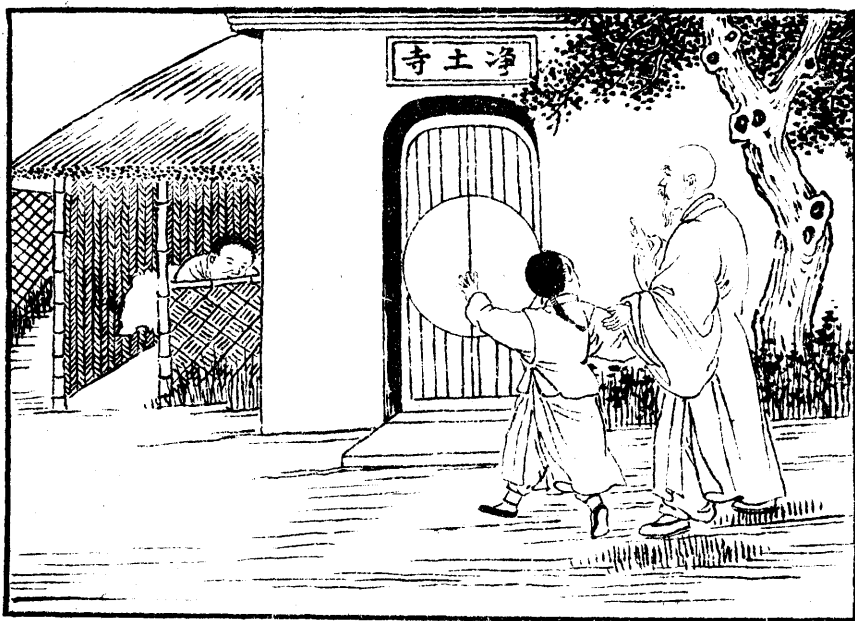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三回圖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三回圖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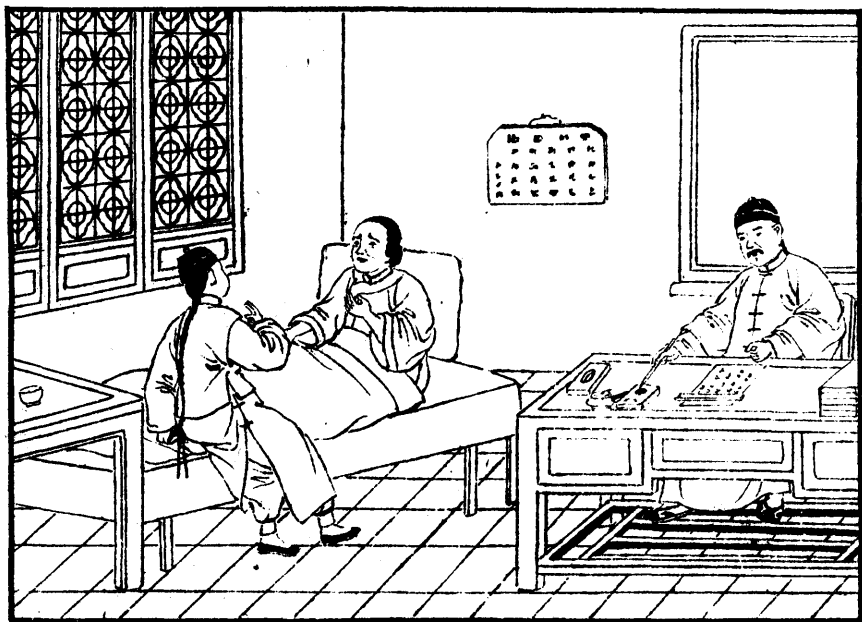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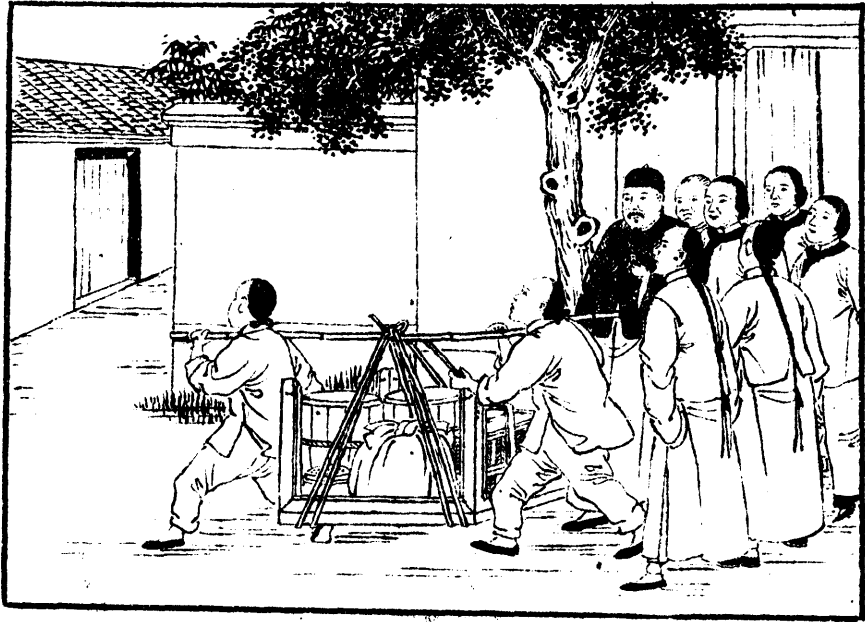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四回圖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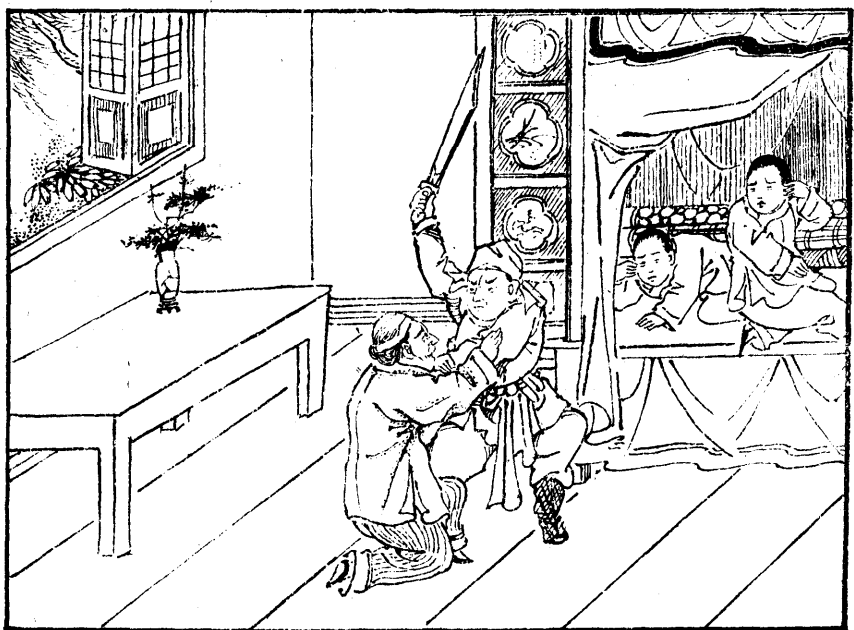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五回圖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六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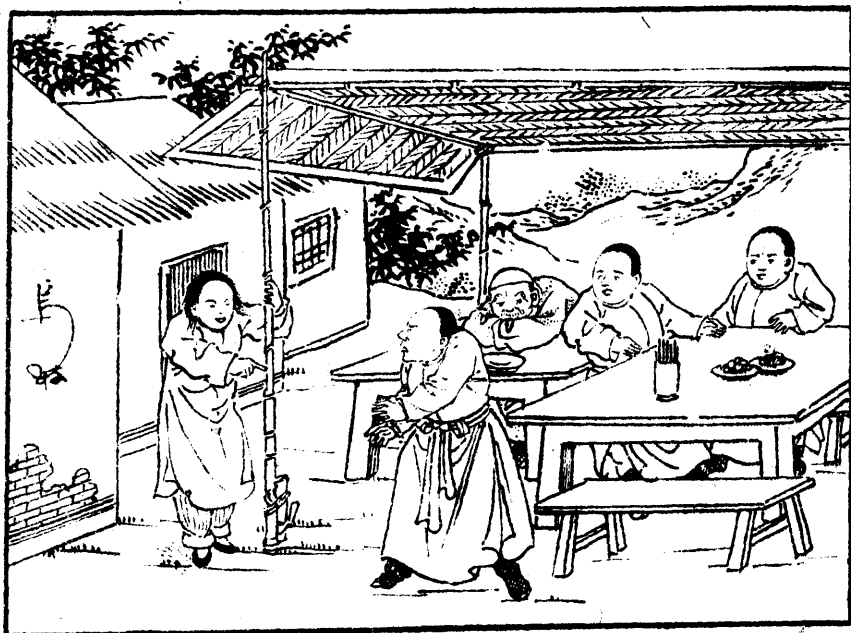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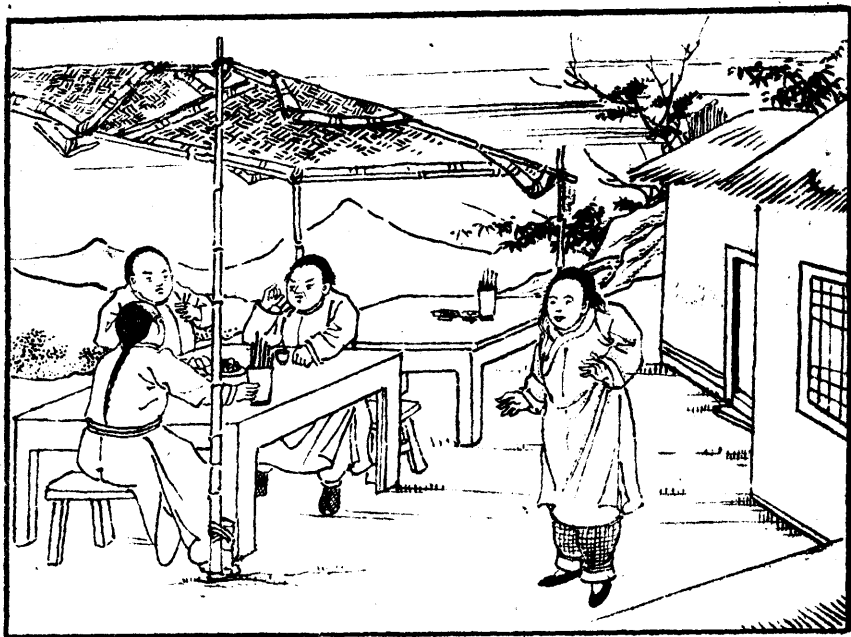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六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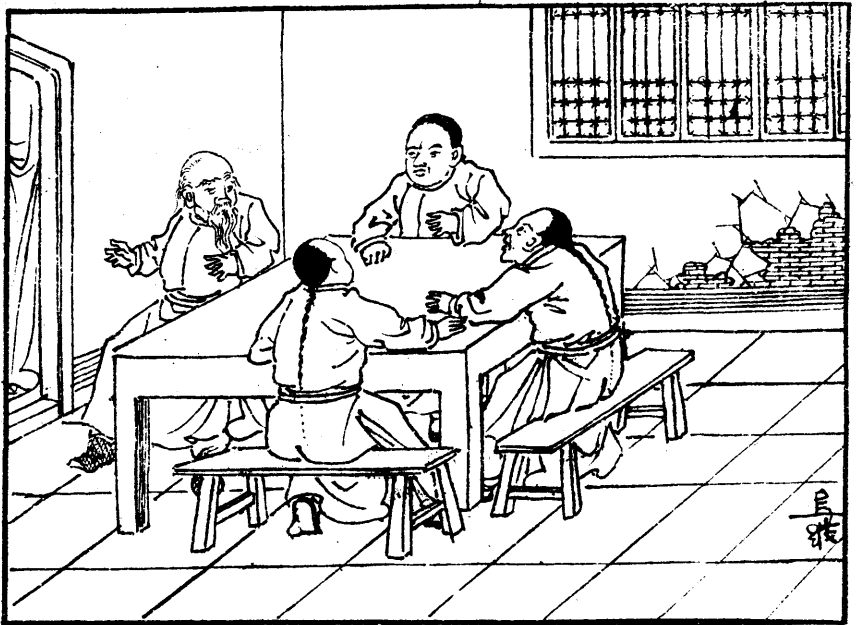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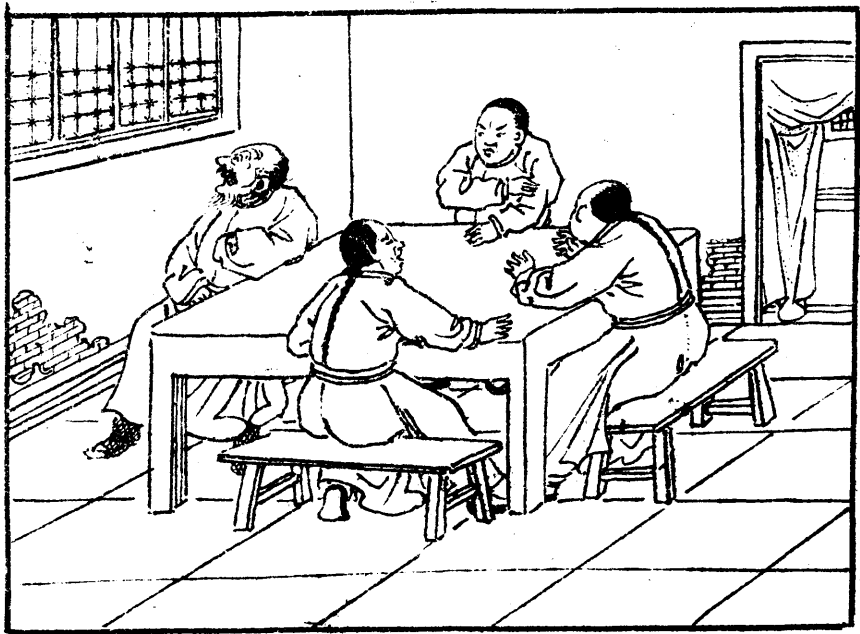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七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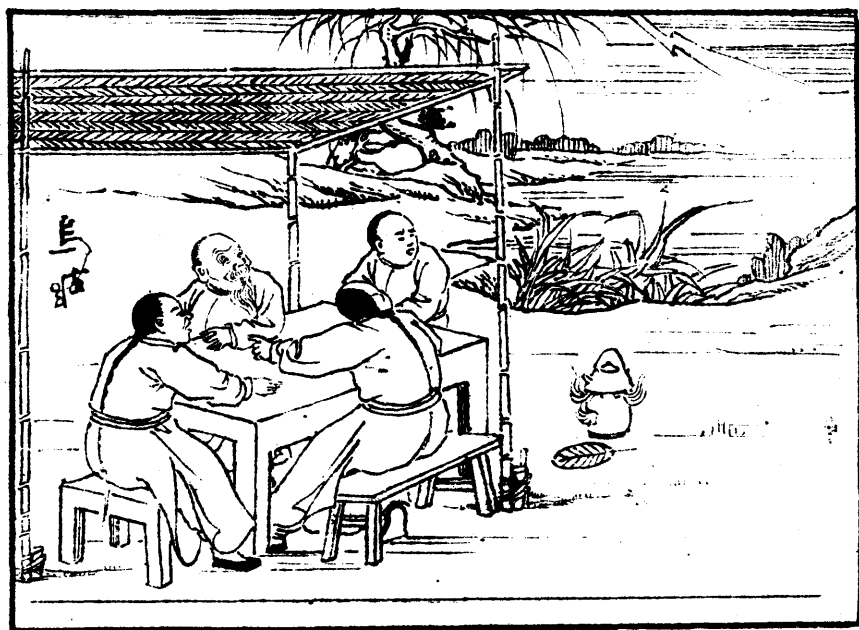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九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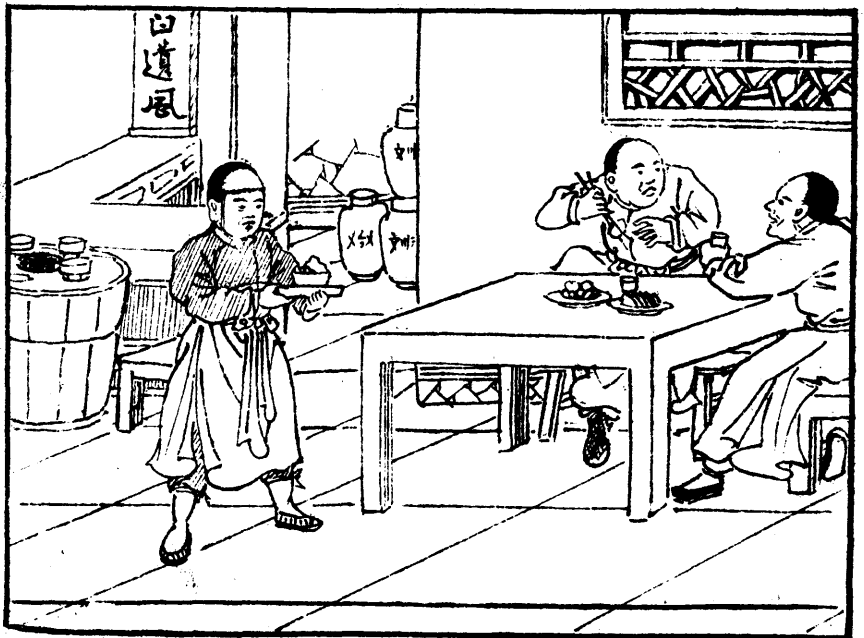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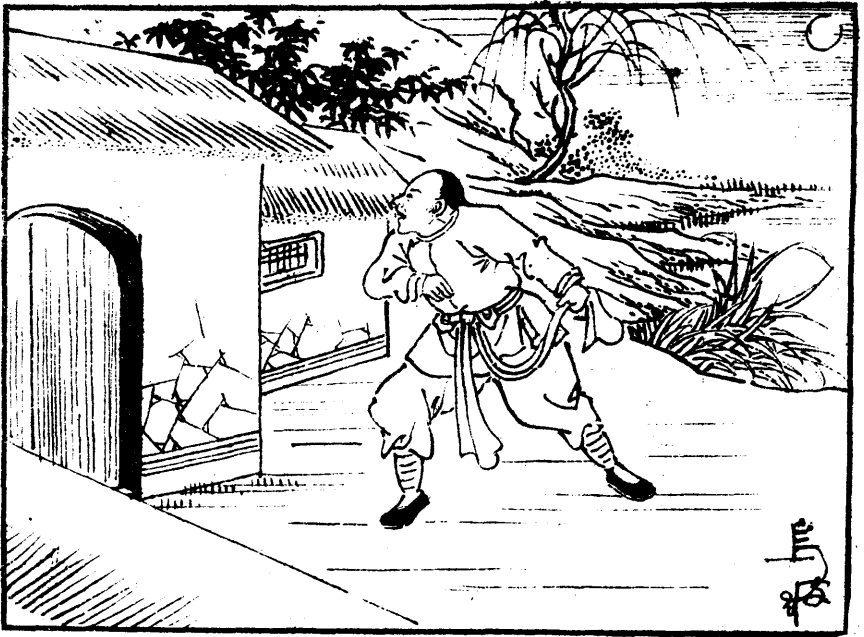


烏坡



烏坡

烏坡繪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一回 論俠義開篇分涇渭 因游戲平地起波瀾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太史公譏之。記者平日談此二言。亦有所感。譬如一國之內。立法果良。那儒者之文。俠者之武。皆不足以亂法犯禁的。假使儒者之文。俠者之武。竟能亂法犯禁。那一國所立的法。必非公正和平之法。這句話是可以斷言的。若使彼國所立的法。確實是公正和平之法。那末。彼亂法之文。必非儒者之文。犯禁之武。亦必非俠者之武。咧。吾人苟視亂法之文。爲儒者之文。犯禁之武。爲俠者之武。古今萬世。那人海滔滔。風塵莽莽。可就淹沒不少英雄奇士了。千古定論非尋常談俠義者所能道出一字今再進一步說。吾人須知儒者處世。却不可不知文。俠者處世。則不必拘定要好武。若說二者的性質與精神。皆秉賦天地正氣。行諸自然。不受法所禁。而自禁於法的。再說那儒者途經。

乃屬於人世間縱行的軌道。俠者途徑。乃屬於人世間橫行的軌道。倘能各行其本真。皆是一種不死不滅的自然事業。皆可以輔佐世界國家或社會。昌明大治的。今日說俠字的本文。若爲勢所挾。爲利所惑。爲猛獸惡魔所壓迫。固不能稱俠。而爲榮幸之名所活動的。亦不得稱之曰俠。所以芸芸衆生。歷盡百千萬劫。造就一箇有名的英雄。似覺不難。造就一箇無名的英雄。却真不易了。要知古往今來的真英雄。大多隱匿在畎畝之間。並不曾列於廊廟之內。雖然。那列於廊廟之內。置身鐘鼎之家。未必概無奇人異士。但是這般人行善好義。四圍環境。却別有許多助力。輔佐他的。若與那些隻身獨創。孤掌自鳴。全恃本身的毅力與智能。不借重身外纖毫協助。兩相比較。色相自現。所謂富貴場中的行善好義。就落第二乘了。一針見血真可入木三分孔子曰。三代以下。惟患其不好名者。彼之初意。不過借重這箇名字。實施他循循善誘的學說。然而人類中一團真氣。可就因此消磨殆盡。漢書紀列國四公子。胥藉王公之勢。悉好游俠。鷄鳴狗盜。莫不賓禮。甚至棄國捐君。不少顧惜。解紛排難。日事爲恆。搯腕而遊。顯名天下。說者尊之曰四豪。

實則華貴之士易於俠行。何況公侯之子。登高一呼。何患不應。若彼之廣招納。不過自

炫豪邁而已。

挖苦之至

平心而論。何常獲得俠者真諦。其所以斑斑見諸史傳者。非四公子

因俠而傳。乃其行俠因公子而傳耳。

四公子有靈應當聞之神悚

故太史公深恨儒墨排擯閭巷匹夫

之俠。一憤而翹游俠列傳。重書朱家郭解等事。蓋有深意存焉。記者因此又感受一種

覺悟。始知行俠之士。不但一箇名字。乃是若儕行俠的前途。莫大障礙物。即使其有心

行俠。非出諸自然行動的人。亦不得稱曰俠者。夫真能行俠之士。素不知俠字爲何物。

更不知人類中有俠士之稱。祇恃一團天賦真氣。不避刀兵水火之險。不受聲色狗馬

之愚。祇辨是非枉直。不顧禍福災祥。奮勇直行。有進無退。方算得是真能行俠。這類人

物。當然多流散於畎畝之間。不高列於廊廟之內。

淡淡一言籠罩前說筆力天矯於茲可見

又如那行俠的範圍。

微末之處。因可限於一人一事。放之却可彌用六合。其如里閭市巷之中。拯危濟困。除

暴懲頑。或因鷄爭狗鬥。從中排難解紛。祇要處分公平。即可謂之行俠。要知此等俠士

祇可供豆棚瓜架的資料。並非行俠的要端。若推廣而言。舉凡人世間謬於天理。謬於

人情。世人所不能平。而我獨平之。世人所不敢行。而我獨行之。舉止動定。似皆出人意料之外。實皆作於人情之中。臨至險之境。處之如常。決至難之事。判之不素。所謂鬼神爲驚。風雲變色。彼則獨行其真。這纔算得是行俠的妙境。顧亭林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旨哉大俠之言。後人不解行俠真詮。以爲拔刀仗劍之士。綠林赤髻之徒。皆引以爲俠客。於是後世效顰者。不藉此沽名。卽藉此牟利。所以吾鄉吳敬梓撰的儒林外史。狀張鐵臂以豬頭詐二婁之事。真罵倒一般詭詐暴徒。記者罵得亦不弱矣繇此推測。卽如一部水滸傳。未始非施耐盦的憤激之談咧。論俠與盜之分。判瞭如指掌閒話少叙。却說清康熙年間。安徽鳳陽縣。有箇布商鄒茂祥。世傳三代。販布爲業。家產雖不豐富。却勉強可以餬口。他娶妻方氏。乃是北鄉方家屯。方百担的妹子。這方百担原名叫做方大瑞。表字伯良。他家乃世代務農。直到他父親方萬昌時節。因與鄉鄰宋朝棟。在田間爭水。口角之間。彼此混打了一場。於是兩造結成訟事。最後因宋朝棟的祖父。曾經考過兩次童生。因而那場訟事。可就被宋姓打贏了。妙語刻骨方萬昌纏過這番挫折。他懷抱一肚皮怨氣。便立誓將來

對於兒孫。縱便傾家破產。也得使他等讀書趕考的。比時方大瑞纔到五歲。資質雖算不得聰慧過人。但是山中無虎豹。猿猴亦稱王。他在一般村孩子之中。卻稱得是鷄羣之鶴。方萬昌便將那一場故事。不斷的告知他的兒子。並要他的兒子發奮讀書。好給他發洩這口夙氣。那時方萬昌。因爲望子成就。便想聘箇有名的老夫子。充當西席。於是城裏城外。足足訪了半年。纔尋着箇老貢生王超。次年春燈已歇。便將王老夫子請到家裏。給他的兒子正式開蒙。幸喜方大瑞開蒙之後。倒也很給他父母爭氣。剛到十歲。就將四書五經。讀了箇爛熟。十六歲出考。居然被他中了一名秀才。那方萬昌最初心願。不過希望他兒子進一兩次考場。就可以撐持門戶。誰和他一進場門。就混得一箇金頂子。似這等喜出望外的大喜事。老夫妻二人。真歡喜得鼻涕眼淚直流。老人望子不至而刻劃鄉人希望功名情狀真入妙境時嘗從夢中笑醒。那方家屯住民。比時不下百數十戶。但是秀才相公。卻祇有方大瑞一人。因此大眾都稱贊他是箇神童。並且此倡彼和。說他初生時。曾經發現過什麼異兆。必定是天上什麼星宿下凡。將來還不知要怎樣富貴咧。因此都

將方萬昌夫婦尊奉爲候補的封翁命婦了。這時方大瑞的妹子纔十四歲。業已許配給鄒茂祥。再說方萬昌夫婦。雖喜兒子是有了頂戴的人。卻並不因此自尊自貴。依舊不忘本業。春耕秋穫。不斷的夾在工夥裏。在田下同忙。又如方大瑞。他雖身入黌門。也並非手難縛鷄的文弱秀士。每到農忙時節。他還時常湊箇熱鬧兒。那時王超已在城裏另設了一所門館。他閒暇之際。不是埋頭伏案。從書卷裏磋磨。便直奔到他老師座右。殷勤求教。一年三百六十天。就不曾見他有半天閒着游蕩的。四鄰八舍。常有勸他莫要再下田辛苦。方大瑞笑道。我家本是世代務農。我雖得了箇秀才。這也算不得什麼榮貴。怎能因此就忘却本業咧。大眾聽了這番話。也有誇贊他是箇好人。也有暗笑他是箇傻子的。我看他真不傻。還是笑者傻也。如是又混過幾年。他的家事。益漸豐裕。方萬昌又忙着給他討了一房媳婦。乃是多年田鄰陸全順的女兒。却也是箇務農世家。這陸氏祇小方大瑞兩歲。過門之後。真是琴瑟靜好。如兄如弟。方萬昌夫婦。愛他這箇媳婦。真如親女一般。姑嫂之間。也好得如親姊親妹。那上和下睦。夫倡婦隨。八箇字。總算被他家做全。

了。次年方氏嫁入鄒門。陸氏又接次生了一兒一女。直倒方大瑞五十一歲。他父母纔相繼逝世。所遺留的田產。每年足收一百擔米糧。所以一村的鄰人公送他一箇綽號。叫做方百担。接說鄒茂祥。他曾祖本是箇販布客人。每天東奔西跑。賺得幾文。僅可敷衍衣食。直到他父親鄒昌和手裏。纔算創開了一家布店。就用他的名兒。喚做稗號。開張之後。買賣却異常順手。年復一年。那班小店。居然在縣城裏。稱爲第一家字號了。人恆心自有恆產信然誰知鄒茂祥剛纔入冠成人。一年之間。他父母相繼逝世。想他未曾閱歷的少。年。驟然迭遭大故。並擔負日後的千鈞重擔。怎不拖累得精疲力倦咧。幸喜他幼受父訓。事事守着謹慎小心。不敢妄爲亂做。因此他雖經過諾大風波。生活之間。並不感受什麼困苦。於是一縣人士。都稱他是少年老成。若說他與方大瑞。祖代就有些須瓜葛。後來結爲秦晉之好。乃是親上加親。迨方氏過門之後。夫婦倒也情投意合。不多幾年。他倆却生了兩兒兩女。長子德昌。性情却很誠實。鄒茂祥便命他繼業。依舊以販布謀生。以亦連生兩箇女兒。長女名喚金妞。次女名喚玉妞。最末又生箇兒子。叫做德康。

當鄒德康出胎之初。就生得修眉長耳。頭角崢嶸。兩隻光灼灼的小眼兒。睜着人很有些煞氣。一時鄰舍之間。便你說我談的。紛傳他是老虎投胎。此話傳出。就鬧得風雨滿城。還有說是方氏坐蓐之時。曾親眼看見一箇白額猛虎。直向他前胸撲來。方氏大驚。就暈倒床上。直等他蘇醒轉來。那虎已不知去向。接着僮生下德康。有此異兆當然可獲佳兒。當德康墮地之際。還發現一道血赤的紅光。直從屋角沖出。向天空飛散。說得活靈活現。彷彿是他親眼所見的一般。因此那斗大的鳳陽縣城裏面。沒有不曉得鄒昌和布店裏。就生得一箇老虎兒子。鄒茂祥夫婦。初見他這箇兒子。一切形狀神態。着實與尋常小孩子不同。後聽外間這般傳說。恰好他又生在是箇虎年。乳名便就叫做虎子。說也奇怪。德康周歲纔過。覓棗採梨的時節。就愛尋覓些棍兒棒兒亂舞。若論他的性情。却極溫柔和平。長日價不見他向人說話。也不見他與人頑耍。那喜怒無常。哭笑難定。本來是小孩子的慣性。但是他却不然。一月兩月之中。難得見他高興或惱悶的模樣。祇是冷擺着臉子。老不作聲。因爲舉世無可談者故作此態歟於是一家裏人。却又將他當做傻子看待。再說鄒

茂祥夫婦。因他是箇最小的兒子。不無總有些兒偏愛。尋常對於教養等事。却不願十分嚴厲的管束。如此年復一年。德康已混到一十三歲。雖曾在他舅父左右。念了足有六七年書。無奈他與翰墨無緣。一面讀完了百家姓。一面就忘記了千字文。所以他雖念了六七年書。一篇賬還不曉得從那處落筆。倒是他偷着閒空兒。今天去搬石塊兒。明天又去拉沙袋子。自幼有此工夫成人。當然是一條好漢。異常用功。不曾見他一天休息。比時鄒茂祥見他輕文重武。究竟算不得是正業。他夫婦二人。也曾嚴責過幾次。無奈德康的生性如此。任你如何管教。他依舊是不理會的。鄒茂祥夫婦。見他這般形狀。倒有些兒焦灼起來了。一日。正是新年初六日。大小商店。俗例是不曾開市。鄒茂祥清坐在家裏。自覺煩悶。恰好天氣溫和。他忽然到舅兄方大瑞。便暗忖道。咱哥兒倆。足隔有一年。不曾見面了。橫豎我閒着沒有事兒。且到他家裏胡混三五天。再回來開張做買賣。也還不遲。他主意打定。便辦了兩色糖菓子。又配上兩條麪粉袋。又帶着幾串青銅錢。粗的細的。攪滿了一叉袋。一直向方家屯奔去。日光過午。他纔走進屯口。祇見方家屯裏。家家戶戶

都緊閉着財門。門板上長條短條春聯。貼得非常熱鬧。還有十來箇小孩子。穿戴得花
花綠綠的。團圍在晒場之上。也有放爆竹的。也有捉迷藏的。也有耍龍燈的。鬧得箇歡
天喜地。再向前走了十來步。遠近眼見他岳家大門。已在路旁。再抬頭一看。却見方大
瑞坐在一株枯柳根上。向着陽光看書。如此銷磨年景可稱奇士鄒茂祥搶步走到樹前。便長施了一
揖道。大哥。恭喜恭喜。新年頭裏。您也得放鬆兩天。怎麼還在這裏做工夫。未免太辛苦
啦。方大瑞急忙站起身來。連連作揖。連連說了兩聲恭喜。復將書卷折好。說道。這時田
上也沒有事兒做。除却看書。又有什麼方法解悶。哎呀。老弟。咱倆一年不見。你的氣
色倒養得很好的。鄒茂祥笑道。大哥。我看你的氣色。可比我好得多了。方大瑞也笑道。
老年人無病是神仙。你我總算得是托天之福。此等言語說之不覺驚奇聽之饒有意味二人說着笑着。已進
了方家大門。纔走到草堂。鄒茂祥便將叉袋放下。復又重整衣冠。走向香火案前。行罷
參拜的大禮。又與方大瑞夫婦。對賀了新年。接着方大瑞的兒子方農。媳婦周氏。女兒
慧珠。都趕來向着姑父。行了拜年禮。鄒茂祥又忙着打開叉袋。將那些菓兒糕兒。一包

一包的分派出來。每人又給他二百大錢。笑道：「年裏我也沒有工夫趕來辭歲。這些須小意思。算不得什麼。就算補你們壓歲錢罷。」方大瑞忙搶着笑道：「每年都要姑父這般破鈔。這真是箇什麼話咧。」鄒茂祥笑道：「這些兒小玩意。還穀上說麼。說罷。」方農等都告謝退去了。他倆分別入座。飲畢一道新年的糖茶。又敘些別後的閒話。不覺天色黃昏。已入晚景。陸氏忙着辦了晚飯。新年纔過。大家照例。都還餘積些須年菜。便不費多事。就配出一碗炒青菜。一碗煎豆腐。一碗蒸雞蛋。一碗燒蘿蔔。端端正正。放在桌面中央。實寫家常便飯
方顯得率真陸氏又送上一壺白酒。又安置三副杯筷。方大端父子二人。便央鄒茂祥坐了上席。方大瑞陪坐次席。方農坐在下席執酒。彼此對飲了一會兒。方大瑞笑道：「老弟。你可不要見笑。又指桌上四簋道：「這等款待。我可真不將你當做外客了。」鄒茂祥忙說道：「咱們老兄老弟。還鬧這些虛套嗎。若說這幾樣菜罷。乃是我最愛喫的。我家裏還怕辦不了這許多咧。」方大瑞連搖頭道：「該罰。該罰。」我也說是
應當該罰這句話。也不應該你說的。慢說你們城裏的人。平常過日子。還要考究箇三葷兩素。就說咱們鄉下風俗。逢年過

節。誰家不辦滿桌兒的鷄魚鴨肉呀。你那句話兒是騙誰咧。便親手斟滿了一盃酒。送到他妹婿面前。接着又說了兩聲該罰。鄒茂祥一時分辨不得。祇好遵命罰了一盃。方大瑞也陪一盃道。先前我也應該罰飲一盃的。接着彼此又乾了兩盃。

些須細故足證其對人對己一秉大公

公。方大瑞復又說道。鷄魚鴨肉咧。我也曉得是食物中美品。但是我總覺他氣味肥膩。

不及青菜蘿蔔潔淨。況且咱們這等人家。祇求年年風調雨順。不飢不寒。就算得是無量之福。那些佳肴旨酒。肥嘴膩腸的食物。我也不去妄想。卻也不是咱們妄想得來的。肉食者鄙之說意在言外

可惜鄒茂祥未必懂得

鄒茂祥道。大哥。你也未免自待太薄了。想你身入黷門。總算是箇

讀書君子。秀才相登。只應該喫青菜蘿蔔。如咱們做生意買賣的人。豈不祇應嚼草根嚼樹皮嗎。方大瑞搖頭笑道。不然不然。人品高低。却不在秀才舉人上分別。乃是在品行與道德上分別的。越能耐得勤苦。身分越顯得清高。你自覺是商不如士。可大錯了。我看士林之中。那些卑污苟賤的人。恐怕與鳥獸祇有幾希之隔。難道也尊敬他是清高超逸麼。

罵得痛快

接着他又引今證古。說了一大篇。他倆道談到二更將盡。彼此都有了

幾分酒意。這纔胡亂用了晚膳。當晚陸氏便招呼方農。就在草堂左側。新搭了一張板鋪。供給他姑父安寢。老姑舅二人。飯後又談了許久。方各自安睡。由是方大瑞挽留他妹丈。多住幾天。恐怕不能夠多住罷白日裏他倆就在田野中散步遊翫。夜晚間。就一燈對坐。煮酒

閒談。倒也十分愉快。鄒茂祥輒暗自忖道。怪不得方大哥。他常說做官不如種田的好。若照這般看來。就如我長天短日。攢進算盤珠裏。被那些絲釐毫忽。擾得頭昏。那能如

他這般逍遙自在咧。可見他們讀書人說話。倒是很有考究的。鄒茂祥他不自覺得一眨眼已混過去兩天。比時鄒茂祥的心坎裏。却很有樂不思返之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之謂歟一日。

天氣清和。日剛亭午。方大瑞正對着他的妹丈。講說那些古今英雄豪傑。什麼見義勇爲的故事。當時方大瑞說得眉飛色舞。鄒茂祥也聽得興高采烈。彼此正說得熱鬧之

際。奇峯陡轉。突作驚人之筆猛見鄒德昌慌慌張張奔進草堂。也顧不及給舅父舅母拜年。一眼瞥見

鄒茂祥。便忙叫了一聲爹。道。大事不好了。請你老快些回去。家裏已鬧出大禍來了。鄒茂祥聽這句話。好像半天空打了箇霹靂似的。頓時嚇得兩眼發直。默默價發怔。半

响說不出話來。陸氏母子聽着鄒德昌奔來。大概事已鬧得不小大聲嚷了那兩句話也都嚇得手忙脚亂。同到草堂上來聽究竟。當時還是方大瑞拏得定主意。忙勸他妹丈道。何必這般樣兒咧。就是天大的禍事。已鬧出頭。當然須想箇辦法。似這般糊裏糊塗的發急。總不能夠了事的。有定見者說話畢竟不凡轉向鄒德昌道。你也坐下來歇息歇息。究竟是什麼事。你也不必着急。慢慢的說明白。天下總沒有不了的事兒。這時鄒茂祥也喘過氣來。不似前般發怔。鄒德昌也補請教了兩聲舅父舅母。坐將下來。未曾開口。先嘆了一口長氣道。這椿禍事。乃是虎弟弟他闖出來的……當然無第二人他還未曾接說下去。鄒茂祥猛將脚兒一躁道。我早就知道。他是一個破家禍害。非要將我這條老命送掉。他纔甘心呢。方大瑞便攔阻道。你已到五十歲的人了。無形中點出鄒茂祥年歲用筆真如天衣無縫妙極妙極怎麼還有這大的火氣。這時那裏是教訓兒子的時候。你快些不要作聲。聽他說明白。咱們斟酌箇辦法要緊。鄒茂祥接歎了兩聲氣。也不再說什麼了。鄒德昌接說道。虎子他今早起來。拿着兩箇鐵球。去尋找他那班小朋友。什麼李大順子。郭八子。王小和尚等頑耍。一窠蜂亂跑富

時我母親罵了他一頓。不許他出去。誰知他避着母親。還是一溜煙似的混出去了。沒有一頓飯的工夫。宋四先生與詹大太爺。同來尋找父親。那時他等臉皮上。就含着有。很不好看的顏色。我母親已知不是好事。便命我回稟。就父親業已下鄉了。當時詹大太爺。冷笑了兩聲道。什麼下鄉。就是上天也躲避不了的。兒子闖出禍來。老子躲着。就能把事兒躲掉嗎。須知躲得了和尚。是躲不了寺的。宋四先生接說道。他們這些惡商。照例是不見棺材。不肯掉淚的。咱們又何必多管閒事。自有人拏着火簽來請他。也要使他嘗嘗咱們讀書人的滋味兒。好聽的說話。應該掃兩個耳光。說罷。他二人氣忿忿的。掉臉就走。我看這般來勢不妙。正想拖着他們。問箇原故。誰知詹大太爺。將袖兒一甩。向着我惡狠狠的。盯了兩眼道。你是箇什麼東西。也配與老爺們說話麼。他倆頭也不掉。揚長去了。後來我到四鄰八舍。打聽消息。纔曉得虎子與童家安子踢球。一時兩人頑惱了。他便將童安子痛打了一頓。鄒茂祥猛聽這句話。分外急得心慌。也不等得他兒子說明。便連聲發急道。破家……破家……說時。他眼淚止不住簌簌流得如串珠似的。何必如此。自當另有隱情。後

又說道。今年新正初一。我燒祖宗香的時節。一時粗心大意。那炷香裏。驀的碰斷了一根。我就曉得是不祥之兆。果然如今還未過燈節。就鬧出這般彌天大禍來了。別人家的小孩子。若被咱們孩子打了。還不要緊。童安子他是何等身家。怎能殘動他一根寒毛咧。連着也不問別話。祇連聲說道。這一定破家了……這一定破家了……方大瑞聽得實在不耐煩。忙止住他妹丈說話。轉聲問道。童安子的臂力。大概是不敵虎兒的。你可知童安子曾否受傷。還是已被虎子打死了咧。不錯應該問的鄒德昌道。聽說祇被虎子掃了一甌耳光。妙祇打一甌耳光方大瑞哈哈大笑道。這算得什麼要緊呀。鄒茂祥依舊搖頭淌着眼淚道。別人家的孩子。掃箇耳光不打緊。那童朝柱乃是當今萬歲爺的同鄉。堂堂總鎮。一品大員。可算得是富貴雙全。有錢有勢的。年將壯百。膝下祇有安子這箇少爺。平日當做鳳子龍孫般看待。你想這箇耳光。可是能掃得的麼。再說去年送灶之後。我東鄰秦鐘珏秦舉人府上。忽的不見了一隻老母雞。此非補寫前文乃為下文埋一伏線定說被虎子偷來了。事隔兩天。方來我家吵鬧。最後賠償他一隻肥鷄。他還說他的鷄乃是天天生蛋的。

反要我賠給他兩箇鷄蛋。賠鷄並償鷄蛋又是妙文大哥你想罷。如今打了童少大人的耳光。豈不要

破家傾產嗎。方大瑞聽着也不作聲。祇是笑着搖腦袋。又停了片刻。鄒茂祥告辭要回

去。方大瑞道你急也不在這一時半刻了。咱們吃過飯一同去罷。鄒茂祥聽說他舅兄

同去。胆兒又壯了幾分。祇好耐着性兒等候。匆匆用罷午飯。他父子舅甥三人一同上

道。直到赤日西沉。新月東上。方趕進城。走到鄒家門首。當時方大瑞早有成竹在胸。忙

搶先一步道。還是我進去的好些。方大瑞細心固可愛作者之用筆亦可愛於是方大瑞當頭。鄒茂祥第二。鄒

德昌走在最後。再說這鄒家住宅。祇有兩進房。第一進乃是做生意買賣的店面。第

二進纔是住宅。方大瑞等剛跨進大門。就聽着後進車堂裏。桌兒拍得山價響。後又高

聲嚷道。鄒老大是箇什麼腦袋。當真要爺爺們三請四邀麼。再不給咱們爬出來。看他

這幾間草棚子。可能住得……好利害像伙他這句話未曾說完。方大瑞已走進中堂。只見一

箇黑臉大漢。端坐在車堂中央。氣得兩眼橫曠。眉毛都一根一根倒豎着。方大瑞並不

待他說完前話。忙笑着問道。什麼事。什麼事。先生是那裏來的。到這裏尋誰人說話。冷

趣有那大漢一見方大瑞。乃是箇農人模樣。那裏將他放在眼裏咧。依然高坐着如鐵塔一般。復見鄒茂祥父子跟着進來。他冷笑了一聲道。你也敢回來麼。好……好……跟着我走罷。未必聽命他說着。就起身直扑鄒茂祥。要想捉他前去。誰知方大瑞一橫身夾在其中。好像銅牆鐵壁一般。那黑漢反倒嚇退了幾步。欲知鄒茂祥是否與那黑漢同行。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開篇議論磅礪。實寫出俠字的精髓。語語不從纖小處落筆。作者之心可知。若當尋常掄刀舞劍張弩攢弓等技術觀之。則姑負作者之深意矣。方大瑞能苦心讀書。苦心耕田。苦心堅守其本分事業。卽非凡者。試睹其出言吐語。却非冬烘先生書獃子之流。字字皆耐人尋味。惜乎鄒茂祥不能解耳。鄒虎子亦是可兒。與乃兄比較。却有霄壤差別。然在鄒茂祥眼中視之。反憎其爲破家敗子。可見薰蕕蘭艾。絕非一般市儈眼中所克辨別也。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二回 老虔婆貪財助強暴 小虎子避禍走風塵

話說那黑漢見方大瑞這般形狀。卻退後發了一會怔。纔狠聲問道。你是什麼人。也敢擋住王大爺辦公事嗎。方大瑞便伸手向他索要道。什麼公事。是火籤。還是牌票咧。倒要請你拿出看看的。問得妙要得妙彼黑漢若是伶俐人應該猛省黑漢頓時臉色一紅。復又發急道。你大爺在童府裏。辦了幾十年的公事。就不曉得籤兒票兒的。你好大的腦袋。你要看嗎。說着他忙掄起拳頭接說道。就是這箇東西。這句話剛要說完。便迎面直向方大瑞打來。誰知他纔飛起拳頭。方大瑞已搶進一步。伸手早捉住他的脈腕。仍舊平心靜氣向他笑道。你這箇人。可講理嗎。什麼公事私事。也得先分箇青紅皂白。怎麼一到人家來。就這般胡鬧。你敢量定姓鄒的。他就受你這一套嗎。今天我倒要請教你所辦的公事呢。當時黑

漢臂膊。早被他捉得如銅澆鐵鑄的一般。那黑漢祇恨一身威武。不能行使。妙語真處作
者想得出來眼見來勢不佳。祇好掩旗息鼓。改變箇醜臉子笑道。大爺。你可不要鬧着頑罷。這樁事。却也不能怨俺來搦錯的。常言說得好聽。喫人飯。穿人衣。他若叫走就不敢飛。俺不過是奉命來招呼一踫。姓鄒的是漢子。當然不要俺們多說話。就得去辛苦一踫的。世上祇有千年的朋友。沒有百年的主僕。俺也祇能夠聽着主人說什麼。來說什麼的。您爺又何必尋俺使勁兒咧。前次威風向
那裏去了他說着腹已呵作了弓形。好像比先時矮了一段兒。方大瑞聽畢。便哈哈大笑道。哦。你原來是箇跑腿的大爺喇。作者真
會罵人何不早說實話呢。你快回去與童朝柱說罷。就說我方大瑞說的小孩子鬥嘴打架。算不得什麼大事兒。彼此多年的好鄰居。何必擺這般臭架子。姓鄒的。就算是不受這一套。你去罷。痛快然而
禍線已隱伏他說時。便一撒手。乘勢使了箇順水推舟法。撥撥的向後一拉。又向前一送。黑漢的脚跟已站立不住。好像餓狗搶糞一般。向前扑去。幸好有張枋桌兒。橫攔在檐前。不然他這箇惡神似的黑臉大漢。當場就要跌箇五岳朝天了。那黑漢翻轉身兒。一手捧着

那被捉的脈腕。重向方大瑞上下訂了幾眼。便向鄒茂祥冷笑兩聲。掉臉走去。

祇好如此下場

那時鄒茂祥父子。都嚇得彷彿失了真魂。喉管兒裏倒抽冷氣。再說方氏與珠妞。扭見那凶神般的黑漢已走。都忙着迎出後堂。大家行了箇通常見面禮。誰也記不得什麼賀節拜年。夾七夾八。紛亂坐定。方氏便將虎兒闖禍的原因。與詹宋二人登門尋人的狀況。約略說了一番。大概與鄒德昌辯說的相同。

應該用簡筆從略

方大瑞忙接說道。事兒若

有了詹廣與宋銘兩人。那事再也休想有好結果的。如今你們不去理會他。倒也是一樁幸事。方氏道。正是因久仰詹孚德與宋斯仁兩位先生的大名。所以纔不敢請教的。我家德昌的父親呢。他的胆量比我還小些。平常見着別人一瞪眼。他就要嚇得變顏變色。如今鬧出這大的禍事。他如何能擔受得起呢。舅舅呀。這樁事兒。可就全靠着您的大力維持了。說時。他的眼眶兒一紅。簌簌就掉下幾點淚珠兒來。方大瑞笑着安慰道。老妹你儘管放心。小孩子打架。又不曾打傷那裏。算得什麼要緊的事兒。那童老兒他果真不講理。再來行兇。我就出頭與他鬥一鬥。看他可能把我辦箇充軍殺頭咧。

怕恐

要辦你
個監禁

方氏聽說。祇是搖頭。鄒茂祥父子坐在一旁。也不住價嘆氣。接着方氏就招呼

鄒德昌去備辦點心。轉又招呼他兩箇女兒去燒水沏茶。方氏將左右兒女打發走去。

後堂之中。祇有他兄妹夫妻三人。方氏便嘆了一聲長氣。悄聲說道。舅舅。你那裏曉得。

他與咱們尋着陶氣。也不止這一次了。平日鷄爭狗鬥。那也訴說不清。但是咱們結仇

的原因。說來可眞要把人氣死了。這話說來。足有三年。又進一
重妙境一日。王小和尚的禰周

氏。忽然跑來。那時我正在舅舅你家裏呢。他說有要緊話說。必須與我當面商量。你妹

丈他本是膽小的人。見他說得這般慎重。況且這王周氏。向來就不是個好人。那一副

偷天換日的本領。大概也可與詹廣宋銘相似。再說他與咱們。雖是鄰舍。卻不往來的。

如今既然光顧。必定又有什麼禍事臨門了。於是你妹丈左思右想。便特地將我接回

家來。次日。王周氏果然又來了。他與我一見之後。連聲就向我道喜。他那張嘴。向來好

似聯珠砲一般。我那裏說得過他咧。況且他說得高興時節。却又不容我開口。你想這

箇悶葫蘆。使我又從那一方。纔能夠打破。他接着又誇獎珠鈕姊妹。怎麼美貌。怎麼靈

巧。怎麼賢慧。接着又誇獎童府上怎樣威風。童老兒怎樣仁厚。怎樣康健。怎樣富貴。

真會

說話不是做駢文的聖手也是做八股的大家

不二不四。亂說了一篇。那時我雖明白他的來意。却不知他是給誰

人做媒。說到最後。纔知他是給童老兒做說客的。並且說那箇老畜生。曾經看見他姊

妹二人。一時就忘魂失魄。廢寢忘餐。足足害了一場大病。夾着說了許多聽不入耳的

話兒。極力勸我將珠妞許配他做第六房姬妾。從此就安富尊榮。喫着不盡了。方大瑞

聽到這裏。業已氣得臉色發白。便怒聲道。妹妹。你應該掃他幾下。轟他出門。

可惜沒有乃兄的本領。

鄒茂祥便接說道。還有嘔氣的話兒咧。方氏又喘了兩口氣道。大哥。我向來是不情願

在言語上得罪人的。當時我便推辭說。珠妞業已許配與人了。大哥。你猜他又說些什

麼話。方大瑞道。他必定要你向前方退婚。方氏點頭道。果然如你所說。他還說祇要事

兒成就。若是前方有意難爲。無論要勢力。花金錢。姓童的皆可一律幫助。並且說若是

珠妞不能允許。何妨令玉妞許配與他。也可以的。

不得已而求其次。卻虧他說得出口來。

方大瑞急問道。比

時你怎麼答覆他咧。方氏說道。比時我當然忍耐不住。便厲色向他說。王嫂嫂你也是

生兒養女的人。倘若有箇十五六歲的女兒。使他給六十歲老兒做第六房姬妾。你可情願麼。他便佯作不解。笑道。我若有這等女兒。不待他老人家開口。早就送過去了。別人有女兒的多得緊。想要送去。還送不上。鄒嫂嫂你怎麼眼看財神爺光降。不迎接咧。那時我將桌兒一拍道。那些都是輕骨頭。我若將女兒這般現世。就不如趁早將他勒死。或是逼着他去爲娼爲妓。倒痛快些。似這等話。請你向後不要再對我說了。那王周氏惱羞成怒。也就與我大吵起來。說我不該罵他爲娼爲妓。最後他臨走的時節。還說了兩句道。亡家的太守。滅門的知縣。種種皆是伏線不是閒文他童府上乃是當今萬歲爺的同鄉。又是皇皇總鎮。祇要一撻臃腫。還怕不要你死命。那時自有人向我磕頭。說不定我是理會。是不理會咧。我看未必說罷他便氣忿忿的去了。方大瑞道。那時你應該抓住他去喊冤。就告他箇恃強凌弱。逼良強婚。方氏道。我也曾想到這裏。後來因爲你妹丈的膽量太小。他常說是窮不與富鬪。富不與官爭。祇得忍一口閒氣。就把這樁事放鬆過去。誰知自此以後。果然鬧得咱們不處。這一次的禍事。若推源窮始。何嘗不害在那樁事上咧。

鄒茂祥忙接說道。大哥。你細想看。似這等他一回一回來尋差捉錯。豈不要使我傾家破產。纔算完結。反應前番家破之說大哥。你必須要箇方法纔好。我乃是箇沒有主意的人。一切事

都要靠定您了。說時。他一行一行的眼淚。簌簌的。早流箇不能斷頭。接着鄒德昌與珠

玉姊妹。都將點心茶水送了進來。方大瑞便隨意喫喝了些兒。暗忖他這樁事。却真有些掣肘。其中既然有這等葛藤。那童老兒決不肯輕易罷手的。況且鄒氏小康。聲譽早

已遠傳在外。再說詹宋之輩。與那虔婆。誰不是欺善助惡。方好從中大發財源。默想了

許久。他始終想不出箇良善辦法。但是這其中利害。又不便與他夫婦說明。就苦在不左

難右難。又久。方向鄒茂祥說道。你可能將這昌和布店。閉歇不做呢。方大瑞真有先見之明。輕輕一點反證後文更

覺方大瑞非常人可比鄒茂祥發怔許久。纔說道。這是我世代祖業。況且我一家大小。都靠着這箇

買賣過活。那能夠將他閉歇呀。方氏也覺他大哥問得古怪。接忙問道。難道說他要使

咱們破家嗎。方大瑞道。我看他既然不懷好意。咱們總得要預防些纔好。接着大眾又

談了些閒話。那城市中燈火交輝。天色已深入晚景。左鄰右舍。都用罷晚餐。街鼓鑿鑿。

已敲到二更時候了。方大瑞當晚自不待言。他是暫宿在妹丈家裏。大家忙着晚餐之際。方氏猛想起虎兒來。這場武劇之正角出場矣。頓時向他兩箇女兒問道。虎兒他往那裏去咧。方大瑞忙接問道。這事古怪。我來的時候。就不曾看見他影兒。珠玉姊妹也都驚駭道。自那箇凶神進來時。我們祇見他從後門一溜。飛步走去。鄒茂祥發急道。你怎不前去捉住他咧。珠玉道。我以為他是躲避那箇兇神的。玉玉道。怎麼躲避這許久時候。還不回來。方氏這時也有些發急。發急業已晚矣。忙說道。他雖然玩皮胆大。向來燈火一亮。他就回來。如今又是什麼時候咧。鄒德昌道。大概他因為闖出禍事。現已嚇得不敢回來了。天時還早。我就去尋找一回。諒他再貪玩些。也跑不遠的。比時大眾草草用了晚飯。鄒德昌便一翻身走出門去。什麼王小和尚。李大順子。郭八子等。又點一筆。凡是他的小朋小友。都尋找一遍。不曾見有虎子的影兒。當時鄒德昌也有些發急起來。於是回家打了一箇照面。見小虎子仍未回家。後又出去尋找。偌大箇鳳陽縣。當晚就被他尋找箇通城。接次方大瑞鄒茂祥也都上街去尋找。足足奔到半夜回家。依舊不曾得着蹤跡。那時大

衆都跑得精疲力倦。一同坐在堂前休息。要知鄒茂祥夫婦二人。當他闖禍的時節。一時雖恨他入骨。若那時當頭碰見了他。必定要打他一箇惡死。直到此時。究竟是情關骨肉。眼見一箇活潑潑的兒子。亡形失蹤。怎麼不覺得有些兒難受。咧。斯亦人情之常作。者洵善於體貼。雖纖微之處。涓涓不遺。此亦精神充足之故也。於是你怨我粗心。我怪你大意。老夫妻二人。哭作一團。就是鄒德昌

與珠玉姊妹二人。也都不免各洒了幾行同情之淚。最後還是方大瑞從旁解勸道。或者他被那箇凶神一嚇。就奔到我家裏躲着。也說不定的。我看德康卻伶俐活潑。不像箇沒有出息的小孩子。他這一次溜走。必定有他的打算。決不會糊裏糊塗就遠走高飛。或是受人愚騙的。借方大瑞口中寫明鄒德康爲人亦敘事之變格也。你們暫且安息。明天命德昌往我家裏去走

一踫。就可以明白的。大衆聽方大瑞這番話。說得也很有理。也祇好暫作萬一的希望。放下不提。列位須知鄒德康。他可是真往方家屯裏去。若他真往方家屯去躲避禍事。這一部江湖廿四俠。也就可以從此交卷了。我亦是作如此想。原來他自見那箇凶神。趕來吵鬧。

家人都嚇得手忙脚亂。他也曉得這樁禍事。闖得不小。轉又暗自思忖道。這樁事兒。

打量是不關到衙門裏去。是不能夠了結的。倘若童安子若被我打傷。或是有箇一差二錯。當然是把我捉去抵償。那時我又何必等着他們來捉去送死咧。就說安子不會打傷他家是有錢有勢的。至少也要把我關在黑牢裏去。那嗎。可又能如我這般瀟灑呀。好漢不喫眼前虧。我且給他箇溜之大吉再說。小孩兒自有小孩兒打算。然而如此計劃已不凡矣。他想到這箇逃走的計策。便拏定主意。趁着那黑瀟吵鬧的時節。他就悄步兒捱到後門邊。祇見那後門虛掩着。他又慢慢的捱出門去。然後將兩扇後門倒掩合縫。再伸頭向左右瞧了幾眼。可巧那時黃昏將近。不曾碰着一箇人。於是他就放開膽量。甩起兩條小腿幹兒。飛也似的埋頭直向前去。一口氣足奔了一里多路。這纔混出城門。比時在他小孩兒的心理想着。以爲既然混出城門。就好像脫離了龍潭虎穴。無論那仇家有多少追兵。量他也追趕不上了。重重疊疊寫來活畫出小孩兒意味。他心裏一路捱想着。一路還不少停息。直向前行。如此又走過三五里路。遠近祇覺路綫是越走越長。天色是越走越暗。回頭再看一看。方纔所經過的一帶城牆。好像隱約的一條黑線。橫梗在天地交界的盡頭。還有幾點螢

火似的燈光。遠望着忽明忽滅。閃灼不定。掉臉再向路前看去。祇見烏濃濃的一片黑影兒。在迷離隱約之中。也不辨是什麼所在。其外都是白草黃沙。茫無邊境。輕描幾筆如入畫圖善寫

景者不費許多筆墨即能極妙
孰謂小說家無審美觀念歟

再說那時正是新正初旬。無論城鄉的人們。大家都忙著慶

賀新年。各人都團聚在各人家裏。開心取樂。誰肯當這天昏月黑之際。還在鄉野大道上趕路程咧。比時鄒德康身處的景况。攔頭瞻望。僅有新月一弓。寒星數點。茫茫四顧。已身陷在煙霧朦朧之間。那冷風扑面吹來。好像剛刀利刃般尖銳。直裂得他那副吹彈得破的薄臉皮兒。如刺如割。說不出的那般疼痛。四野還掀動草聲瑟瑟。那一種極悲慘的聲浪。越發覺得增加他的煩惱。鄒德康他本是箇十三齡的孺子。雖然不是出身在華貴之家。却也未曾嘗試過風塵的滋味。寫人寫物寫情寫景寫時令寫氣候與夫寫此中人之年齡精妙入髮的是奇才當他初起意時。也不過祇從避禍的一方面着想。那能顧慮到跋涉艱難。如今他鬧得子然一身。四顧無處投奔。怎不叫他心坎裏難受咧。所以鄒德康這時兩條小腿。慢慢兒也提不起勁來。不因不由。他心裏就有些追悔魯莽。不過這時他却不想回家。因為他已

見黑漢鬧得那般樣兒。倘若轉身回家。說不定性命還有些難保。因此他雖然感受行路艱難。心裏還不曾打回家主意。

活畫一箇小孩子活畫一箇特奇小孩子處處顧全書中人身分筆筆描寫書中人形狀絲毫不肯放鬆咧

却祇想

到他的舅父家裏。暗忖我若盡這一夜的辛苦。若是趕到我舅父家裏。那就好了。他發

現出這一種望想。胆量卻又漸漸的雄壯起來。一口氣又奔了十多里路程。天色已過

了夜半時候。春寒霜重。夜間行路。分外冷得不能忍受。時向前望。那裏有什麼方家屯

咧。祇聽遠遠的送來一下子鐘聲。接着汪汪的大吠。

讀至此若閉目捲卷想去精妙絕倫

他猛聽着驚喜非

常。因為他這時不但睡魔來與他為難。那五臟神卻又在他肚皮裏作祟。恨不能尋找箇所在。飽餐他一頓。酣睡他一場。縱有什麼天大事兒。等到明天再說。因此他提起全

部精神。很命應着那聲音走去。急趕了一程。果然進了一叢樹林兒。劈面有一座古廟。

孤立在路旁。那古廟門首。遠望着。還燃起血赤般的一爐烈火。他看見。越發高興起來。

越發高興四字非過來人不能道出作者真善於揣摩祖會心理矣 二步二步。直搶到廟前。誰知那兩扇廟門。正緊緊的關着。門

前搭着一間草棚兒。祇有兩箇壯年的乞丐。蓬頭垢面。正在那裏炊煮什麼食物。那一

股熱氣。可巧直攢入鄒德康鼻孔裏。他也不暇去分辨什麼東西。祇覺那一股香味。真是說不出來那般鮮美。凍餒辛苦已極之人却有此等景况一時他的饑涎直漏。心坎裏突突直跳起來。他

這時實在忍耐不住。便向前說道。兩位大哥哥。這裏的什麼東西。可能給我一碗嗎。說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直向那爐邊圍去。猛得了這些火氣。頓時已覺得遍體回春。恨

不得就要去揭開鍋蓋。活畫出一箇餓鬼來那兩箇壯年乞丐。掉臉一看。見是一箇不曾成年的一

箇小孩子。他倆都不好翻下臉來。便笑說道。你這箇小孩子。討飯也不架上眼鏡兒嗎。

妙你不看看咱倆是什麼人。好不容易白天東家討一碗殘羹。西家要一碗冷飯。餓到

這時。纔算可以混他個一飽。那裏還有你吃的咧。鄒德康便又連聲向他央求。一箇矮

身條兒的少年說道。你真要吃。可有錢麼。愈逼愈緊鄒德康聽說要錢。便大喜道。要錢。這是

很容易的。恐怕不容易罷說著。便向衣袋掏去。那裏曉得他這隻手兒。一伸進去。可就再也掏

不出來了。掏不出來的妙原來他臨行匆忙。就不曾想到銀錢是不可少的。如今一掏。並箇鵝

眼。小錢也尋找不出半箇。心裏越覺發燥起來。祇好再說兩句好話道。今天不曾帶

得出來。明天我再討來給你罷。那兩乞丐都向着他翻了兩翻白眼。冷笑着說道。看你年紀輕輕兒的。倒好像是一把老手兒。頓時沉下臉色道。好不害臊的東西。沒有錢。你祇好瞧着咱們吃罷。說罷。一箇乞丐伸起了手掌。就想將鄒德康推出草棚。誰知他雖一掌推來。鄒德康屹然站着。依舊不會少動。

屹然不動即反應前書拉沙袋盤
石子之說筆筆寫來皆有根柢

這時鄒德康

因爲這一夜之中。歷盡許多辛苦。已鬧得滿肚皮不耐煩了。如今被他等這場侮辱。分外的怒惱不能歇止。當他被攆之後。却絲毫不動聲色。復一轉身。給他倆箇冷不提防。便飛起一腿。就將那箇破鍋兒。踢翻成兩半箇道。大家看着土地爺爺享用罷。語妙那兩箇乞丐。見鄒德康這般舉動。當然是一箇怒從心上起。一箇氣向膽邊生。一撇劣都站起來。同聲罵道。你這箇賊攆的。從那裏來的野崽子。就這般不講理麼。於是這箇抓起來一塊磚頭。就向鄒德康頂門冲去。那箇舉起青竹竿。又是橫腰掃來。鄒德康的年紀雖小。究竟從小胡練了幾年。況且他跟隨舅父方大瑞讀書的時候。方大瑞見他的性質。近於武術。便不時的指點他有幾套手法。又點出他習武的來源若論他的武術。雖未必驚人。但

是手眼之間。却很敏捷的。似這兩箇乞丐。夾七夾八的亂來。當然不是他的對手了。所以這箇直沖一磚來。他便隨手接着。反手又回敬他一下子。早打了他個額角起疣。那箇橫掃一棍來。他又接着棍梢。倒送出去。那人已跌箇四五尺遠。打得異常好看。雖無家法。卻有趣味。他一步還不會動移。那兩箇乞丐。已鬧得人翻馬倒了。這兩箇乞丐見他這般手腳不亂。倒有些兒暗自吃驚。但量他是箇不滿五尺之童。總覺有些兒看他不起。復又大家丟了器械。奔向前來扭着他揮拳。這也是他倆空生妄想。你跳過來。我跳過去。足足跳到天色黎明。他倆已跳得一身臭汗。那裏能走近鄒德康的身邊咧。寫內行對戰。易寫外行打架。難如此兩丐一童奮鬪。洵不易着手。而作者寫得如此神妙。誠不易得。倒是他倆這箇倒栽葱。那箇朝天仰。也不知跌了有多多筋斗。三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那廟的山門。業已大開。欲知這廟裏走出什麼人來。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方大瑞祇一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即將童氏惡奴。打得抱頭鼠竄而去。可見善拳術者。勝負強弱。祇在反掌之間。並無須若何窮爭惡鬪也。

童朝柱因孺子角鬥。卽興偌大波瀾。而鄒茂祥。硜硜以傾。虛破。蹙爲慮。雖然描寫豪貴之家。欺壓鄉人。固應用此筆法。要知問題太小。終覺尺寸失度。假蘊方氏之談話。迺顯得作者用筆。輕重適宜矣。此篇結構。眞可使人目迷神炫。

虎子夜奔。寫得十分好看。尤以與二丐角力爲最。佳。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三回

風風雨雨姑舅蒙冤

是是非非姊妹遇劫

話說他三人正糾纏得難解難分之際。不覺天色大明。那廟門豁然開闢。走出一箇老和尚來。這老僧眉白牽絲。鬚長如雪。修耳廣額。顴赤唇丹。頭頂發光。鼻峯如隼。兩眼灼灼有神。滿臉堆着和霽之氣。身着褐色僧衣。右手拿串佛珠兒。迎向天空呼吸清氣。轉身見他三人打做一團。再看鄒德康的身手矯健。兩丐並不是他的對手。小小年紀。倒也可愛。識者觀鬪處處留心。小虎子從此得一知己矣。便迎向前去。將他三人分開。兩丐本認識老僧。是這廟裏的方丈。那敢再向前用武呢。鄒德康餓了一夜。本就沒有餘力。與人爭較的。如今見這老僧前來解圍。他自然也不再動手了。比時老僧也不理會他。祇向兩丐念聲佛道。他還是箇小孩兒。你倆應該讓他一步。怎麼兩箇打他一箇。這豈不是欺孤凌弱麼。

老僧出語不同凡響。吾深爲小虎子慶幸不淺。兩丐發急道。大師傅。你莫要看他人小。他的脾氣還大得緊咧。接着

就把他要搶飯的事兒說了一遍。老僧仍舊不理會道。我不相信。他能有這大的膽量麼。轉臉又責問鄒德康道。你這小孩子能有多大本領。好好的沖鍋搗灶。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鄒德康這時已塞滿了一肚皮不平之氣。猛聽老僧轉身來說他的不是一時忍禁不住。哇啦便大哭起來。旋哭旋說道。我這一夜。已是凍餓得發昏了。誰叫他不給我些兒喫咧。他能不給我喫。我就能不給他吃的。恰好是一箇小孩子態度說時。又哇呀哇呀。接着哭不住聲。老僧反被他哭得好笑起來了。便忙着止住他的哭聲。轉向兩丐道。他沖壞你的東西。你等不可再尋他吵鬧。我替他賠條兩串大錢。可還夠麼。兩丐猛聽賠償他兩串大錢。真是喜出望外。忙向老僧聲聲稱謝。那敢再說什麼咧。有銀錢可息紛爭。作者真罵人不淺。老僧又一伸手拉着鄒德康的手腕。笑聲說道。我廟裏的齋飯。早煮好了。你快些隨我去吃罷。鄒德康聽說有飯吃。當然止住哭聲。一步一跳。跟着老和尚去了。有飯喫就跳起來。寫得天真可愛。接說這箇老和尚的歷史。倒也很有些驚人動聽之處。幕地截住前文別開蹊徑。若無充量筆力曷克臻此。他原籍乃是陝

西西安府人。氏姓馬名漢。表字軼羣。五世祖先都是明代的大官顯宦。他的父親馬超遠。曾在陝甘晉豫一帶募練民團。揭竿起義。總想驅胡出關。恢復漢土。誰知事機不密。被當道調兵包剿。殺了他箇家破人亡。可憐馬超遠死在亂軍之中。始終不知屍骸流落何所。那時馬漢纔出世三箇月。父母死後。他在亂離之際。被他乳娘王氏抱着逃至汴梁府。由此就跟隨乳娘姓王。那王氏生性好佛。在汴被衣食所困。便攜帶馬漢投身碧雲庵傭工。紆回曲折寫得十分好看這碧雲庵的主人。乃是精通少林拳術。並兼內外武工。俠尼曼因。那時曼因年纔二十一歲。俠名已飛震全國。煉就一雙飛劍。神出鬼沒。十八般兵器。色色精通。生平最好行俠。什麼鋤奸殺暴。濟困解紛。生平他也不知做過多少回次。外人敬送他一箇綽號。叫做女達摩。因自見馬漢之後。他就歡喜得非凡。這也是一段佛緣王氏見庵主這般厚愛。便將他寄在曼因名下。做箇佛門弟子。由是日長歲久。王氏便將馬漢的家世。一一說了箇明白。直到馬漢二十歲的時節。曼因已將全身本領。傳授與他。又不滿一年。王氏一病而逝。可憐馬漢搶地呼天。如喪考妣。並以喪母的禮儀。斂葬王氏。

應該如此。從此他也不便寄身在碧雲庵。但是他因父母慘遭浩劫。不願再去奪利爭名。看

破紅塵。遂皈依禮佛。一切縱行師志。從不敢一些妄爲。他自剃度之後。法名係他師傅

所賜。叫做玄化。他出世左眉。生就有一撮白毛。於是自稱曰白眉和尚。五十四歲。纔募

化建築這座淨土寺。源源寫來確實好看光陰迅速。却已過去十年了。他師傅女達摩。比時已八十

五歲。精神康健。仍做碧雲庵主。那六十年中。他也曾收了許多習武弟子。最後成名的。

祇有黃玄子。殷玄珠。梁玄通。穆玄莊四人。又是伏線這四人的武藝。雖在伯仲之間。高下相

差無幾。但是舉止行動。却有些取奪不同。就在本書之中。已演出許多怪劇。這都是些

未來的事。暫緩不談。且說玄化大和尚。將鄒德康摻進了淨土寺。當時拏出兩串大錢。

賠給兩丐。復將鄒德康帶到方丈室中。滿盛了一分齋飯。給他吃了一飽。這纔詢問他

姓氏。因何黑夜逃奔出來。鄒德康就將已往之事。從頭至末。細說了一遍。玄化聽說。半

响也不作聲。許久。方詢問道。你的意思。我已明白。這一股氣兒。偷跑出來。如今又打什

麼主意呢。鄒德康又告知他舅父的所在。要想投奔他舅父家裏。暫避幾天風火。玄化

便搖頭道：「不妙，不妙。這樁事兒，如你所說，不是一年半載，能夠了結的。」

老和尚有先見之明，果然不出所料。

方大瑞的爲人，老僧早就知道的。他乃是箇血性男子，平日路見不平，他還要說幾句

公話。如今至戚受人委屈，他豈有不出頭之理？我看這事，不但你家受那姓童的蹂躪，

恐怕你的舅父，還要受些兒風波咧。你若前去，豈不是纔出重圍，又入羅網嗎？

一語道破，小虎子免

却許多痛苦矣。

再說男兒四海爲家，看破利害，萬象皆空，你居然奮不顧身，敢隻身遠走，夜受

風霜之苦，並不畏難。總算有些兒胆氣，你若能從此堅持素志，耐苦耐勞，不說向別處

謀生，就是在我這寺院之中，祇要十年，我敢包管你練成一條好漢，永遠不受人欺凌

的。

夫子洵善誘也。

鄒德康聽了這番說話，那方寸之間，已覺有些搖搖活動，便笑着問道：「老師

傅，你要我學些什麼呢？可還是要我出家學念經嗎？」

這是陪筆。

玄化搖頭道：「這却不然。佛家

以普渡衆生爲志念，並不強迫人人都遜入空門。你若立志堅決，信我之言，你願學什

麼？就學什麼的？」

即此數言已證其非酒肉和尚。

鄒德康聽說任他自便，分外聽得高興，便將小拳頭伸了

兩伸，擺出箇開門架式，說道：「我想學打，老師傅能教給我嗎？」

一語入題妙，在離奇曲折。

玄化忽將臉色

沉着說道。這箇豈是難事。慢說是打。就是飛高縱遠。泗水穿風。以及十八般武藝。內外功夫。馬步戰術。都能夠學會的。老僧自信。還能教得你周全。祇是你小小年紀。恐怕吃不了這般辛苦吧。激將之法鄒德康忽聽能教他生性最愛的武藝。並且聽得說的這般熱鬧。那裏還顧什麼辛苦不辛苦咧。頓時樂得手舞足蹈。雙膝跪在玄化面前。連聲哀求。

道。老師傅。你若能教我這大的本領。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老入家的大恩大德。說着。連連的磕頭不已。其心之誠。其意之殷。於茲可見。你老人家若不允許。我就碰死在你面前。也是不起

來的。玄化急忙拉住道。你休要這般性急。少年人血氣未定。說話是靠不住的。我今與你約定幾條。你能遵守。我自然成就你一條好漢。倘若違犯。我立時就要擡出山門的。

鄒德康又忙磕頭道。老師傅請說罷。一萬條我也情願遵守的。求學之心。可謂堅極。玄化便道。一隨

我學習十年。不許遠離一步。這十年之內。不許與家中來往。互通消息。一堅其求。學之心也。二練習

時間。一切須聽我的吩咐。無論何事。不得違背。二懼放。縱也。三技成之後。不許爲非作歹。仗

藝欺人。三防作。惡也。四將來不許亂收弟子。四止後。患也。你若能應允我這四條。自今日起。就得

聽我指教。我在這十年之中。就是八年九年不教你什麼。你也不能夠灰心短氣。倘若不能。我也不加勉強。你還是尋找舅父去罷。鄒德康那裏肯說不願咧。祇連聲說道。件件依從。倘有違犯。就是老師傅將我打死。也決不懊悔。玄化見他一片真誠。便將他收留下來。實則玄化早看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急想羅致門下。祇是因他年輕。不得不慎重其事罷了。且說鄒德康自師玄化之後。真是謹守師訓。一步也不敢跨出寺門。離家雖祇十數里遠近。却如霄壤相隔一般。絲毫不通信息。鄒德康因專心學武。也就不暇思家了。苦心求學非如此不能進步接說鄒茂祥一家大小。因為失走了鄒德康。初想還怕他逃避到方家屯。次日清晨。鄒德昌急奔去尋找。那裏有什麼鄒德康的影兒咧。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到城裏城外。四鄉八鎮。尋找了幾天。依舊沒些蹤跡。大家料忖。德康是死多活少。當時鄒茂祥夫婦。與珠玉姊妹。一家大小。哭鬧幾天。惟有方大瑞對着這樁事兒。總覺他這箇小外甥兒。不致從此就沒有的。方大瑞亦小虎子之知。己所以獨著卓見也祇是他一時也不能指證他流落何方。祇好也孥些寬解的話兒。勸慰鄒茂祥夫婦。又鬧了半月之久。大家方把

這樁事兒放開。這日方大瑞因爲離家已有多日。正想回去看看。臨行之際。又勸了鄒茂祥夫婦一番。復又談到童家的事兒。方大瑞便叮嚀囑咐道。你莫看那惡奴被我打走之後。事隔多日。毫不見些響動。這乃是他提兵調將的時候。恐怕已快捲土重來矣。一旦事發。就

要不可收拾。你須得謹慎防備要緊。鄒茂祥夫婦聽說。自然是心感非常。反有些捨

得他回去的意思。誰知他等將分手時。忽聽門外一陣嚷聲。祇見一箇婦人。披頭散髮

哭奔進來。一望而知事已鬧大。祇看陸氏奔來完全與鄒德昌不同。則事之輕重已可概見。大衆轉身一看。原來是方大瑞的妻子陸

氏。於是大家驚慌。急問他的原故。陸氏便坐下來。喘了一會兒氣。纔哭着道。清晨我與

農兒往裘世芳家裏去拜壽。剛到他家。就有王四海奔來送信。說是城守都老爺帶領

許多兵馬。將我家包圍着一搜。說你私通什麼大盜蔡天龍。在莽蕩山招兵買馬。立寨

稱王。因我母子夫婦都不在家。所以把慧珠姑嫂拏去。臨行時節。還說要尋找你父子

二人。說着又大哭起來。大家聽了。都嚇得面面相覷。倒是方大瑞却不變常態。祇冷笑

道。我早知總有這一天的。什麼蔡天龍。祇是童朝柱有意害我罷了。一言道破可見童朝柱之罪大惡極。又

問道。農兒現在那裏咧。陸氏道。我已送他躲避在他舅家裏。咱們鄰舍都沒有仇人。

打量總不妨事的。祇是害得慧珠他等苦了。你也應該躲避躲避。一方面記念女婿一方而顧全丈夫賢哉陸氏

大瑞頓將兩眼一瞪道。我躲避什麼。轉向鄒茂祥道。倒是你們要趕緊設法。遠避風波。

我的事兒。我自冇辦法。你們也不必再問罷。他說着轉身就要走去。大眾正拉着他。詢

問他的去向。忽聽門外。又是一陣喧嚷。在這紛亂之間。果見城守營都順。捧着一支大

令。身後跟隨二十來箇軍裝兵勇。一箇箇是粗眉倒豎。暴眼圓睜。弓上弦。刀出鞘。如臨

大敵一般。密密將方大瑞與鄒茂祥二人包圍着。那都順便向他二人冷笑道。英雄好

漢。這時你們也應該明白了。早已明白了方大瑞急忙搶說道。你住口。什麼明白不明白。天

大禍事。我方大瑞一人去承擔。你就不來請駕。大爺也是要光降的。若說靠着你這幾

箇猴崽子的威風。可就休想請動大爺。雖近狂言確係實情他說話之際。便有意賣弄他的本領。那

庭院中間。橫擺着一條石橙。那塊足有三尺來長。二尺來厚。他將拳頭。輕輕向石橙一

點。石橙已被他點箇粉碎。此不僅方大瑞向都順等示威亦作者有意表揚方之技術蓋爲後來作出種種奇大事業立一根基也都順越看得倒

抽冷氣。分外的堆着笑臉兒道。方先生。咱們是久仰的了。你大爺是英雄。是好漢。但是咱們是奉靈差。總得你大爺原諒些兒。辛苦一踰要緊。方大瑞大笑道。這什麼話咧。天大禍事。乃是我方大瑞一箇人承擔。那與我的女兒媳婦。有什麼關係。如今你等將他等擊去。就是不來請你大爺。你大爺也是找我上門的。說時。他就直向門外沖去。那都順復又向前攔住笑道。這並非咱們不懂事。因為咱們身列公門。不能不有一種規矩。這事須得求你大爺原諒。賞咱們一箇臉兒。方大瑞聽說。他早就明白了。隻向都順銚笑一聲道。這乃是你都大老爺的面子。若要說到王法。那就請你免開尊口。都順面子尚較國家王法為大其鄙視王法無足輕重可以不言而喻的。但方之如此。乃別有用心。又非一般流氓可比也。說時。他將兩手一伸道。你就上起來罷。都順這纔敢將一副特製雙料的腳鐐手鈕。親捧出來。與他上好。轉身又去捉捕鄒茂祥。可憐鄒茂祥見他等來勢汹汹。早嚇得瑟瑟作抖。彷彿四肢已殭木。失去自由。後來見都順要上他的傢伙。越發嚇得不知怎樣纔好。最後還是方大瑞高聲向他罵道。老弟。你怎麼這般的不值價麼。如今你也應該明白。那童老兒。咱們生死已是一劫了。如今這箇

案子。既然有我。當然就有你的分了。我早怎麼勸你的。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咧。英雄好漢。咱們却要做到底。殺頭須祇有一箇腦袋瓜兒。二十年後。咱們還能夠相見的。你畏怯些什麼。咱們走罷。

寫鄒之弱正顯得方之剛強善作文者筆筆可寫八面景宜乎閱者讀之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

鄒茂祥聽他這般說法。

也料想是走脫不了。祇好挺身跟着他舅兄走去。須知一箇人到了視死如歸的時候。反倒自覺沒有什麼恐懼。那精神也就恢復起來。大眾將他二人。如獲江洋大盜般。一箇一箇摩拳擦掌。蜂擁着出門。那方大瑞臨行之際。便向許多隣舍。來偷看熱鬧的人。高嚷着說道。咱們如今是有罪的人。已被拿去了。此地乃是箇是非場所。你們這些不相干的人。還不給我早些散開。此地還有些什麼留戀。你等再不散開。那可就要給你等下不去啦。

寥寥數語不是閒文彼方陸二氏亟應領悟而自避風浪也

諸位鄰舍兄弟們。咱們少陪少陪。打量是來世再見了。說罷。便狂笑了一陣。向官衙擁去了。這裏街面上的鄰舍。覓他二人。皆被鎖拿。

於是交頭接耳。都低聲談論這樁事兒。也有替他呼冤。嘆屈的。也有互相稱奇道怪的。談論了箇滿街滿市。但是大眾見鄒昌和布號。猛出了這件天大禍事。人人都覺得他

的家裏。乃是箇是非重地。誰也不敢跨進去一步兒。白描數筆將世道人心完全寫出祇害得陸氏姑嫂

二人圍着一家大小。眼見兩家主人翁鎖拿而去。當然眾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直鬧到黃昏入暮。纔漸漸收拾了哭聲。婦女們常態亦不可不點綴些兒再說方大瑞等鎖拿去後。那班

布店。頓時關閉店門。停止交易。自不必說。又如那鄒德昌。當人多紛亂。幸虧珠姐眼尖

手快。將他一把拖到一間豬柵後面。送進許多柴草堆裏。直看定不許他出頭。到晚人

靜。他纔攢出草堆。聽說舅父與父親都被鎖拿。一時急得就要去爲父明冤。却被陸氏

一把捉住道。你怎麼這般糊塗。他等正想斬草除根。將咱們兩家男丁一網打盡。你如

今奮力前去。豈不是自投羅網嗎。陸氏畢竟不凡如我家農兒。現在也是不能出頭露面。你如

今非但不能發去。還得要躲避遠些。現在小虎子既然生死不明。也得留一條後根。給

你父親報仇洩恨的。鄒德昌聽了這番話。祇好隱忍在懷。取消前意。此乃是作者一種過板

不成其爲人矣當晚入夜。陸氏纔悄悄到陸全順家裏。正與方農躲在一團。次日清晨。陸氏復又

趕進縣城。打聽他丈夫的消息。剛走進鄒茂祥家裏。可巧他的女兒慧珠。與他的媳婦

周氏已送到鄒家。還有一箇官媒婆與兩箇解差正在那裏爭索酒錢。似此等辦事手腕。陸氏却高駕于方氏之上。不會多說些閒話。每人加給了兩串酒錢。頓時就打發散去了。完結慧珠等被捕案陸氏便急問他丈夫與姑爺的狀況。慧珠便說了箇大概。原來方鄒二人

解送到縣衙門裏。那知縣大老爺馮寅正坐在大堂之上。見他二人到案。便將安徽巡撫拿他二人說他等私通大盜蔡天龍的公文。略說了箇大概。並且還說方大瑞有八條罪案。鄒茂祥有四條罪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方大瑞就一一承認下來。鄒茂祥見方大瑞已承

認箇不差。他也就別無異說。彼此都畫了口供。馮寅這纔革去方大瑞的秀才。正要加上刑具。收監的時節。方大瑞便道。被拿要犯。可祇有方鄒二人。還另有他二人的家屬。馮寅答道。祇有你等二人。方大瑞道。那嗎方陸氏與方慧珠二氏。怎樣發落呢。馮寅忙點頭道。那是自然要釋放的。這纔將他二人暫寄外監。一俟公文辦妥。就向省押解了。若論情理呢。那方家小姑嫂二人。當堂就應該釋放的。後因衙門裏上下人等都想藉此多混幾文。所以他姑嫂倆兒。多受了一夜辛苦。在到次晨纔釋放出來。形容清代監獄黑暗即此數語

已可概見矣

陸氏聽說方知他丈夫姑爺的冤情已結成定案。將來進省之後。打量是凶多吉少。免不了又煩惱了一會兒。所幸他的女兒媳婦都釋放回來。鄒德昌與方農可以無須躲避。這也是不樂中之幸的事兒。後見方氏傷夫念子。悲痛異常。一時也便偕同媳婦回去。於是互相又勸慰了兩天。方氏無可如何。祇好是聽天由命。又過了幾天。方氏聽說衙門裏的公文已辦妥當。早晚之間。方鄒二人就得上解進省。陸氏得着這箇消息。急偕同他的媳婦回去。準備多湊合幾文。給他丈夫沿途使用。還想料理料理家務。將媳婦留在家裏看門。自己帶着一兒一女。與一箇鄒德昌外甥。十里長亭。總想送他老姑舅二人一站。如論他的本心。還想直送到安慶府。是非枉直。打聽一箇明白。倘若能夠以金贖刑。就是傾家破產。他也決不絲毫吝惜的。他雖作如此觀。未必能遂其願。主意打定。他便如法進行。一切料理停當。他忽地想起。媳婦周氏年紀太輕。一人看家。總不方便。復又請了一箇遠房嫂子陸江氏。與他媳婦結伴。轉又籌措了五百銀子。偕同一兒一女。與一箇外甥。直奔進城。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剛跨進鄒家大門。忽見那前堂

後院。又擁擠了許多閒人。男女老少。你言我語。紛紛鬧做一團。陸氏再急尋找方氏母女。鄒德昌也急着要尋找母親與兩箇妹子。再說方農兄妹也夾在其中尋找。前進後進。那裏尋得着一箇影兒。大家這一驚嚇。非同小可。可巧詹廣宋銘二人也混夾在夥中看熱鬧。此兩人來做何事頗堪注意鄒德昌正想去詢問情由。祇見裘世芳一把捉住鄒德昌。王四

海家的沈氏也直扑到陸氏面前。爭着埋怨他二人道。你們又往那裏去的咧。陸鄒都將經過的情形約說了幾句。裘世芳與王沈氏二人都不住搖頭歎氣道。福無雙降。禍不單行。這真是一些兒也錯不了的。比時王沈氏就搶着說道。你等也太不小心了。昨晚人夜之際。忽聽你們這箇所在。又鬧得一片哭叫救命的聲音。比時我纔解衣上榻。聽着這種聲音。已知不妙。忙把四海叫醒。我家四海他本是一箇熱腸好事的人。聽着他便迎向前去。直到你家門首。祇見有五六箇彪形大漢守門。門前還放着兩乘竹轎。有此兩乘竹轎珠玉姊妹不能脫禍矣四海他正想進去。忽被那些大漢攔阻。道。咱們是來報仇的。不與你等鄰舍相干。倘若你不知進退。那可莫怪咱們啦。說時。他等刀槍棍棒都舉起來。四

海見勢不敵。急退後幾步。隱藏在一箇暗處。偷看情由。不多一會。果然架出兩箇婦女。身手都細綁得結實。送進竹橋。前後左右。足有二十多人。飛奔而去。那時天色已漸漸明亮。後又指着裘世芳道。裘先生也正出來。考查這事。我家四海。便與他同進你等府門。前後一看。却早不見有一箇人影兒。祇有你家方大娘被他等亂刀戳傷。橫躺在地上。面上。危乎殆哉。作者不
怕將人嚇死耶。鄒德昌猛聽他說到這句話。也不待他的話兒說完。便哎呀一聲。昏暈倒地。欲知這出事的原因。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曼因女尼。不過一方外人耳。而在少年時。即看破世事。遜入空門。且具有絕大技能。不與人爭。不與世競。其對於世界。或社會。或國家。一概置之不少注意。可謂消極已到極點矣。但其教授三五高足弟子。最後在社會之中。鬧出若干驚天動地之事。似又與其所懷志願。不甚脗合。可見天下事之一動一靜。不能隨心所願者也。

方大瑞鄒茂祥蒙此冤獄。可不待記者寫明。已知係童朝柱巧弄手腕。報仇洩忿。

卽如方氏受傷。珠玉姊妹被劫。當然與童氏一案。有密切關係。而不知方鄒二氏。若不如此顛沛流離。飽受人世間所罕見之苦况。決不致造成偉大之人物。所謂平地不易陡起波瀾。而英雄豪傑。亦決非安然社會中所能發現。是故本回記述。視之極平。而實際確有莫大奇特之伏線。作者之筆。亦特矯健矣。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一)

姜俠魂

曩閱申報。節載某外人游支那記。歷言吾國人處世接物之缺點。十二則。不禁有感。因引其說。爲國人鑑。然而患其不足。補其足者。厥惟武俠小說。夫武俠說部。實含有潛移默化。改造人類氣質之工具。茲將性質及功用。與吾國人所有之劣根性。對照如下。相生相尅。殊可化莠爲良。亦對症發藥之靈劑也。是否有當。質之高明。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二)

姜俠魂

- (一) 中國人之感情。有時頗能興奮。但不能繼長增高。
(俠按) 俠客義士。鍾毓山川之靈秀。間天地之正氣。俠本乎義。義根于情。俠義之輩。當然富于情感。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是也。如讀武俠小說。即能奮興國民之俠義與情感。
- (二) 中國人不重然諾。遇人要求。無抗拒之勇。惟無意實行。
(俠按) 俠客義士。慷慨爲懷。爲國家。爲社會。爲家庭。爲友朋。因正義。雖粉身碎骨。百鎰千金。無所吝惜。若非正義。則湯鑊當前。斧鉞躡後。悍然不貽。如讀武俠小說。能鼓吹國民。尊重然諾。解人危急之美德。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四回

未脫魔星迭肇奇禍

纔入虎穴又遇驚人

話說大衆見鄒德昌昏暈倒地。一時陸氏及他的兒子方農。女兒慧珠。都鬧得又驚又駭。又氣又惱。也不知要那樣挽救纔好。心急神亂時確有此等情狀 祇見陸氏倒身向地面上一坐。將

鄒德昌扶起。摟住在他的懷裏。旋哭旋喊道。昌兒……昌兒……方農兄妹也圍在鄒

德昌左右。哭叫哥哥。那些四鄰八舍來看熱鬧的人們。如詹廣宋銘王小和尚的母親

王周氏等。猛見又倒下來一箇。恐怕人命重案。累及己身。不消說的一箇一箇是溜之

大吉。

一方面藉此罵人一方面使閒人散去如此不露絲毫痕跡作者之筆真靈活極矣

倒是裘世芳與王沈氏二人。垂手旁觀。祇覺有

些不能夠自安。好在裘世芳與方陸氏王沈氏等都是朝夕相見的熟人。他便發急說道。事兒不是這般可以了的。如今救命要緊。於是他便提兵調將說道。方大嫂萬不可

以離身。德昌他乃是一口急氣整住了。祇要不給他平睡下來。包管無事。他們小兄妹倆。趕快去燒壺滾水。王大嫂請你去尋些兒薑汁來。包管沒有大事的。大眾受了這道命令。都去分頭辦理。不多一會兒。齊備好了。裘世芳也顧不得瓜李之嫌。男女之別。走近陸氏身旁。尋着兩隻竹筷。將鄒德昌的牙關脣開。一匙一匙的。直灌了三五下子薑汁。接着又灌了半盞兒滾水。繆聽鄒德昌的喉管兒裏面。喞喞響了幾響。後又抽噎了兩聲悶氣。裘世芳王沈氏都笑說道。好了。好了。這可不要緊啦。又停一會。鄒德昌微睜眼醒。轉過來時。但是比時他的精神疲敝不堪。四肢軟癱着。動彈不得。就是要想放聲大哭。也是力所不能了。急暈之後
應有此狀裘世芳接着。又把王四海已送方氏。往外科白林先生的家裏去看傷。據說僅纔傷及皮膚。並未損折筋骨。現在白先生家裏養息。大概不多幾天。也就可以恢復原狀的。倒是珠玉姊妹二人的下落。現在尙沒有真確消息。稟官報案。別人又不便加緊進行。仍由王四海照法知會當街的地保。那地保也曾來查勘了一回。前後經過情形。大概說了一遍。聽得鄒德昌與陸氏等。連連向著裘世芳

與王沈氏二人稱謝不已。裘王二人後又安慰他等一番。裘世芳便又說道：「今後艱難的事兒分外多了。你們應該保護着精神，尋找珠玉姊妹二人的下落。這最要緊，萬不可胡思亂想。白白地傷耗精神。將來若有什麼爲難之事，祇要我裘世芳能夠幫忙，一定是援助你們的。逆來順受，你們好好的休息會兒罷。」

長者之言頗有俠氣，執謂天下無好人哉。

此時日色徧

西。那些看熱鬧人早已散去。裘世芳見鄒德昌已安然無恙，天色也將入黃昏晚景。縱有天大的事兒，料想也不能夠舉辦了。轉臉向王沈氏道：「四海兄大概一會兒就要來的。王大嫂你回家，橫豎也沒有什麼事，就請在這裏多坐會兒罷。我可要先走一步啦。」陸氏也未便挽留，便站起身來，領着一甥一子，向着裘世芳行了箇跪拜大禮。

此一回路拜大禮殊

不易

受。嚇得裘世芳也陪着磕了箇頭。這時陸氏早忍耐不住，淚點兒如飛珠似的，哭着

說道：「不幸我鄒方兩家都遭了這箇滅門之禍，至親好友都不敢登門，惟有裘伯伯與王伯伯大娘，不怕閑是閑非，這般厚愛關照，倘若他郎舅二人得慶生歸，似這般大恩大德，當然是要重重酬報。若是他倆有箇不幸，那祇好變牛變馬報答來世了。」

言之黯然，閱者應爲

之。說到這句話。已是嗚嗚咽咽的分不出哭聲與說話的聲音。祇覺一口熱氣。忽阻着喉管兒。再也說不下去。接着小兄弟姊妹三人。也都哭做一團。陸氏剛要謝王沈氏。早被王沈氏雙手拉着。二人對拜了幾拜。慢說陸氏傷心得珠淚兒飛濺。就是王沈氏當時激動真感。也鬧得衫袖溼透。卽如裘世芳。也不禁的眼眶兒一紅。險些兒洒下淚來。人誰無情。何能遺此。迨裘世芳辭去未久。王四海果然奔來。便將他報案的情形。與方氏就醫的狀況。又敘述一遍。與裘世芳所說的話兒。大同小異。茲不贅述。接說鄒德昌行動已恢復原狀。便急求王四海領他去探看母親。這也是爲人子一點兒孝心。應該如此。王四海倒不好十分拒却。還是陸氏從旁說道。你看王伯伯。他爲咱們的事兒。來往跑得不曾歇氣。你也得少停一會兒。好在你母親。既能敷在醫生家裏靜養。料想不會有什麼要緊的。如此停頓愈覺穿插入妙。鄒德昌聽他舅母說得有理。雖然此時心急如火。却也不敢再說什麼。彼此坐定。陸氏因爲王四海當夜。是曾經眼見羣盜行凶的一箇人。便又詢問了一遍。自首至末。轉告鄒德昌等。各處查點了一周。衣服器具。並沒有什麼損失。王四海道。我看

他等形狀。並不是爲財帛而來的。恐怕又是什麼報仇的舉動。後又長歎了一聲道。嗜想他們鄒氏祖宗三代。都由我的眼珠裏經過的。天公地道。那箇不是忠厚規正人。就說他做了這箇布的買賣。向來並不與人爭多較少。那裏又結上這許多仇人。這真教人想不到。王沈氏道。或者是他家犯難星。這也說不定的。形容鄉愚口吻惟妙惟肖陸氏心中却很明白。這出事的原因。仍舊與他姑舅倆被擊的禍事。是一條道路上發出的。無奈有許多話兒。不便與他等談講。祇緊蹙着雙眉道。那些既往的事咧。卻也不必再說了。倒是我那兩箇外甥女兒。都到了成人的年紀。如今被那些強盜搶去。不知下落。這樁事兒。怎麼辦呢。我看咱們大妹子回來。就不氣死。也是要急瘋的了。大眾聽說這句話。都半晌不能夠作聲。鄒德昌急着罵道。我看必定是那箇老惡賊幹的事兒。王四海急忙問道。是那箇老惡賊呀。陸氏便攔着應道。王伯伯你不知這樁事嗎。接著就將鄒德康與童安子打架的事兒。略說了一遍。祇把童老兒求親的話兒。混過不提。遮蓋得妙並非不便多說因有下文

緊顯曲折也

復又說童家僕人王升。又被方大瑞打了回去。後來鬧得小虎子失踪。至今尙

不知存亡生死。方大瑞與鄒茂祥無端被擊。布店閉歇。種種事節。接談箇大略道。王伯伯還不曉得麼。那些事兒。必定是童老兒做的鬼。這樁事兒。安見得不是他主謀。王四海連連瞪著眼珠兒拍手道。嗒呀……着呀……這是一定無疑了。昨夜我偷看那些強盜之中。好像面貌很熟。是在那裏看見過的。如今方大娘這般說來。我倒想起那兩箇熟臉兒。都是在他家裏常見的人。我看他既然下了這樣的毒手。必定別有所圖。此由

一點證實
童氏作姦

決非爲小孩兒們打架的事兒。我王四海本是箇粗人。就說不來細話。那童朝

柱年紀雖老。心思却很少年的。說不定他的心事。落在繡家姊妹倆人的身上咧。陸氏

點頭說道。王伯伯既然說到這句話。我也不再遮蓋了。就將他一再求覲。一再碰了鄒

茂祥夫婦的釘子事兒。說得一字不留。至此全行說出愈覺動人王四海夫婦聽說。都氣得兩眼發直。

王四海一時忍禁不住。很命將桌兒一播。連連蹂躪脚道。我早猜有這些怪事啦。咱們鳳

陽縣城裏城外。誰家沒有年輕婦女。若留著這箇禍害。誰還能過得日子嗎。方大娘。我

看這一口氣。萬萬不能夠忍的。何妨就使鄒家小哥兒出名。告他一狀咧。王四海亦恐得可愛陸氏

運連搖頭道。辦不到。辦不到。王伯伯看見那兩箇人。可曉得名姓麼。王四海驟被他這

一問。一時却回答不出來。陸氏又說道。可能決定這兩箇女孩子。必定藏在他家咧。王

四海又瞪著眼珠兒。答不出一句話。陸氏道。似這等無憑無證。沒頭沒腦的事兒。怎能

去控告的。倘若鬧一箇反坐。那真殺頭還來不及。陸氏心細亦可敬愛。王伯伯你仔細想想看。如今

咱們鄒方兩家。並不曾得罪他。已鬧成這等模樣。若是再向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

拔毛。那還能想活命嗎。可憐可憐作者真寫得出來這時鄒德昌已無心再開口說話。祇低垂著腦袋。

默默地嘆氣流淚。再如方農兄妹二人。也都非小孩兒可比。眼見姑母家鬧得東流西

散。自己的父親。又深陷繲綆之中。當然也是一肚皮煩惱。况對看着表哥那般情狀。也

就一絲一絲眼淚。如點珠般簌簌直流。那王四海夫婦。都是箇熟腸人。無形之中。沈氏

已陪淌了許多眼淚。王四海不住價歎氣道。難道就如此罷休嗎。陸氏冷笑道。這也祇

好走一步再說一步罷。此一句話應有下文閱者應牽記之以待後應若照現在咱們這般形狀。就是再搶去幾箇

人。也是沒有絲毫辦法的。王四海聽着。好不耐煩。勉強坐了一會兒。見天色已晚。也不

便領着鄒德昌去探望方氏。遂安慰了幾句話。就與沈氏一同辭去。這一夜的奈何天裏。鄒方兩家大小。真過得如坐針氈。好不容易盼到天明。王四海果然趕來。忙領着鄒德昌去迎接方氏。直待到了白林醫士的原所。鄒德昌一見他母親身受刀傷。尙不十分利害。這纔安心一半。後來談到珠玉姊妹二人。鄒德昌一時粗心。說出實話。早把箇方氏哭得死去活來。反覆了幾次。

畢竟年少心粗。然非此亦不易轉入下文。

接着方農兄妹二人已趕來了。大

家圍着拚命勸慰。方氏纔勉強停住哭聲。當晚方氏回到家裏。姑嫂見面。自然又是一場傷感。幸虧陸氏狠有賢才。他每天領着一兒一女。就團團圍定了方氏。證今比古。搜出許多故事來。安慰勸告。纔把箇方氏勸得不致尋死覓活。又過了幾天。陸氏便派鄒德昌與方農二人。前往打聽方大瑞與鄒茂祥的解期。那裏曉得官家將他二人當做國家要犯。早於陸氏進城的那一夜。聽說鄒昌和布店。又出了搶案。嚇得馮寅不敢停留。就派都順帶領全部人馬。三更人靜的時候。就將他二人押解晉省。直到他倆押進了安慶府城。這鳳陽縣裏的士民。還有許多不曉得消息。再說陸氏姑嫂。聽說他倆業

已押解登程。彼此祇好慨歎了一番。盼望最後判案的喜信。後對珠玉姊妹被劫的案子。經陸氏與方氏籌商。更加王四海的熱心。從旁聳動。纔由鄒德昌具名呈報搶案。馮寅接着這箇狀子。照例批了箇嚴緝元凶。就此悠悠歲月。長延下去。那裏還見着凶犯的影兒咧。最初王四海還領着鄒德昌。不時的前去追問。後來馮寅當堂申斥王四海是架訟謀財。恃才多事。一槓子打得王四海不便出頭。嚇得鄒德昌就從此虛下。

藉此虛下

是作者有意放鬆一筆另叙別事以新閱者眼光也

光陰迅速。不覺又混過去三月。便從省裏來人口中傳說出來。這

纔曉得方大瑞與鄒茂祥二人。都判了箇永遠監禁。總算性命都保全住了。鐵案既已鑄成。大家也祇好齊望大赦後的團聚了。當時陸氏得着消息。便與方氏計劃道。他們的罪案已定。這也是他等命定的苦難。再也不能夠挽救。甥女甥兒。都失散。我看若是珠還合浦。却也很不容易。現在仇人尙在眼前。此處不是久安之地。我看不如將城裏的住宅賣脫。遷移到咱們方家屯裏。仍由德昌撐起這一爿布店。多少總還能賺幾文。咱們苦度光陰。耐守歲月。等到他們出獄之後。什麼報仇洩忿的事兒。看他們如何辦。

法。那就容易多了。方氏聽他這番謀劃。却很有道理。便如法進行。於是又請王四海夫婦。與裘世芳等。共同商議。不滿一月。方氏便領着鄒德昌。搬運一切什物。前往方家屯。安身度日去了。

又暫收拾一事。留作將來補筆地位。作者若無筆力。不能作此等亂置法也。

今將珠玉被劫事。再補叙一回。接說那

日三更將盡。珠玉姊妹二人。正深入黑甜鄉裏。尋着他等弟弟小虎子。暢敘別後離情。忽被一陣喧嚷聲驚醒。急起身向窗外偷看。祇見火光燭天。叢集庭院。再從火光裏面。瞧去。見有十多箇彪形大漢。頭紮青布好漢巾。身着夜行衣靠。股緊板帶。足蹬抓地虎快靴。大眾都是一色的打扮。豹頭虎目。鷹隼猴顛。好似煞神般凶惡。也有手提扑刀的。也有使用雙拐的。長槍短劍。什麼流星。抓鈎。九節鞭。三截棍。色色俱全。還有釘鈹扁担。夾雜其中。烏合之衆。於茲可見。但是手中都高舉着一根火把。照得庭院裏面。如白晝一般。他姊妹二人。見這般形狀。早嚇得魂飛魄散。手脚已僵。不由得唇齒之間。瑟瑟作戰。就要想喊救命兩箇字。也喊不出來。兩隻眼珠兒。祇向牕外看着發怔。好不容易。剛喊了一聲媽呀。忽聽撲通撲通幾聲。如山價響。那嚴扃緊閉的雙扉。早被幾箇大漢。轟敞開來。接着

進來四箇大漢。擁進房門。各持一箇火把。四方亂扑。嚇得他姊妹二人。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瞥眼之際。已走近榻前。各人將火把向他姊妹二人。照了幾照。危險萬狀祇聽一

人笑道。好美的妞兒。顧不得咱們老大王。瞧着茶不思飯不想。咧就是你我們瞧着也

不住小和尚不亂撞鐘的。小二哥。咱們嘗一嘗頭道味罷。

惟此等人始作此言語。果然若輩當時一橫心。則羣兒之下。何求不得。

記者決不願作此殘虐筆墨也。作者行文之存心良善。即在此等處區分。

又一人說道。王老八。你少做癡夢。摸摸看你的腦袋瓜兒。

老大王他爲的是什麼呀。又一人說道。什麼大王不大王。咱們撈着就是咱們的。誰敢來爭。咱們就給他箇三刀六眼。最後一人。看來年紀足有四十五六歲。便罵道。三小子。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怕大王的規矩。難道也不怕走水麼。外邊的風兒很緊的。還不開路嗎。大衆你說一聲。我說一句。接著動手動腳起來。可憐這兩朵含苞吐蕊的海棠花。險些兒被他等蹂躪得枝殘梗折。幸喜四箇凶神惡鬼。一同進房。誰也想做陽台上的楚襄王。誰也不願去巡更放哨。倘若是兩人前來。早就各霸良田一方。給他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閑話少話。那四箇大漢胡亂鬧了一會兒。便一擁向前。如饑鷹扑兔似

的。七手八脚。將珠玉姊妹二人。搵在床上。那手底下的溫柔。眼面前的香豔。當然順便享受了一回。可憐這兩箇冰肌玉骨的女孩兒。周身上下。被他等摸捏得傷如鱗甲。

何苦

如爾蓋非此不足以形容羣賊之凶惡耳

他姊妹二人。初還拚命抗拒。哭喊救命。後來那四箇人。撕扯了許多

破碎棉絮與些舊布條兒。將他倆嘴巴。搥得絲毫不能喘氣。四肢也漸次癱軟下來。舉動都沒有氣力。祇有雙目未曾閉光。看著他等舞弄。最後那四人。又將他倆四肢。用繩索牢牢的網綁起來。更用一方白布。蒙扎他倆的雙目。那時他等旋網旋笑道。哈。你倆妞兒。可也不能怨恨咱們的。咱們也是公奉王命在身。不能不如此行動。轉眼時節。你倆都做了壓塞夫人。享不盡榮華。受不盡富貴。喫的油炒飯。關的熱被窩。包管那時你倆天天抓住了三寸三。要你等回來。你等還不願咧。他等熱嘲冷諷的時候。又聽聽外嚷道。夥計們。天色不早。手脚趕快些。當真要鬧箇大開花嗎。活畫出盜賊行兇狀況那四人聽著。聽外催促得很凶。那王老八與小三子二人。就將珠玉姊妹倆抱起。向肩頭上擱著。比時珠玉姊妹。有限不能觀黑白。有口不能呼冤苦。四肢重縛。不能動彈。其身在昏天黑地。

之中。祇好受他人擺弄。神魂搖蕩。好像已出了房門。猛又聽著身後有人。直追上前。喊道。你們這些惡強盜。要什麼東西都有的。這兩箇女孩子。可是不能夠搶去。喊着哭着。直奔前來。天下傷心之事。孰甚於斯。他姊妹二人也知是他母親。跟在身後呼救。接聽一人罵道。好不識時的老娼根。大爺們搶的就是這兩箇人。誰希罕你什麼東西。接著彷彿有人舉刀。斫去。又接著咕咚一聲。似有栽倒的樣兒。接連哎呀……哎呀……再也不聽著喊叫。惟聽著那夥暴徒。哈哈狂笑起來。並且打起哨子。飛奔而走。珠玉姊妹伏在那兩箇凶神肩頭上。明明白白。聽著這種種聲浪。最後又接著幾聲哎呀。已知他母親凶多吉少。不由得一陣心酸。昏暈過去了。作者寫到此處。其心中應作如何感想。文人之筆。利如刀鋒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他姊妹二人。比時祇自覺身輕如葉。彷彿騰雲駕霧一般。此身已直超天上。不在人間。一切恐怖。煩惱。憤恨。悲傷等念。都拋棄到汪洋大海裡去啦。微覺耳際呼呼的一陣一陣風聲。飄然掠過。其外又覺霜露侵衣。直刺肌骨。那一股寒氣。如極銳利的刀鋒。遍向皮膚上亂刺。痛入心房。如此也不知捱過多時。霜露夜祇用此種暗筆寫之。耐人尋味。他倆耳邊忽又聽著喧嚷了。

一陣自覺那箇輕如敗葉的身軀。不似前番那番飄飄蕩蕩。若似躺在一張既溫且柔的睡榻之上。接著又聽見一種婦女的聲音。伏在他等耳邊悄呼道。珠姐。玉姐。這一踏可大受驚駭了。快些醒來。快些醒來。這是從那裏說起咧。未幾他姊妹二人都漸次蘇醒。彼此睜眼一看。見已不是自己的臥室。那屋裏的陳設。華麗非凡。燈火輝煌。照耀得光奪日月。夢境歟抑幻境歟。恐非良善之境也。低頭向自己身上看去。一切細縛的繩索。早已解釋得不見纖絲。各人都睡在一張繡榻之上。衾枕生香。却異常溫軟。乃是他倆入世以來。所未曾消受過的景况。抬頭四望。見屋裏祇有一箇四十來歲的婦人。他倆驚魂甫定。纔要詢問那婦人的姓名。祇見那婦人向他倆冷笑說道。你倆可真是不認識我嗎。又碰着仇人了。他姊妹復又一怔。驀地想起來一樁舊事。這一驚却又非同小可。欲知這婦人究竟是誰。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臨大事不能顧小節。如鄒茂祥自開罪於童朝柱後。愛子失蹤。己身蒙莫大冤枉。深繫囹圄。且禍及內兄。猶不能已。卒至二女被劫。老妻受傷。有業俱廢。

有家難歸。人世之慘。如斯已極。苟使最初信方大瑞之言。歇業遷居。又何至顛沛若是。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愚者自陷。每每若是。

鄒茂祥之對童朝柱。並無若何深仇大怨。使其愛子失蹤。身陷冤獄。已足洩憤。又何至使其傾家破產。乃至於二女被劫。妻受盜傷。遷避遠方。不敢與較耶。說者謂童氏報後。未免過甚。要知童氏之所願者。珠玉姊妹也。彼姊妹一日不能承歡。童氏一日則不得忘情於鄒氏。如彼姊妹此次被劫。果屬其他盜賊所劫去歟。閱者幸勿受作者之愚弄。蓋彼姊妹被劫。仍不脫於童氏之所謀也。謂予不信。請閱下文可耳。

武俠 爲強種保國之指南針

武俠 爲鋤奸靖亂之急先鋒

磻溪舊主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三)

姜俠魂

(三)中國人富利己心。公益國家。作口頭之親愛。心則淡然。(俠按)俠客義士。利國利人。不顧犧牲。不托空言。不苟因循。如曹沫一怒要盟於壇上。齊桓許歸侵地。相如引璧睨柱於秦廷。昭王不敢欺趙。諸如此類。皆能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殉國家之難。卒能以匹夫之輕重。定一國之安危者。如讀武俠小說。能興起國民先公後私。薄己利人之心。

(四)中國人記憶力甚強。能默誦古書。不遺一字。惜屬於機械的。而非咀嚼之也。

(俠按)俠客義士。非知仁勇兼備者。不足稱。度情揆勢。博古通今。夙時賢豪。模範具在。如讀武俠小說。能鼓勵國民。誠意向學。崇文尚武。以作救國護民之干城。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五回

淒涼夜三俠救雙妹

莽蕩山羣兇逼老婦

話說珠玉姊妹深陷樊籠。驚魂甫定。復見那箇半老婦人向他倆冷笑。說道：你倆還不認識我嗎？他倆便凝神細看。忽大吃一驚。都暗自叫苦道：怎麼又碰著仇人。這次可真休想活命了。原來此婦並非什麼奇人怪物。却是那王小和尚的姨母。王周氏的胞姐。陳周氏。又是遭箇好貨他本是一箇孀婦。也曾做過兩次鴛母。後來本錢不多。便專以做媒生活。曾在童府跑了多年。因為博童朝柱的歡心。也不知陷害了多少良家婦女。即此已足召殺身之禍矣前次王周氏代童老兒求婚。本是在童朝柱面前獻的計策。後來他也偕同王周氏向鄒家跑了幾次。都碰了鄒方氏釘子。種種經過的事兒。珠玉姊妹都曾聽方氏談過多次。如今見他專守在這裏。必定又用什麼奸謀巧計。陷害他們了。此時纔明白嗎然已遲矣彼此

默付了一會。祇忍氣吞聲。靜看他的行動。比時珠姐佯作不知道。陳大娘。你怎麼也來此地。陳周氏笑道。小大姐你真不曉得嗎。我正是特來伺候你姊妹倆的。珠姐便不作聲。玉姐接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陳周氏道。這就是咱們老大王的寨子。土名叫做森羅寨。接著他又長歎了一聲笑道。嗜……這也是你姊妹倆的福分不淺。想咱們老大王。真算得是文有文才。武有武才。奇珍異寶。美妾嬌姬。何求不得。他偏偏地看上你姊妹倆個。語言之中頗有酸素你們真害得他好苦。可憐他老人家。偌大年紀。因想你倆。真鬧得神魂顛倒。眠食廢忘。整日價珠兒玉兒。祇掛在嘴唇邊。唱箇不止。如今閒話少說。這一杯喜酒。可就要給我喝定了。你倆可莫要嫌他老。他的精力可真算得是一等一。不瞞你倆的話。上箇月。承他老人家不棄。還把我拉去試了一試。真是初更上馬。五鼓收兵。我險些兒害了一場大病。常言說得好聽。將勇馬強。人生一樂。偏偏有這許多邪詞浪調。不知作者是從何處得來者

姑娘。你們現在是不曉得天高地厚。我縱然說得百般有趣。你倆必定雙疑我口是心非。恭喜。恭喜。三天過去。包管你就要摟著抱著喊親娘的咧。那陳周氏說得兩頰緋紅。

捺不住心坎裏鹿鹿亂跳。一時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秋水盈盈。星眸斜睨。不住假打呵欠。伸懶腰。他本是箇秋老的黃花。還要做出那海棠春睡等怪模樣。他自己顧影自憐。未嘗不以爲是千姣百媚。實在使人看著。真有些兒肉戰心驚。我亦云然所謂醜人偏愛多作怪也珠玉

姊妹。初聽他說話。還不覺意。後來看他那般扭捏。那般瑣屑。彼此都把眼珠兒閉緊。給他一箇不見不聞。最後實在聽不下去。珠玉便佯作困倦道。陳大娘。天色不早。你老人家也可以安睡罷。陳周氏斜睨著眼珠兒。祇覷定珠玉姊妹笑道。呵。我那裏有這好福氣。苦碰著老大王高興的那一天。這時正在要緊的關頭。上山打虎。下海擒蛟。正是這箇時候。拚死拚活。引經據典。越發覺得肉麻若是他不高興。也還要我給他捶腿拿腰。把他周身三

百六十骨節。一節一節。都要給他揉出骨髓來。纔得讓咱們安身穩睡。不然他給你箇捏頭捏脚。總鬧得你三魂無主。六神不安。不被他盤得骨軟筋疲。也要鬧得自己心搖神蕩的。此舉可以算得浪學博士說也奇怪。你陳大叔死了好多年。我並不覺得怎樣難受。如今當了

這等差使。反覺人生最苦惱的是。悶死覺。不多有少。每晚總得有一兩回兒。纔睏得甜

密呢。復又歎了一聲道。嗔。明晚有你倆新角兒上班。我也可歇息歇息。但是那錦衾孤冷。翠被不溫。我還不知怎樣的消受咧。儼然先喫乾醋。真不知醜醜。他說到這句話。忽聽窗外有人喊

道。老大王有命。說那兩箇新人。驟冒風霜。驚魂不定。特施殊恩。給他倆歇息一夜。明晚三鼓。再傳進藏春塢。插班試差。但恐他倆是良家少女。不解溫柔。特命陳周氏善自教導。那塢裏侍奉職務。暫免一天。已另調秦白氏替班代職了。陳周氏聽着這番傳諭。頓時站起身來。對窗外連應了幾個是字。直待那傳諭的人走了。他纔分外高興。掉轉身來。笑道。你倆聽罷。這是多大的福氣。還不曾見面。老大王就這般憐惜。將來還不知是怎樣的得寵。後來居上。我還得求你倆的美意栽培呢。先喫乾醋。後燒冷灶。勢利小人大都如此。說時。他獨自出神。拍着桌面兒。曼聲低唱道。

我愛你白髮將軍老。我愛你紅顏姊妹嬌。我愛你矯健丈八矛。我愛你溫柔軟皮套。我愛你七擒七縱不辭勞。我愛你百發百中恰到好。我愛你浪打鴛鴦身勢巧。我愛你風蕩蜻蜒立不牢。我愛你霜雪丰姿魂已銷。我愛你龍馬精神戈不倒。我

愛你癢難搔。我愛你餐不飽。我愛你天嬌。我愛你苗條。我愛你是席上珍。我愛你是懷中寶。願終身厮守永團圓。祝萬歲千秋春不老。

陳周氏狂清歌低拍。獨唱得高興之際。忽見一道寒光。驀地從他眼中閃過。他極定神看去。早有一箇壯士。似虎般的站在他的面前。頭紮玄色好漢巾。身穿玄色衣褲。渾身夜行打扮。足蹬快靴。腰繫軟帶。手提一把雪光長劍。一手抓住陳周氏衣襟。舉起扑刀。在他面前幌了幾幌道。你若高聲。小心你的腦袋。樂極生悲。應該如此。陳周氏猛見來了這個凶神。

早嚇得面如土色。那敢再說什麼咧。便瑟瑟抖着。連喊英雄好漢不已。那壯士又說道。你等搶劫良家少女。騙逼好人。該當何罪。就是國家沒有法紀。難道說世間上就沒有是非嗎。視是非重於法紀。其胸襟懷抱可知。陳周氏聽說這幾句話。已知大事不妙。不因不由就雙膝跪

倒。哭着說道。求好漢饒命。小婦人也是一箇好人。未必如你所說。因爲被這裏的老大王。搶劫進寨。受人所迫。身不由己。哀求好漢饒我一條老命。小婦人再也不敢了。說罷。爬倒地下。直碰響頭。那壯士祇一掌將他推坐在牆角左側。轉臉便向臥榻邊走去。那鄰家姊

妹。乃是驚弓之鳥。喘息未安。忽又見半空來了這條好漢。昏亂之中。他那能分辨什麼。青紅皂白。可憐姊妹二人。同抱在一團。早又嚇得死去活來。髻齡弱女。真實可憐。那壯士說了這般

言語。轉和顏悅色。低聲說道。兩位小姑娘。可不必害怕。咱們是路見不平。特來相救的。

此時不便與你等長談。天色不早。你等快些打點打點。跟隨我逃走罷。珠玉姊妹。一時

雖然心亂神迷。卻經前番的搶劫。總算曾經過一番閱歷。閱歷二字。用得極妙。今聽這壯士出言吐

語。心平氣和。已知他非盜賊之流。並相信他是沒有歹意。珠玉忙接聲說道。多蒙好漢

的厚意。怎敢再說什麼。祇是深夜之間。畏行多露。壯士一身。舉步千里。怎能攜帶我們

姊妹二人。反多不便。小女子等困守在此。就是做箇冤魂厲鬼。也祇好怨命了。天下不乏有情人間。

至此應當為之酸鼻。說著。他姊妹二人。險些哭出聲來。壯士更發急道。小姑娘等不必多慮。咱們同

行的人却很多。自可與爾等方便就是了。轉掉臉向窗外說道。兄妹們還不進來。有何

等待。說聲未已。忽接著扑扑兩聲。又自窗外飛進兩人。這兩人的年紀。都在三旬左右。

一人乃是道家打扮。頭扎平山太乙冠。身穿靛藍箭衣。斜紮一襲青色道袍。足蹬雲履。

手携一柄三尺青鋒劍。寒光逼人。一人也是箇少年女子。有箇女子方便多矣頭挽一箇垂雲髻。髻

上罩著一幅紅巾。全身著的葦色夜行衣褲。腰繫鸞帶。裙下天然美足。纖俏約摸六寸。

豐姿綽約。出落得愛人。他倆入室之後。同向那壯士說道。大事何如。是否須待吾等助

力。那壯士也不言語。祇向珠玉姊妹笑道。二位小姑娘。你等這可放心嗎。珠玉姊妹。見

一時間又飛進二人。再看他等形狀。雖然都作綠林豪客的打扮。精神體態。都覺譎然

可親。所謂義俠自與盜賊不同况且其中還有一箇女子。益信他等沒有惡意。這時他倆的胆氣。也不

知不覺雄壯起來。於是他倆都起身離榻。倒跪在他三人面前。連謝厚意。那玉妞便接

著說道。我姊妹此時已筋疲力倦。恐怕一步也不能行動。諸位現往何方。我等怎能隨

去。如無此言一遍不能接寫下文那壯士聽說。便與同行的道者女子。相對躊躇了一會兒。壯士忽說道。

小姑娘倆意思。俺已明白。無奈現在萬急之中。救命要緊。男女有別的小節。此時也不

能認真了。好在有殷賢妹在場。一切事方便不少。若待天光明亮。辦事就分外艱難。

偷爾等真不願謀生。咱們也不便勉強。說時。那壯士等。就要轉身走去。珠玉姊妹見他

等這般好意。那能再說別話。珠妞又問他等姓名。並問向何方走去。那道者道。此時不是寒暄的時間。將來爾等自可曉得。含混得絕妙咱們是四海爲家。自有爾等安身之所。快

些起身。趕路要緊。再看他姊妹二人。仍有些兒疑難不決。一時怒惱了壯士與道者。就

要翻身出房。不管閒事。幸喜那位女義士心細。便橫身攔住道。你看他等瘦骨婀娜。那能跟得上咱們行路。欲謀代步。他等怎麼說得出口來。愚妹意見。此時也不必多說空

話。我今自願背負一人。仍有一人。復向道者笑道。你的年齡最長。又是方外修道的羽

士。救苦救難。祇好請你多出些臂力。

此言出自雲裏鶴口中。益見彼二俠客光明正大。

好在路程不遠。天色明亮。咱

們總得要另打主意的那道者聽說。自不推辭。這女義士復又催促他倆。珠玉姊妹。見

他三人這番美意。祇得千恩萬謝。含羞帶愧的站起身兒。那道者與女子。各都忙著解

開軟帶。道者背上珠妞。女子背上玉妞。一一紮緊了帶兒。都退後兩步。向前一縱。依舊

從牕牖間飛出去了。最後那壯士又將陳周氏扭將起來。

我爲他捏一把冷汗。

怒目向著他說道。人

不怕窮。就怕無恥。似你這耒老年紀。勞心勞力。何事不能夠安身養命。偏偏助人做這

等勾當。接著舉起扑刀。向著陳周氏說道。若論你的罪惡。早就應該要結果你的性命了。不錯應該陳周氏頓時嚇得哭叫饒命。那壯士復禁住他作聲道。姑念你是一條走狗。不

願污穢了俺的寶刀。留你一張嘴巴。好給咱們報信。比時他又在身邊掏出一根粉條。就在牆壁上畫了一箇猴兒。一隻白鶴。還有一箇很大的手掌。此乃江湖上標記表。示明人不做暗事也。說道。

你快去飛報童朝柱罷。就說今夜這樁事兒。乃是咱們做的。他若看見這三箇標記。就應該明白。今夜咱們還有別事。不願與他較量。從今以後。叫他要好好的小心些兒。說罷。祇覺嗖的一聲。那扑刀頓從陳周氏的腦袋上用過。當時陳周氏將頭一低。彷彿一陣冷風。從他的腦頂門。直灌入心房。驚得一身冷汗。再抬頭看去。那裏還有什麼壯士的影兒咧。再摸著自己的腦頂門上。早被刃削去了一塊頭髮。好險好險。僥倖僥倖。轉看牕外的天光。漸漸的有些兒發白了。他纔定了一會神。默忖這樁事兒。遮蓋不了。便飛也似的。奔進後堂報告。接說那童朝柱爲人。本書曾經略叙過一二。當清帝入關之初。那滿人的聲勢。直抬得高不可攀。慢說那些親王宗室貝子貝勒。自豪爲是一代魔王。就是那些

引狼入室的一般走狗。直待滿清的天下大定。他等做了一箇漢軍旗人。沾染些須胡兒的氣味。坐鎮一方。真比豺狼虎豹。還要利害。什麼霸佔公產。搶劫民女。都算不得一件事兒。地方長官。都要做他的門前走狗。誰又敢向他翻白眼咧。

夾敘一段閒文寫出胡兒萬惡活畫入神

朝柱仗恃着這等聲勢。自己却又是箇一品大員。儘量的魚肉一方。自不待說。日久時

長。他見事事得手。他就想道。做官也不過是想發財。練兵也不過是想佔地。如今俺做了一方之霸。何求不得。轉比做官練兵自在得多。因爲他做總鎮時節。雖然官居一品。當頭的上司。却很不少。倘有一些大意。還得要受他人閒氣。若是退居一方。就可以獨自稱大。想得不錯可惜與盜爲儔慢說歷年爲官。宦囊中已搜刮得不少。就是清風兩袖。祇仗着漢軍

旗人的招牌。還怕不衣錦食肥。逍遙自在嗎。他想定此計。便在四十五歲的時節。他就告病還鄉。由此醇酒婦人。朝歡暮樂。不多幾年。他又安逸得不耐煩。便想霸山立寨。要做一箇剪路的草頭王。天開妙想試嘗那箇大王滋味。但是他已做過一品大員。畢竟不好意思拋頭露面。遂使他的姪兒童天虎出頭。勾結太湖裏的著名大盜九頭獅子蔡天

龍。好利害的頭銜

距鳳陽縣五十里遠近一座莽蕩山。他倆就在那裏開了山頭。結拜異姓兄

弟。那童天虎一身武藝。乃是童朝柱親自教授的。飛高走遠。都還混得過去。外號人稱

爲八臂哪吒。

儼然是一箇寶寶

接着就招兵買馬。廣招江湖上英雄。密結風塵中好漢。水陸兩路

的盜賊。上自燕趙齊魯。下至淮海荆襄。都與他密通消息。當時蔡天龍長童天虎三歲

便坐了第一把交椅。稱做大大王。童天虎的武藝也較蔡氏稍差。便坐了副座。稱爲二

大王。左右謀士。閱者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詹廣與宋銘二人。

原來是這兩個好貨宜乎不罷成大事業矣

童朝柱

便做了老大王。他生性是金銀以外。愛的就是美人。看他雖然鶴髮婆娑。却每夜必須

左擁右抱。不能虛度。他所以開了這箇山頭。一半雖想劫搶金銀。一半也是想廣搜美

女。放縱淫慾。因此他在山頭上。建築了一座密室。四圍都是機括。可以自由啟閉。定名

叫做藏春塢。那王周氏與陳周氏姊妹二人。就任爲這塢裏的內外提調。

又是兩個好貨

南來

北往的少年婦女。少有些須姿色。若由山前經過。什之八九。都被他截劫下來。送到塢

裏去開車輪大戰。那藏春塢裏。真是朝暮不分。寒燠莫辨。有色皆豔。無物不香。四時栽

不謝之花。八節種長青之草。天上瑤池。人間瓊島。也不過如此。寫得越繁華越顯得他的罪過童朝柱置

身其中。倚紅偎綠。擁豔眠香。廣開其無遮大會。求歡尋樂。實做一箇風流寨主。祇可憐

那些良家婦女。或守貞殞命。或矢志戕身。每年葬送在這秘窟之中。不計其數。但是最

奇的事。似他這般胡作非爲。外間却絲毫不聞聲息。就是一般江湖上的暴徒。風塵中

的豪客。都祇知莽蕩山寨主。是九頭獅子蔡天龍。並不知還有一箇八臂哪吒童天虎。

至于老大王童朝柱。更外的不曉得了。可見此老兒狡猾非常所以他雖然鬧得天翻地覆。那鳳陽

城裏的平民文士。祇知他是一箇恃強凌弱的惡紳。並不知他是一箇奸淫擄掠的大

盜。就是外人送他那箇活天官徽號。也祇爲他是一箇縉紳而贈的。閱者諸君。今觀他

是這等的爲人。就可以明白方鄒兩家的種種冤獄。都是害在他一箇人身上。前後各

事。乃是他所做的圈套兒。可無須記者再事曉舌了。一語寫來將前番種種疑案盡數打破作者筆力真力也那日天甫

黎明。童朝柱正在藏春塢裏。酣然大睡的時候。驀地聽有一片嘈雜的聲音。將他鬧醒。

他一時也心知有異。翻身起來。披好了衣服。搶步出塢。誰知他剛出塢門。猛見一箇婦

人跪在他的門前。啼哭不已。他忙低頭一看。原來不是外人。乃是這藏春塢內提調陳周氏。他便急忙詢問原故。陳周氏便將夜間的事兒。哭訴了一遍。當時童朝柱。祇氣得怒髮冲冠。兩眼發直。忙招呼左右武衛士十二人。同奔到那間屋裏去查勘。祇見左壁之上。果然畫了有三箇標記。比時蔡天龍。童天虎。與寨上的四員打將。白日鼠王金標。混世魔李曜。一杆旗劉長勝。小悟空孫彪。都似鬼頭鬼腦模樣紛紛齊集在那間屋裏。大眾見那牆壁上標記。都回答不出什麼人來。彼此面面相覷。半晌。蔡天龍方說道。這都是些無名小輩。算不得是什麼英雄。倘若是在江湖上有名。咱們沒有不曉得的。未必如此童朝柱向他瞧了幾眼。冷笑道。他果真是無名小輩。咱們可就越發丟人啦。你等想罷。咱們還是什麼所在。向來是喫別人的。如今咱們到手的肥羊。竟然被他等喫去。咱們已失了光輝。況且他等都是無名小輩。選到咱們山上。混鬧了一夜。人不知。鬼不覺。把兩隻肥羊搶去。倘若被江湖上的弟兄曉得了。咱們這箇山頭。還能保存得住嗎。罵得痛快這番話說得大眾閉口無言。紅光滿面。又久。童朝柱急得無法。只得在陳周氏身上做工夫。因爲

他此時心理。總疑陳周氏是有意放那二女走的。特地畫出牆壁上標式。遮人耳目。便飽抽了陳周氏四十皮鞭。勒逼他招供已往之事。可憐把箇陳周氏。拷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老大王豈不疼愛耶依舊照著前番供說道。老大王就將小婦人打死。小婦人也供不出別的話來。接著又自指腦頂門削去的頭髮。此亦是天理循環報施不爽也童朝柱這纔不疑。大眾正在兩難之際。忽見一小竈報道。軍師詹宋二爺都上山來了。童朝柱便說了一句叫他倆進來。祇見詹廣宋銘二人。搖將進來。向著童朝柱與衆好漢。都施了一禮。彼此入座。童朝柱又忙詢問鄒方氏與方陸氏等行踪。其如目的物皆以失去奈何詹宋二人一一的說了箇大概。蔡天龍又將夜間的事兒。細說了一遍。又指著那三箇標記。給詹宋二人查勘了一會。兒童天虎忙問道。二位先生。交遊甚廣。可知這三箇小子。究竟是何等人。刼。當時詹廣便淡淡笑了一笑。欲知他說出什麼人來。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陳周氏乃一孀婦。應當如何守貞持節。做一箇純潔婦人。而彼竟反是。甘作暴徒豪客之走狗。不惜一副老面皮。作浪語。唱淫歌。演醜劇。作怪狀。其所爲

者何耶。一言以蔽之曰。噉飯而已。天下無如噉飯難。讀此亟應猛省。讀者至此。幸勿忽略。蓋此等描寫情形。若視爲閒筆。則辜負作者不尠矣。

珠玉姊妹。深陷賊巢。真如釜中魚。俎上肉。不能求其幸免。余讀至此。殊爲珠玉姊妹捏一把汗。詎知星移斗轉。別開蹊徑。正在緊要關頭。忽天空飛來三俠。頓將一幅寫春圖。收拾得乾乾淨淨。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章法。最難著筆。且最易動人。

滿清入關。胡兒肆虐。其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皆屬至慘之痛史。而小民受其蹂躪。尙不僅此。今讀童朝柱之身世。即可窺其一斑。一人作惡。百氏蒙災。斯亦專制時代帝王之淫威所致。可不畏哉。

梁卓如曰。曹沫刺柯皆爲國事。一成一敗。同照天鑑。尙矣。豫讓聶政。俱報恩仇。恩仇者。武士道之一要素也。若專諸則爲公子光伍子胥之傀儡。無意識之義俠。徒助篡逆。風斯下矣。云云。國人施義行俠。當以曹沫刺柯爲模範。勿效專諸所爲也。可。（俠魂）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四)

姜俠魂

(五) 中國人腦筋中之恨點。可用紙幣拭去之。

(俠按) 俠客義士。光明磊落。恩怨分明。孔子曰。以直報怨。詩曰。無言不讐。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義之。魯莊與讐昏狩。春秋恥之。如讀武俠小說。能督促國民報恩復讐之心。勿貪小利。以墮人格。

(六) 中國人之定力。可用金錢移動之。

(俠按) 俠客義士。志趣堅決。有富貴不移。威武不屈之志。有叱咤風雲。氣吞山嶽之慨。如讀武俠小說。能激動國民意志。堅持定力。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六回 森羅寨童天虎逞雄 寶善莊混世魔肇辱

話說活天官童朝柱。偕同九頭獅子蔡天龍。八臂哪吒童天虎。左右四員大將孫彪劉長勝李曜王金標等。牛鬼蛇神一齊發現圍坐在莽蕩山森羅寨裏。因爲鄒家珠玉姊妹得而復失。

那老大王一時心痛。彷彿刀絞的一般。再看牆壁上三種標記。大眾都猜不著這三箇

仇人。是陸路上的英雄。還是水路上的豪傑。於是童朝柱。又在陳周氏的肌膚上。陳周氏算

得是樂極生悲出了一頓氣。正在互相狐疑之際。祇見這寨上伏龍鳳雛。左右兩箇大軍師。搖

進寨來。大眾見禮入座以後。童朝柱便將這件奇案。向著詹廣宋銘說了箇大概。便又詢問那三箇標記。究竟是何等樣人。詹宋二人。將那標記畧看了一會兒。他倆便狂笑了一陣。詹廣搶先說道。諸位英雄。都是江湖上常跑的人。照這看來。可就不及咱倆兩

箇屋裏先生機靈見敏了。

吹得實在好聽，恐怕仍是空言。

這兩句話說得大衆兩臉緋紅，但因他等乃是

老大王左右最寵愛的軍師，誰也不敢對他撒氣，最後不是童朝柱聽得不耐煩道：你

倆這兩塊酸腐乳，真不值錢，開口就發揮什麼臭議論。我看將來如有人將你兩顆腦

袋砍去做溺壺，看你的可再能之乎也者嗎？

譬喻妙極，罵得痛快。

這番話引得合座諸人哄堂大笑。

誰知宋銘的臉皮更厚，呵拍的手腕益高，他聽童朝柱這番話，非但不以爲是碰釘子。

轉覺是老大王有意賞臉，拿他倆來開頑笑的，便有意當著自己吃虧的話兒，連聲點

頭道：有的，有的，老大王不曾見那箇夜壺，摔到河溝裏麼？他還連連點頭，狂吟之乎不

已。晚生等果然僥倖到那般地位，還不是高聲朗誦唐詩三百首嗎？

好厚臉皮，然非如此，不足以喫飯，也可嘆亦復。

可憫此時童朝柱雖然一肚皮的不耐煩，聽了這一番話，也就被他引得發笑道：賤骨頭。

這等臭屁，真虧你放得出來，倒底他等是什麼人，你快些說罷。宋銘道：這三箇人，乃是

河南五大劍客之三，他同門受業，現有五人，年歲最長的，原姓馬名漢，表字軼羣，乃西

安馬超遠的兒子，後來出家誦佛，法名叫做玄化，外號人稱爲白眉和尚，第二李玄真。

乃是我輩中人。長年價在江湖上胡混的。外號人稱神拳太歲。童天虎接問道。這大概是那箇畫仙人掌兒的啦。猜錯了還有好漢在其後也。詹廣連着搖頭道。非也。非也。那畫仙人掌者。乃

是箇出家煉丹的羽士。他排行第三。叫做黃玄子。外號人稱鐵掌道人。詹廣宋銘。正要

接說下去。蔡天龍忙接說道。如你倆這般說。我也想著了。那第四就是畫猴兒的。名叫

穆玄莊。人稱通臂猿。第五乃是箇最少年的美女。就是畫仙鶴的。名叫殷玄珠。人稱雲

中鶴。他等都是老尼曼因的徒弟。那曼因老尼。自傳教武藝以來。門下弟子。足有千數。

如今成材的。祇有這五箇人。這老尼。今已八十多歲。若看他的相貌。好像祇有四十來

歲的模樣。蔡天龍畢竟高他人一等可以說得出來。童朝柱又笑著問道。顏色何如咧。可能入得老夫的藏春

之選嗎。你祇記念着妍色。蔡天龍便搖著腦袋。剛要接說那老尼的妍色。詹廣也接著搖頭擺手

道。那箇老尼。雖是妖尼。可真惹他不起的。慢說他的本身。具有摘星換日之藝。移山倒

海之術。就說他門下那五位弟子罷。誰不是練就斬妖除魔的本領。降龍伏虎的技能。

再說各練得有一柄奇劍。神出鬼沒。凡遇著他等爲難的時節。方請出那柄奇劍來。若

是平常的交鋒對戰。他等都不肯濫用的。

若斬爾等鼠子狗類
又何必藉這牛刀

童朝柱聽了這番報告。早

將眉頭皺緊。便暗忖道。似這等好漢。咱們若能網羅在山寨之中。慢說是殺人越貨。可

以手到擒拿。就是再從高一步想。什麼爭城奪地。霸業謀基。一旦聘用他等。同施各自

所能的劍術。豈不是所向披靡。天下可以橫走嗎。如今非但不爲我利用。反向我大樹

敵讖。將來我這箇偌大山寨。一旦與他等相遇。或是他等來尋仇。又豈不是要咱們如

何。咱們就不敢不如何嗎。

既知如此利害卻
又何必胡爲耶

他想到這裏。心坎上不因不由。就有些兒焦

灼起來。但是他身爲一山的首領。似這般敗興的言語。又不便公然宣佈。半晌。那童朝

柱方冷冷的說道。如你這等報告。老夫喪失了這兩箇美人兒。不是很難希望他珠還

合浦。玉入寶山嗎。詹宋二人。這時都乖覺。便不接應下去。祇管默默的發怔。比時一旁

怒惱了童天虎。頓時站起身兒。很聲喝住道。伯父休聽他道這般邪說。徒長他人的志

氣。而掃自己的威風。

真說得
嘴響

如小姪看來。那都是些左道旁門。上一比百靈八卦各種

邪教。下一比乃是江湖上賣嘴郎中。巫卜星相之流。說得亂墜天花。嚇人觀聽。若要使

他實行恐怕都是力難縛鷄之輩。

恐怕是夫子之自道也。

又向詹宋二人罵道：你們屋裏先生眼光

如豆。祇知照書說法。閉戶造謠。那裏分辨得武藝真假。才能高低咧。果然他等有這般

驚人之技。昨夜將二美劫去。何不順便傷害咱們。依小姪之見。他等威武。全是虛傳。伯

父不必憂愁。小姪願報奮勇。單人獨馬。重劫那二美上山。倘若不能。俺就永遠不回山

寨。也永遠不見伯父與衆位英雄了。

這句話可被你說准了。

那時李曜劉長勝王金標孫彪四員大

將。也都七嘴八舌。夾雜在其中。湊熱鬧。也有贊助童天虎的。也有勸阻童天虎的。紛紛

不一。不但詹廣宋銘二人。被童天虎惡罵得白眼直翻。不敢分辨。就是童朝柱與蔡天

龍二人。也被他等鬧得神昏心亂。沒有主意了。

足證若輩庸才難任大事。

那童天虎抱著一時的憤氣。

直奔到後堂。檢點些須隨行的雜物。並隨携了那把形如秋葉的雁翎刀。暗籠了一壺

袖箭。便復到堂前告辭下山。接著孫劉王李四員大將。也都摩拳擦掌。要跟隨二大王

前去。童朝柱一見這事。已勢在必行。那時雖不盡信二軍師之言。畏懼劍客。但是童天

虎年少性剛。閱歷太淺。總有些須放心不下。恰好孫劉王李四員大將。都動了意馬心

獷想藉此下山閒逛一踰。

這乃是人之恒情。

童朝柱也明知各人的用意，便在這四人之中揀選

孫彪與李躍二人。因他倆的年齡少長大些，方向他倆說道：「江湖上的能人很多，你等

一同前去，都要謹慎小心，寧可處處吃虧，萬不能自以爲是的。」

既知如此何必使他們出去現臉。

我因你

倆年歲少長幾齡，見事應該穩重些。又向劉王二人說道：「並非我不許你倆同去，因本

山寨裏面已無多人，老夫兩三日之中，還得進城一走。山寨祇留蔡大王一人，也太不

成話。」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正是英雄好漢也。

倘有意外的財氣飛來，又派誰人接受咧？故特留你二人住寨。

好在咱們外差的事兒很多，專待他等得勝回山，再派你倆閒走一踰，也無有不可的。

既曰外差很多，又曰閒走一踰前後相對却是妙文。此外作者漏筆蓋有意諷其飯桶也。

劉長勝王金標二人奉承老大的吩咐，那敢不遵。

於是應了兩箇是字，悶悶歸座。童朝柱又誥誡他姪兒童天虎與孫李二人一番言語。

直待童天虎等叩辭下山，他們纔各散去。接說那童天虎一時高興，率領孫李二員大

將，甩開六條飛毛腿，直奔下山。大眾也不分辨東南西北，埋頭直向前奔，直走到日已

過午，約計已走了三十里遠近，回頭再望自己的山寨，早已不見影兒。他三人一氣走

來。漸覺各自的飢腸轆轆。那五臟神在各人的肚皮裏。有些兒不安。他三人便在大道路旁。尋找了一所飯店。彼此落坐下來。要知那長道之中。什麼五里一村。十里一店。都是供給來往行人落足休息的。就有什麼茶館飯店。也不過粗茶淡飯。聊解行人的飢渴而已。實寫窮鄉僻壤之野景。淡淡描成。可入圖畫。慢說龍肝鳳髓。無處找尋。就是那些鷄魚鴨肉。若不碰著鄉

下人趕集的那一天。也很不容易見面。現今暫說那童天虎的爲人。幼年侍從他的伯父。也算得是箇公子王孫。錦繡膏粱。就不曾一日隔離斷絕的。成人之後。做了山寨大王。越發驕縱淫逸。那裏曉得什麼稼穡艱難。卽如孫彪李曜二人。雖然綠林出身。久住山寨。衣錦食肥。安逸慣的。再要他等消受那風塵勞苦。也都有些不慣的樣兒。當時三人經過一座村莊。他等就想尋找一處酒樓。休憩休憩。誰知村前走到村後。總尋不出可意的所在。要想直接前往。實在有些飢渴得難受。若彼等如此不耐。他若乞丐之生活。尙不知若何消受也。萬分無奈。祇在村東找著一爿小店。那店的大小。僅有三椽茆屋。屋檐低壓人眉。若是身體高大的人進店。必須要低頭折腰。纔能夠進去。檐外高搭著一架席棚。棚下並排著兩

張方桌。四圍各安置四條板櫈。那板櫈之狹。不能容掌。方桌中央。各安置一箇三寸高的毛竹筒兒。筒內各亂插了一把竹篸。筒側還隨意放著兩箇磁碟兒。童天虎看著這般形狀。却勉強坐落下來。那時迎面走上來一箇十五六歲的蓬頭女子。粗眉大眼。布衣布服。高頂著一頭黃髮。醜得也就很難描畫了。客氣客氣描畫得如他慢步走到桌前。

祇向桌邊上一靠。那桌兒險些倒坍下來。兩眼覷定童天虎。祇啾啾的傻笑。那口角邊

的唾沫。與鼻孔下的唾涕。直拖下來。半晌方說道。客人。喫嗎。童天虎便皺著眉頭。向那

女子說道。揀選上等酒菜。與爺多辦些上來。下等的請將就些兒就不易矣誰知這兩句官腔。那女子自

出世以來。就不曾聽過。於是兩眼瞪著發豸。李曜也知那女子是不懂的了。便從旁解

釋道。官腔還要解釋真是太不憚煩你這裏有酒麼。那女子依舊瞪著兩眼發豸。連連的搖頭不已。孫彪

接問道。可有什麼菜。那女子仍是搖頭不已。童天虎一時忍耐不住。便發火道。這店

裏可還有別人。那女子道。我爸爸死了。祇有我爸爸的爸爸。妙語你們可是要尋找爸

爸麼。尤妙至極俺來給你們找爸爸去呀。此等賬要算清可說着他。就一蹦一跑的走去。那時

若照童天虎的性情。就要發起火來。無奈被孫李二人攔阻。悄聲囑咐道。看他這般奇怪。倒也很有些意思。老大王曾說。江湖上的能人很多。咱們報仇要緊。萬不可如此冒昧。童天虎這纔捺住火頭。未幾。那女子果然拖來一箇白髮老人。佝僂着走來。不住價咳喘。那女子笑指着老叟道。你們要尋找爸爸。這就是爸爸來了。這幾聲爸爸雖然會混不清。卻頗覺饒有趣味。童

天虎等見那女子似瘋如傻的。也不便再與他去計較。因爲肚裏已饑餓得難堪。也就顧不得再說什麼上等酒菜。便向那箇老者要飯要菜。誰知這一箇老者。卻又是一箇聾子。累得童天虎三人。與他大呼高嚷了半晌。那老者方點着腦袋道。哦。要東西喫呀。有的。有的。便向那女子咕囔了兩句。大衆也不懂他說的什麼。一會兒。祇見那女子捧出一大瓦盆辣沔湯。恐怕又要壁謝的。他等瞧着。祇見盆裏盛的。紅一條。綠一條。黃一條。黑一條。五顏六色。都不滿尺來長短。還有裹作一團成餅兒的。尙未端近身邊。那一股麵酸氣。已向鼻孔裏攢去。嗅得頭腦發漲。那女子將麪盆向桌上一攢。又從衣袋裏。掏出三箇掌大的飯碗。四五箇實心餠。再看那餠的麪色。也是黑得如墨。硬得如鐵。皮面上。

卻又厚厚堆着濃霜似的白毛。有的白裏還有些泛綠。預料他的壽數。

薛薛亦稱壽數可見其不能下咽也

至少也是十天半月以上的老古董。決非一兩天裏新出籠的。童天虎等看着。祇不住價搖頭。那裏能夠下咽。但是大眾肚皮裏已餓得作慌。四顧村前村後。又沒有第二家。做酒飯買賣的。那童天虎還不知時務問道。可還有高等酒飯。那老者祇把腦袋搖着道。咱們這大道上的來往客商。就沒有什麼高等不高等。

再擺此等強盜架子當然要大觸霉頭

所以咱們

備辦的喫食。也祇有這兩色。孫彪聽着。便有些不樂意道。你等可能就給咱們備辦些

大米飯。咱們可以多給你些銀錢。那老者不曾聽着。祇把白眼珠兒直翻起來。孫彪無法。就高聲嚷着說了一遍。那老者祇把腦袋搖着說道。不成。不成。你們大爺有的是錢。

那裏都好尋高等喫渴。咱們這箇買賣雖小。可不能壞了規矩的。

寧可不要錢不肯破壞規矩非奇人而何

說話時節。便向那蓬頭女子喊道。傻兒。他們要高等的。你把這些擊去。給黑花花白花

花喫罷。

好箇黑白二花。花真罵人不淺

再看那女子奔來。將那幾箇餗餗。順手扔到辣沔湯盆裏。最妙他

用兩箇手指兒。頂着那箇盆底走去。那盆裏的分量。足有十多斤重。他頂兩指指上。

如銅澆鐵鑄的一般。並不費吹灰之力。慢步兒走去。口裏還嚙嚙喚喚着。顯此奇技。閉眼人應當自

懷懷也。

方喊了兩聲。又見兩隻哈叭狗兒。一箇似雲裏夾雪。一箇似草上加霜。一箇黑毛

花紋多些。一箇白毛花紋多些。搖頭擺尾跳出來。圍着那女子歡騰不止。那女子將兩

指向上輕輕的一頂。祇見那十來斤重的瓦盆。直冲而上。冒得四五尺高。盤轉不已。那

女子不慌不忙。雙手接捧着。安放在地面上。笑道。好頑意。他們喫不慣。還是給你倆享

受罷。以狗比人。罵倒一切。惜天虎等。不解其開罵之原因。真是笨伯。那兩隻哈叭狗。當然是毫不客氣。四條前腿。都扒到盆

裏去。狼吞虎嚼起來。比時看得李曜。兩眼冒火。他也不是什麼所在。便站起身來。砰

然一聲。抬手在桌面上一播。大聲罵道。好不識抬舉的東西。三番四起。有意舞弄大爺

們。你可知大爺們是什麼人。待咱們今天開一開葷也好。他說話之際。一奮身就要了

箇夜叉探母式。向那女子扑去。剛扑近那女子身邊。猛見那女子一轉身。便向着李曜

笑道。你真敢來麼。便舉起右手的中手指兒。輕輕向李曜肩頭一點道。住。祇見李曜直

擺着一箇夜叉探母的架式。兩眼發直。再也動彈不得。這是什麼好漢。那女子是臉不變色。氣

不抽絲。依舊笑囁囁的向後堂走去。那時老者佯作不見。伏案低垂着腦袋。彷彿業已沉沉睡去似的。卻把箇童天虎與孫彪二人看得目瞪口呆。接說那童天虎見着同伴夥計。忽被箇蓬頭女子。戲弄得如此這般。一時也顧不得什麼利害。就要縱起與那女子奮鬪。

再來又要做李曜第二

幸喜孫彪江湖上的經歷比他多些。便一橫身將他攔住。暗暗的向

他使了箇眼色。童天虎急又觸動了他伯父的臨別贈言。也就退後兩步。向着孫彪也

使了一箇眼色。

無可如何相對目語不知此時可想喫高等酒飯歟

若似李曜鬧得這般模樣。怎麼能夠下臺咧。此時

孫彪再向村莊的前後左右。暗掃了兩眼。恰好大眾正是午炊的時節。沒見一箇閒人的影兒。祇得很命的咬緊了牙跟。一奮身走到那老者面前。恭恭敬敬施了一禮。便悄聲央求道。老英雄何必如此。晚生等有眼無珠。不常走過遠道兒。許多失禮的事。還求原諒指教。你老人家高才大量。何必來與咱們三箇孩子。開玩笑咧。況且咱們都是江湖散人。四海之內。誰非朋友。誰結仇人。如今咱們夥計。鬧得這般形狀。倘若這套把戲。被往來的路人瞧着。您老人家也未必有什麼威風罷。

這番話真虧他說得出口想那老者至狠此時亦無說話

說時。他

便跪下去。抱着那老者兩腿直搖。童天虎也走近老者身邊。捺着一股無名邪火。連連價打躬作揖不已。那老者驀地被他們驚醒。低頭一看。見孫彪已跪在他的面前。還有童天虎。連二接三。不住個站在一旁。卑躬曲節。祇見他嘴裏。哦囉哦囉。也辨不清他說些什麼。若窺他的神色去揣測。好像也是求情乞恕的言語。老者仍舊佯作不知道。哎呀。你們三位大爺。何不趕去吃上等酒飯。妙在去喫上等酒飯還在這裏做甚。又向孫彪笑道。你這位壯士。怎麼又矮了半截兒啦。鄉下人的壯士。也是值錢的。你可是要想偷帶些回去嗎。罵得李曜益發難受那孫彪連連大聲碰頭道。老英雄。你的頑笑也開夠了。真是晚生等有什麼滿天的罪惡。請您老舉手將咱們結果了。還乾淨些。咱們就是死了。也是沒有怨言的。請您老快些給晚生等留些兒臉面罷。說時。險些急得要哭出聲來。接次。童天虎也跪下來。老者又瞋了幾眼說道。你等曾來有三位英雄。那一位咧。童天虎忙指着道。就是因爲那箇人的模樣兒。太不雅觀了。好一箇那位咧。余觀至此亦覺不甚雅觀總得請您老救他轉來。要緊。老者順着他的指風。瞋去。祇見李曜那般形狀。仍是笑着喝了一聲。呆道。好箇架子。真箇

要使人打他。百發百中的。孫彪童天虎二人。又接央求了許多好話。那老者纔站起身來。走向李曜面前。舉手向他的肩頭一拍道。好漢子。天色不早了。擺些什麼架子。他倆專等着你趕路呢。好漢子果然如此。不好漢子又將何如耶。那李曜被老者直扑了一下子。頓時驚醒。周身出了一場冷汗。如夢初醒。他默想。先前身受那般情狀。好似做了一場春夢的樣兒。回想前情。禁不住汗流浹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也說不出來那般難受。老者當時將他二人招呼站起身來。依舊次第入座。欲知他四人說出什麼話兒。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開山立寨。亦係義士避罪者之所爲。不盡屬於盜寇也。但童朝柱之開闢莽蕩山。則不能以此說引論。蓋因其高築藏春塢。深匿少年婦女。午夜宣淫。開無遮大會。已近於盜賊之行爲。非可與行俠好義之流。同類並論。此等結黨。宜乎如電光石火一般。一瞬即逝。惜童氏伯姪。不知罪惡。猶以爲是鐵壁銅牆。不易攻破。斯洵婦女孺子之見。宜乎日久。而自鬧意見失敗矣。

蓬頭女子。那般情狀。已證其非特具有切實工夫。決不敢開口罵人。使人既不傷

神又不受苦。其所以敢任意放蕩者，必有所恃而不恐也。李曜尋其拚鬪，其愚真不可及矣。

老者藉童天虎要酒菜之故，而忿罵社會之不平等。語言深刻，入木三分。末後佯作龍鍾，不費反掌之勞，使二寇倒身求救。彼又藉此調笑一番。語語用意極深，趣味濃厚。大可耐人咀嚼。此不但書中人此等情狀，不易描寫，而作者寫至此時，其筆力之雄邁天矯，亦非常人所可及也。

梁卓如曰：項王爲不世出之英物，至今百世後，婦人孺子猶能道之。若其以新造烏合之軍，抗積威之秦，以救瀕亡之趙，可不謂義俠耶？不忍於人民之苦戰，而欲與漢王決鬪，可不謂仁勇耶？垓下末路，不肯渡江，而云無面目以見父老，此乃真武士之面目也。我謂吾國處於累卵之勢，其危殆什倍於趙，何軍閥僅知攘權奪利，不稍顧惜其耗財傷民，日事戕伐國家，以趨於亡國滅種之途耶？嗚呼！

俠魂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五)

姜俠魂

(七) 中國人之生活。惟賭博。

(俠按) 俠客義士。修鍊有素。無依賴心。無懶惰性。不懷徼倖。不苟予取。恃力謀活。壹意專行。如讀武俠小說。能引導國民厭棄徼倖。捐除賭博之心。

(八) 中國禮教。一如猴戲。且公行賣買婦女。

(俠按) 俠客義士。拯弱鋤奸。以道義是循。交際禮節。去繁尙簡。依歸仁義。尊崇道德。如讀武俠小說。能提高國民人格。發揚女權。

江湖廿四俠

○ 譙北楊塵因撰

○ 長沙張冥飛批
○ 古董姜俠魂評

第七回

避世棄家銷聲歛跡

粧聾飾饋戲賊懲兇

話說清帝入關。並不是仰體天心。俯順民意的舉動。單刀直入可稱奇筆那些明室遺民。什之八九。都各自紛覓桃源。藉避秦禍。間有許多文人武士。各懷經天緯地之才。具治國安邦之略。均不願作他人狗馬。奔走衣食。各抱一腔孤憤。浪迹湖海間。不以榮祿爲爭。甘與草木同朽。當時似這類人。不可枚舉。迨至康熙臨政。清室天下。已算大定。那康熙又是一代英明之主。非夏桀商紂之儔。四海奇才異能。自應來歸。無奈因蠻夷華夏的區別。遠識之士。多不願向異族求榮。吳三桂應當愧死由此草莽之間。淹沒許多能人異士。而朱家郭解之流。層見疊出。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等事。日爲見聞。卽如記者這支秃筆之下。就有大八俠。中八俠。小八俠之分。此時一筆寫他不清。祇好留待本書終篇。再結總賬。接

說前回書中所敘的那位老者。他乃是大名鼎鼎。明儒黃梨洲的族姪。單名喚做泰字。表字健公。無怪其行動迥非常人。幼年飽讀詩書。精通玄理。並且愛習拳棒。當他年過三旬。內外工

夫。都練得很有根柢。後來又經異人傳授劍術。與那些煉丹養氣等法。年逾花甲。儼然

練成箇陸地游仙。明末亂政。他雖正在壯年。但是他得天賦一種不受羈絆的性情。故

對於治國平天下等事。極其沒視。於是煙霧爲侶。泉石結鄰。實做了一箇閒雲野鶴。此

景况殊不易達。然在社會上排難解紛。卻很做些奇事。大概都是來無蹤去無跡。在他人不知

不覺之間。將些事兒和平解決。世人因此公稱他是飛天夜叉。再說這黃泰元配顧氏。

又是赫赫有名的後人。原來就是顧炎武的女侄。顧氏也曾練就一身武藝。他有箇胞

弟。叫做顧鵬。表字凌霄。文武全才。卻不在黃泰夫婦之下。祇是不諳劍術。但平日練成

隨身十二柄飛刀。確也使得神出鬼沒。既有專門技藝。自不難於成名也。外號人稱他神刀俠士。他與黃

泰二人。都抱定救世不保君。濟人不好名的主義。所以都在塵市之中。共作同樣的生

活。那黃氏家道艱難。大半靠著授藝度日。黃泰未滿四旬。可憐那位顧氏娘子。一病而

歿。膝下祇留下一兒。時纔四歲。就寄養在他舅父顧鵬家裏。好不容易撫養成。人。完娶媳婦。誰知纔滿三年。祇生得一箇女兒。名喚傻子。名稱已怪。可見其人。當年他小夫妻二人。同感瘟

癘。携手偕亡。與老父永離長別而去了。黃泰感受這般苦痛。越發覺得心灰意冷。便在那箇寶善莊上。搭架三椽茆棚。携帶着孫女傻兒。就是童天虎所見的蓬頭女子。隱身

度日。年長歲久。他就將本身全副的武藝。一一傳授他的孫女傻兒。此所謂衣鉢真傳也。後來傻大

姐大鬧霸王莊。一場打倒無數的綠林好漢。名震一時。卒造成一箇有名的女俠客。這

都是將來之事。暫且不提。至如黃泰與顧鵬二人。當那勇於行俠的時際。真是南北二

京。江淮兩岸。沒有不震他倆的威名。自黃泰連遭大故。便倦走風塵。隱身自養。顧鵬也

因時事日非。不願多管閒事。他也退藏洞庭湖。携帶兩兒一女。打魚謀生。從此他倆一

處湘南。一居淮北。相隔二三千裡。雖同在人世之中。已多年不通消息。此段雖若追叙實係伏筆將來尚有

下文也。他如一般人士。凡久震他倆盛名的。當時因他倆銷聲斂跡。故對於他倆的爲人。

也就不甚經意了。接說那日童天虎偕同孫彪李曜二人。一頭冲進黃泰的店裏。那童

天虎擺出一副山寨大王的嘴臉。左看又不遂心。右看又不稱意。無形之際。早把那箇傻大姐。瞧得好不耐煩。須知他雖是箇鄉村女子。因爲他的祖父。異常憐愛。便將他的性情。嬌養得不弱於金枝玉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古往今來許多好漢大多墮此術中所以他的年紀雖小。脾氣卻很是暴躁的。如他的眼光之下。好似乾坤雖大。宇宙雖寬。除卻他的祖父與舅公而外人。世就沒有第三箇能人。以這等高大的眼光。再看童天虎等。獐頭鼠目。摩拳擦掌那般怪狀。那裏看得順眼咧。當時若依照他的脾氣。早就要三拳兩腳。將他等轟出店門。祇因黃泰雖寵愛這箇孫女兒。那教誨之間。卻極嚴厲。並且事事捺住他的暴躁性情。不許他向人多事。因此他雖是一肚皮的難受。始終不敢動手。祇好借着傻頭傻腦的模樣。在唇齒間耍笑他。一會兒。也就使人不易消受的了最後若非李曜不識高低。他還是不敢動手的。祇都是既往之事。也不再談。當說黃泰將李曜的手腳。恢復了原狀。四人圍坐既定。童天虎等請教了尊姓大名。黃泰略約回答了一箇泰字。接着又回問了一遍。於是童天虎等就將姓甚名誰。表字什麼。外稱人稱什麼。一一說了箇澈底。恨不能各將生庚八

箇字都報出來。方顯得他等威武。不提還好越說越覺動人誰知他們說了這一大篇。黃泰祇是默默

的笑着點頭。也不稱頌半句。他等彼此心坎上。都有些不樂意似的。無奈黃泰祖孫二

人的本領太高。不敢再出手比試。若論他三人的心理。誰都惡狠狠的想拔去這兩根

眼中釘的樣兒。黃泰便招呼傻兒前去汲水備飯。不是餽餽與辣沔湯罷彼此便先行飲了一會兒

茶。那時童天虎忽然發現了一種愛才之心。便改換一副面目。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

英雄既具有這般本領。如今隱藏在這裏。無名無利。豈不可惜麼。黃泰聽說。已知他的

用意。佯作不解。故作衰老之狀。頓時皺着眉頭歎道。這可又太誇獎了。天下能人很多。

如老朽這幾手老拳。打狗還不易得佔上風。那說得上求名求利。句句自謙句句罵人入骨老朽今已

七十二歲。就不明白名利。是箇什麼東西。料想俺今生與他的因緣。也有限得緊。所以

老朽不敢動這箇念頭。反鬧得一身不自在。常言說得好聽。不凍不餓是活佛。無災無

害似神仙。俺祇求混過這一百年。將俺那箇獸孫女兒。選配一箇獸孫女婿。成就他倆

美滿姻緣。百年和合。俺也安心瞑目了。怎敢再空想喫什麼大餅子咧。比時童天虎。尙

未接說什麼。孫彪忽搶先笑說道。老英雄未免太自謙遜啦。實不敢相瞞。晚生也會在江湖之上混過一二十年。原來也是一路英雄卻看不出似老英雄這高的本領。俺是做夢也不會見過

的。復又作默想說道。好像十五年前。有位天下馳名的老英雄。外號人稱他飛天夜叉。

聽說他的武藝。真是古今罕見。南北難尋。未知老英雄可與他相識。豈但相識而已哉黃泰聽說。

祇默默的作笑。尙未及答言。李曜這時已喘過氣來。忙接說道。老二。這位老英雄。你都

不認識嗎。又來一箇冒失鬼孫彪臉色一紅道。俺是慕名已久。曾經有兩次可以見面的機會。都

錯過去。所以至今尙不認識。李曜便將嘴唇皮裂了兩下。故意做出那鄙視的形狀。復

又問童天虎道。五爺。您想必與他是老朋友了。何所見而云耶此乃拍二大王的馬屁也童天虎被他橫裁了

這句話。一時急得兩頰緋紅。不知怎麼答復方好。李曜這時自炫得忘乎其形。一身以

外。那裏還有閒暇。顧全別人。便扯開嘴巴笑道。說起來你倆還是老走江湖的好漢。怎

地這鼎鼎大名的飛天夜叉。也不相識嗎。這兩句話。早說得童孫二人。都不高興。無奈

都是一同行路的人。又不便與他爭辨。其中畢竟孫彪大幾歲年紀。閱歷較深。順勢虛

掩了一句道。咱們不過因爲見着這位老英雄。就想起了那位老英雄。今對着這位老英雄。已自覺是相見恨晚。由此對於那位老英雄。更覺不曾見面爲憾事的。說話極圓八方顧到誠哉

江湖老游也

再說這位素不聞名的老英雄。技藝已足以壓倒羣衆。出手驚人。那素仰大名的老英雄。技藝究竟不知是怎樣的高妙。因此就近請教這位老英雄。想他倆年歲相當的人。或者素有交誼。咱們若乘此認得幾位前輩英雄。或者借重他們的鼎名。一開咱們的萌塞。也說不定的。若是說到認識與否。都與自己行世的前途。均有莫大的妨礙。這句話。似覺有些兒小題大做。不見得必定須如此罷。黃泰聽他等自家的人。都爭得面紅耳赤。他也不便再說什麼。祇默默的伴作龍鍾模樣。暗自好笑。那時童天虎接着笑道。是呀。認識與不認識。並沒有什麼關係。李曜聽他倆言語之中。都含得有一種酸素。此種氣味確乎難免說不到一條路上來。他也不管三七廿一。依舊大吹法螺。說是凡在江湖上混世的人。一箇天王老子。一箇飛天夜叉。這兩位老英雄。不可不認識的。接着就將他倆本領。吹了箇天花亂墜。彷彿達摩復生。純陽轉世。也不能強佔他的上風。此所謂當面撒謊也

接着他又說道。俺若以武藝而論。當然不是這兩位老英雄的對手。

客氣

但是多蒙他

倆垂青。總算對我是特別看待。那天王老子咧。若談到咱們的家譜上。他却長俺兩輩。

俺應該要尊稱他師爺。但是他決不以徒孫待我。想他如今雖是八十多歲的老英雄。

真火卻非常充足。天天在寨子上車輪大戰。與咱們的老大王。差不多的康健。

原來也是一箇色鬼

所以與俺見面的時節。總得拖着俺陪着他去逛私窰子。你們想罷。咱倆的交情。自然

非比泛泛的。喏。童天虎又問道。飛天夜叉。您又與他是什麼交情咧。李曜笑道。這可與

天王老子不同了。咱倆的情感。完全是在技藝上。發生關係的。

好大的口氣

你看俺那一套

羅漢拳。他說着。早已下坐擺拳式來。又說道。雖然打得不甚好看。然而俺學這套拳的

來源。就是侍從這位老英雄左右學習的。苦練三年。方得着這套拳法的門徑。俺自己

看着。並不覺得有什麼進境。祇在他的眼光裏評論。已說如今少林派的羅漢拳。能打

的很少。打得出神入妙。尤其不多。他曾向俺誇獎道。足下的實力。較我高超得多。若再

苦練三五年。我自當退避三舍。

黃泰可以發誓未說此話

要讓老弟後來居上了。最初俺聽了這一番

話兒還疑是前輩老英雄。有意獎勵後生。方好提高後生的興味。專心向學的意思。誰

知並不盡然。後來俺與天王老子談到這樁事兒。俺又將那套拳演比了一番。這天王

老子與飛天夜叉。乃是莫逆之交。

黃泰可認識此人。囑不敢相信。

那飛天夜叉一身本領。他早就曉得箇

清清楚楚。可無須俺再重說的。那時他見俺打了那一套羅漢拳。他頓時拍案大喜道。

我與夜叉不見。足有三年。想不到今日見老弟這套拳。忽引起俺的故人之念。如你這

種種手法步法。非夜叉爲師。是沒有第二人能夠教授的。如今夜叉是夕陽晚景。身入

暮年。真要使他比試一會兒。恐怕精神還沒有你這般充滿咧。

又來當面罵人。

青出於藍。冰出

於水。此時若照我的公正批評。他的拳法已覺不如你嚴肅精密了。當時我聽了這番

批評。彷彿是比那箇老兒高強些須啦。如此俺又發奮用功。努力求進。約計一年之後。

俺在海州道上。又遇着夜叉。便將舊事重提。復又與他對打了一套拳。

真是膽大臉皮厚也。

那時他

纔年近六旬。一套拳不曾打畢。他已覺有些力不能支。當時俺本想用一手暗度金針

的拳法。結果他的老命。俺就可以舉世無敵。獨自稱雄了。

好東西原來是這等人物。

後來俺見他既不

是俺對手。回想他教俺練拳之情，也不忍心送他回去。所以處處都留着餘力，避讓幾分。那老兒倒底是個前輩英雄，手眼都是很透亮。何必所以，他並不將這套拳打完。頓

時一縱步跳出戰圈，雙手抱着向俺拱了幾拱道：「老弟真是好的，想老朽五十年來，並

不會碰着對手。如今老弟居然有這等進步，我若再打下去，說不定要鬧出什麼笑話

兒咧。春花秋月，好自爲之。老朽今幸接替有人，俺也可以逍遙世外了。一篇胡說，真不知從那裏得來者

說罷，他便狂笑幾聲，撒手而去。直到如今，我與他已隔有十四五年之久，始終不曾遇

見一面。俺在六七年前，也曾專訪他兩次，仍是不能夠遇着他的。後來俺又在江湖老

輩英雄之中，打聽那老兒的下落，就有人說：「確因被俺戰敗之後，他便一氣就隱姓埋

名，高飛遠走。越發寫着切切實實不願與俺再見面的。還有人說：「他惱羞成怒，誰知回家鬱悶了半

載，就奄奄一病，不久就到九泉之下，稱雄稱霸去了。才顯得下文之奇俺猛聽這番話兒，很覺有

些過意不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又從那裏說起咧。轉又接着說道：「倘着

這箇老兒不死，憑着俺的面子，招呼他在咱們寨子裏，補一名教頭的空額，那還怕些

什麼仙鶴猴子。胡搗亂嗎。哎。况且俺們總有下山的時候。若是有他同行。也就不怕一
班妖人。施用什麼邪術。欺辱咱們了。不怕傻大姐
再點血呀他說到這句話兒。一雙賊眼。祇轆轆在

黃泰的身上打磨旋。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那什麼妖人邪術等言。全是對着黃
泰祖孫而發的。黃泰也明知李曜的用心。却不願意自多煩惱。依舊裝聾作啞。祇作不
會聽見的樣兒。倒是先前那一番話兒。何異高搭一座空中樓閣。信嘴胡謔。借重他一
世的雄名。巧做箇泥金牌號。把自己的身份。高抬到三十三天以上。這真是當面撒謊。
頂頭拆空。在李曜他自言自語。大吹大擂。因為初不知道飛天夜叉。就是黃泰。那黃泰
就是眼面前的老兒。所以並不自覺是捏造謠言。醜態百出。然在童天虎孫彪二人心
裏想着。耳中聽着。祇疑他與夜叉比試。轉勝夜叉的一句話。有些兒自吹。同夥人都不敢
相信其他可想
而並不疑他與夜叉相識的話兒。完全假的。這其中是真是假。誰弱誰強。祇有黃泰祖
孫二人。心中明白。當他最後那一段自誇其能的一番話。比時傻兒聽着。又要想上前
抖抖他的骨頭。無奈被他祖父強行阻止。不敢出手。但是他最後那一番謔經。空罵得

黃泰氣也不是笑也不是。直迨他說畢，祇把童天虎聽得兩眼發怔，反覆飛天夜叉，却被混世魔打敗似的。此童天虎之所以飯桶也。那孫彪聽着，卻連連搖着腦袋道：我看老弟你的羅漢

拳打得卻比我高明些。若說能把飛天夜叉戰敗，好像有些兒不能使我相信的。若說

到那位老英雄，我雖不曾見面，卻聞名已久，佩仰他本領高強的人，並不止你我弟兄

兩箇。可見他是個非常的好漢。若說到你咧，我也是心裏很佩服的。恐怕敷衍面子罷。但是除却

咱們寨子裏的兄弟們，佩服你老弟，是一條好漢。然而局外的人，仰慕盛名，却不及仰

慕夜叉的人兒多了。雖然無名英雄，古今不少。這一句你千萬莫要見怪。你老弟果然

有多大本領，怎麼方纔又跌了那箇筋斗咧。妙極當場出彩，李曜又將奈何。這句話正直刺到李曜的心

坎裏，臉皮上禁不住紅一陣，白一陣，怒火中燒，就要與孫彪大揮老拳。幸喜這時那傻

兒捧了一大盤飯菜前來，香味馥馥，熱氣騰騰。其中雖然沒有什麼珍貴菜蔬，但是一

碗一盤之中，新鮮乾淨，殊與先前的辣麪湯、黑麪餈餈，也不知強勝多少倍了。童天虎

見飯前都送上桌來，他等皆餓得心裏作慌，正好乘此搪塞一會兒再說。不知這等是，否上等酒菜，且

而李曜急得那般形狀。好像就要與孫彪比比高低上下似的。難得飯菜捧着送來。童天虎便借此給他倆解這一場禍結。忙着連連說道。喫飯。喫飯。今日可真要餓毀了。天時不早。咱們快些喫喝罷。還要忙着趕路咧。大眾於是如風捲殘雲。狼吞虎咽起來。誰知在這百忙之中。李曜仍自忘却不了。高一句。低一句。還尋着孫彪辨理。孫彪此時却也自悔失言。無奈業已說出口來。又不便再說回頭去。祇得發急說道。什麼要緊的事兒。必得要今天辨明麼。就是辨明說飛天夜又是你的學徒。又怎麼樣咧。此言葉已轉汚李曜卻不可追甚。李曜仍是瞪着眼珠兒說道。大丈夫。勝敗利鈍。曲直是非。乃是關係生死名譽的。是好是歹。我也不能掠人之美。却也不能聽人佔我之美的。你若真不相信。或者將飛天夜又那箇老兒。尋找前來。咱們比試比試。給你看看。你就曉得俺不是自吹法螺了。我看這一次法螺必須吹炸不可孫彪笑道。老弟。你真聰明靈慧。明明知道在這時節。那能尋找一箇飛天夜又來。所以你敢如此說法。倘若這時真有箇飛天夜又前來。恐怕你也未必能夠說得這般乾脆罷。李曜正要與他辨駁。一旁却怒惱了那箇埋名隱姓的飛天夜又。祇

冷笑着說道。二位好漢也不必如此爭辨。我想那箇飛天夜叉。並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怪物。自言如此可以羞死李曜矣老朽實在與他素不相識。大概照老朽想來。祇要有箇名兒的人。

總不難去尋找的。請你倆告知他的真姓真名。老朽卻很願給你倆跑一踫兒。這一句話逼得利害

孫彪笑道。不瞞老英雄說。在下實不知他的真姓真名。童天虎笑道。果然真能夠尋找前來。我也很情願瞻仰顏色的。老者又向李曜笑道。李兄既與他交友多年。並且隨從

他學藝數載。當然說得出他的姓名來了。又是一逼李曜頓時急得臉色緋紅。嚶嚶說道。他

……他乃是一箇無名英雄。尋常祇以飛天夜叉爲名的。胡說那老者冷笑道。恐怕不見

得罷。李曜益發急道。我與他相交多年。難道說這些兒秘密。不曉得麼。我今老實說了

罷。俺因爲與他是至交。就是曉得他的真實姓名。他既不願留名於世。俺也應該嚴守

秘密的。況且他現在是過世的英雄。又從那裏能夠尋找得來咧。還吹什麼快要炸矣老者又冷笑

兩聲道。未必真死罷。又是一頓。如今也不要你再說他的姓名了。倘若我將他尋找。李大兄

你可認識他麼。你果真能與他比試比試麼。李曜這時已覺有些驚慌失措。便咬緊牙

關說道。這箇自然。這箇自然。我說這箇不敢自然欲知那老者再說出什麼話兒。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章起筆。係取單刀直入之法。將前回餘文。一概掃去不提。別開生面。另寫一事。迨至寫到最熱鬧之處。一筆插入正文。恰到好處。若非作者具有天馬行空之才。決不能持此如椽之筆。孰謂文藝之美。而克徼倖得來耶。

寫飛天夜。又是正筆。寫天王老子是陪筆。寫混世魔是實筆。寫小悟空是虛筆。寫童天虎是襯筆。寫傻大姐是伏筆。其他如寫顧鵬。與夫黃顧二氏之由來。皆爲本書二十四箇俠客。闢出頭向世之路徑。驟然睹之。若似一種補寫往事之閒筆。實則此點滴墨花叢裏。皆隱伏有無量偉大事業蓄其中也。苟以閒筆觀之。則辜負作者之苦心不淺矣。

李曜乃一無賴小人。觀其捏言與飛天夜又相識一事。即可判其品格不高。當面撒謊。信口開河。寫得淋漓活潑。跳躍紙上。但與宋銘詹廣二人比較。又不相同。可見人之善惡。種類綦雜。若斤斤於善惡正面。以一種筆法寫之。千篇一律。其味自

如嚼蠟。然亦著作界中之笨伯也。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六)

姜俠魂

(九)中國賢哲。史不絕書。然難求之於今日。

(俠按)俠客義士。拔類超羣。一舉一動。皆可爲百世之師。後人之法。如讀武俠小說。卽能感化社會。啓迪人心。使人人皆知景仰賢哲。引爲師表。實行良善之事。

(十)中國人多蒙昧無識。一權奸可操縱之。

(俠按)俠客義士。識見高超。眼光深遠。不屑被人利用。不甘受人操縱。不附權奸。不恃勢利。如讀武俠小說。能增進國民智慧。抉別途徑。趨入正軌。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八回

說往事三壯士閒談

見異光老英雄踐約

話說那老者見李曜神色倉皇。已現出舉止不安的狀況。反而自覺不忍再逼真下去。足見長者心慈與彼咀咒之心理不可道里計矣。便掉臉向着童孫二人笑道。天色不早。你等三位還要趕路。今天

我也不再去尋找了。好在四海五湖。九洲百國。大家都是混世的漢子。總有相見時期。又何必急在今日咧。當時李曜便恢復原狀。越發擺出那孤傲不羣的架子。仍舊冷笑。了兩聲說道。除非你有回春妙術。纔能夠去尋找的。不然那已死多年的枯骨。也能尋找得來。這又來騙誰呢。想不到你乃是箇鄉村的老頭子。也學着不老實起來。這不是孔夫子門前賣孝經。也不睜眼看看咱們是幹什麼的。能喫你這一套麼。居然直逼而進。毋乃太不自量。那時童天虎與孫彪二人。見那老者言語支吾。也都疑他是一條賣嘴的好漢。沒有什

麼。這材質料的。你一言。我一語。大衆都向着那老者頑笑。

此非童孫二氏見疑。乃作者直逼下文也。

比時老者

仍舊笑着不見動火。一旁卻怒惱了那箇蓬頭女子。便一箭步早飛到蓆棚前面。虎眉

倒豎。豹眼橫瞋。怒向他三人說道。諸位莫要逼人太甚。俺祖父一再忍受。並非懼怯不

前。乃是不屑與諸位較量。就說那飛天夜叉。與諸位均無什麼恩怨。萍水相逢。各行其

道。李某又何必咀咒他身死咧。試請李君捫心自問。可曾見過飛天夜叉的影兒。

當頭一棒

打得痛否

什麼學打羅漢拳。什麼佔得最後的勝利。可莫要把人羞死。

又是幾捶連拳

如今長言剪作

短說。俺今祇用一隻手臂。諸位都請來領教罷。祇要三合。諸君若能勝俺。這隻手掌兒。

五步之內。俺自將飛天夜叉請來。與諸君相見一面。倘若不勝。祇好屈駕回山。各去習

武十年。再說請見的話。說畢。他便向童等拱一拱手。就擺着一箇騎馬式。將右手平伸

出來。專待進擊。再說那李曜。他是曾經嘗試過滋味的。怎敢再去自投羅網。

又是一箇不敢出頭

係見這般形狀。已知那位老者就是飛天夜叉了。如何再向太歲頭上動土。老虎項下

拔毛咧。

又是一箇不敢露面

祇有童天虎見。傻兒那般醜狀。那裏放在心頭。便摩拳擦掌。就想扑向

前去。還是孫彪向他很命的使了兩箇眼色。他方止住。不敢近前。倒底三箇壯士歸丟面子畢竟那孫

彪是箇老江湖裏的混混。猛見風頭不順。便心氣和平。仍向那老者笑道。晚生等有眼

不識泰山。李曜他少不更事。諸多冲撞。晚生先前就知老英雄是非常人。所以冒昧尊

稱大名。也就量定老英雄是飛天夜叉。天地雖寬。宇宙雖大。決無第二人能如此雄邁

的。真會說話不料李曜他信嘴胡謔。侮辱長者。真是罪該萬死。姑念他雖語無倫次。但崇拜

盛名之心。並不少減。老英雄不記小過。可以寬恕他初次。如其再不知過必改。那時老

英雄如何處分。晚生再也不敢求情了。說話時節。便急狠狠向李曜罵道。不識時務的

東西。還不跪下叩求呢。李曜這時早羞得無地可容。便含辱忍痛。祇跪着碰頭。天作孽尤可爲自作

孽不可活其斯之謂歟童天虎也從旁跪着。代李曜求情。這時倒把箇黃泰。鬧得沒有話說。一面將

他三人扶起。一面埋怨傻大姐道。就是你鬧出來的。你有多大的本領。也敢在衆位好

漢面前獻醜嗎。這等捱打的架子。還不與我快收拾起來呢。雖口責之確實喜之我若傻大

姐便撲嗤一笑。一闖兩跳。跑進去了。這邊三人重新入座。各人又自道了一會兒本身

的往事。是日。他三人就住宿在黃泰的廐所。各人談得豪興大發的時際。童天虎就要求黃泰上山。襄助一切。黃泰祇笑着搖頭。不加允許。最後童天虎一再堅請。並說明公意。可以一致請他伯父童朝柱退職。山寨一切事務。概由黃泰主理。黃泰此時始將臉色沉下來說道。老朽並非因此爭權。也非反對你等綠林赤髯的事務。大丈夫爲盜爲賊。原不算。是猥賤之事。不過爲賊爲盜。皆要做得光明磊落。不欺世。不害人。不辱身。不污名。雖屬盜賊。亦高聖賢。如童朝柱他倚勢欺人。挾權凌弱。罵得恰當已非大丈夫應爲之事。況且縱奸濫淫。厚己薄衆。污人家婦。辱人孤女。爲金錢做狗馬。視人命如草芥。肥食飾衣。高車駟馬。鬪鷄走馬。擁翠偎紅。似這等行爲。與鳥獸何異。罵得痛快那能算得大英雄。大豪傑咧。老朽近年百事不聞。甘與草木同朽。若在二十年前。早就送他回府。何能讓他這般猖獗。如今俺若與他共事。並俺也等於鳥獸了。即使將他驅逐下山。俺來一清殘垢。要知天下之大。何處不可立足。何處又不可爲民造福。你等既愛我甚深。又何必陷我不義呢。侃侃而談。決非鄉野人之口吻也。當時大衆聽了這一番說話。彷彿醍醐灌頂一般。頓覺心

地光明轉覺已往的所作所爲皆與良心有些違背。就如童天虎乃是童朝柱的姪兒。

此時也覺他的伯父行爲不正。舉止不端了。由是非但不勸黃泰上山。他三人反要與

童朝柱斷絕來往。最後他三人都跪在黃泰面前。要求飛天夜叉收爲入室弟子。

盜賊回頭

是好人吾見彼三者益信那黃泰見他三人立意至誠。倒也很願收入門牆。便與他三人立訂八條公

約。無非是戒殺。戒貪。戒淫。戒詐。戒邪。戒私。戒妄。戒詔等等。童天虎等三人也不特備三

牲香火。就圍在黃泰左右。各拜八拜。從此他三人也不直往前行。尋找什麼三俠二姝。

都圍在黃泰左右。日夜不息。練習武藝。光陰迅速。瞥目已混過去五年。他三人的藝術。

真是與日俱進。飛高竄遠。短劍長槍。各人都學習一種專門的本領。其外那普通學識。

當然也都學得無路不通。無門不達了。當這五年之中。童天虎等三人方知自己的本

領不能應世。這就是他等進步再看黃泰蒼蒼白髮。八十老翁。每天黎明起來也不盥沐。他便奔

到空野之地。打一套拳。練一踮腰。足足的忙到一二小時。那時天色也祇算得是大明

罷了。他纔回到房裏。雙手合掌。兩腿打盤。復又做那打坐的工夫。祇見他兀坐在蒲團

之上。俯首低眉。雙眸深閉。周身上下。僅見他唇鼻之間。頻頻的呼吸清氣。其外他的神態形體。真是默靜如陳死人。沒有絲毫動相。非如此不足這就是他實做那養神養氣的工夫。

以練內功

黃泰曾對他等譏證。如此種種工夫。已做過五十年了。然在他等眼中所見的前

後五年。無論寒冬炎暑。霜雪風雨之中。就不曾見他中斷一次。有時他或感染小病。寒

熱頻興。他還是照常練習。說也奇怪。若在他抱病的時間。雖是見他受寒熱磨折。體態

有些兒頹唐。一旦照例的課程做罷。頓覺他精神一振。絲毫不現病容。甚至他感受的

疾病。就因此不醫而癒了。以他負有盛名的老英雄。尚不敢自貪安逸。少事懈怠。其次

如他最心愛的孫女傻大姐。當然也是耐勞耐苦。謹慎殷勤。做他那應做的工夫啦。所謂

真做功夫之人不可一日荒廢也他如童天虎等三人。耳濡目染。受環境的逼迫。自不待他等師傅說話。

也就不敢偷懶貪閒。由此他等謹遵師命。每天謹奉師訂的時間。各自演習。就是少自

間暇。也不再作無益的游藝。日天無事。就侍從黃泰左右。談古論今。無非演講些俠義

故事。他等經過這一番訓練。不但不自覺勞苦。反覺異常愉快。不但藝術上。日有進步。

並非各人的道德。也就日見加厚。那往日害人利己的行爲。早已置諸九霄雲外。種種邪念。皆從根本上剷除淨盡。再也不易萌生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之謂也。一日正是盛暑之夕。他師

徒四人圍坐在那架蓆棚之下。童天虎就將他伯父的行爲。一一說了箇大概。並且說到珠玉姊妹。得而復失的往事。也接着說了一遍。順便就將那行劫的三種標記。補說出來。又詢問黃泰。究竟是那一路的俠客。黃泰聽說。並不加思索。就笑着說道。虧得你等還是江湖上的好漢咧。這三位南北馳名。威震四海的大俠客。也不曉得麼。轉又搖頭歎了一聲長氣道。嗜可憐。可憐。似你等酒囊飯袋般英雄。也配開山霸嶺。怎麼不被人一拳打得穿心過。一腿踢得順地爬咧。接着就將白眉和尚等師兄弟五人的歷史。說了一箇大概。初與詹宋蔡三人所說的相似。復又他等本領。要算白眉和尚最高。道德要算神拳太歲最劣。他等都是曼因俠尼的弟子。那俠尼的外號。江湖上都稱他做女達摩。原是少林嫡派。練就兩柄飛劍。還有一根繩仙法繩。恐是鬼神見着喪胆。妖魔見着驚心。童天虎道。此人現在什麼所在咧。難道你還去尋找麼。黃泰道。他現今恐有半仙之體。來

無影去無蹤。往來四海九州。縱橫三山五嶽。却是沒有一定的地方。孫彪問道。那五位俠士。老師可與他等相識嗎。黃泰笑道。彼此知名而已。須知我輩浪迹風塵。看來都是閑雲野鶴。實在誰人自己。都有一種本身事務的。春花秋月。各無定踪。要想專心去訪友覓朋。四海之大。九州之寬。咱們蟲身在這宇宙之間。祇等於滄海一粟。又那能夠尋踪覓跡的咧。

此等敘述實言貼切情理自較尋常神怪說部高出數倍矣

當他等師弟四人。黃茗清談。不覺已談到夜闌

時候。銀漢橫空。星斗明滅。清風栩栩。寒露沾衣。雖在火炎金伏之時。卻有露冷風高之相。夜清氣爽。大家談得十分高興。各人都是樂不知倦。彷彿身入蓬萊。飄然已達仙境。那黃泰說畢。剛舉起一盞清茶。方要就飲。忽見東北角上。遠遠的望着一線白光。如電光閃灼得雪亮。那光燄之中。卻含有一種慘綠的妍色。直向西北飛去。好像流星般神速。瞥眼不見。大眾看着。都不覺意。祇有黃泰蹙着。頓時默默的出神。默怔了半晌。轉又長嘆了一聲。忽又現出悶悶不樂的狀態。此中雖未寫明早有絕大之感觸也童天虎等。見他師傅驀地變了神情。就知他又受了什麼絕大的感觸。但是大眾都不敢詢問他發怔的由來。也祇

好默默望着他師傅發怔。又久。黃泰復又嘆着。自言自語的說道。風塵多事。湖海翻波。此其時矣。劫到蟲沙。嘸感猿鶴。吾不知造物小兒。又何事惱及天公。而慘遭此等磨折。咧。他說話之際。接着又仰首長空。發了幾聲長嘯。那一種聲浪。如龍吟。如獅吼。如鷓啼。如鶴唳。如秋風掃葉。如怒潮捲浪。壯如擊筑高歌。細如倚鐙低唱。這種種腔調音律。乃是童天虎等。自受業以來。未曾聽他唱過一次的。當時聽他這般高歌低唱。益發不知他的用意。究竟是悲。是喜。是牢騷。是感慨。都摸他不着頭腦。非不知也。乃爲知識所限之耳。此時童天虎聽得。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便大胆向黃泰問道。老師忽作如此模樣。倒底爲的是什麼。咧。黃泰又默忖許久。方點頭歎道。諸賢契。你們曉得什麼。咧。如今時機急迫。你等就是不來詢問。俺也要與你等說明了。接着他又指着東北方說道。方纔那一道白光。你等可看見嗎。大衆聽說。都應道。看見的。那不過是天末的流星。飛度而已。黃泰笑道。你等真不曉得什麼。實對你等說了罷。那一道白光。就是劍仙發現。原來是這等奇珍。宜乎肉眼不相識矣。本來三十年前。我們曾有幾箇同道。感受國破家亡的痛苦。自明室顛覆之後。彼此相約。雲

遊峨嵋。那時都在峨嵋山麓。尋了一座古刹。大眾隱藏在刹裏。煉丹煉劍。學習武藝。並且藉此躲避國難。如此十年。大家都覺這等銷斂。畢竟於世無補。須知咱們的家國雖亡。咱們的人種。却未曾滅絕。茫茫大地。同是患難弟兄。咱們若不先入地獄。拯救他等於水火之中。又倚仗誰人。作此義舉咧。此種舉動不知可矣況且咱們那夥同道。都是所懷遠大。若

長此隱藏。與世隔絕。清夜捫心。也說不過。因此相約下山。大家臨行約定。二十年後。不在東南。卽在西北。彼此必須聚會一處。做他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成敗不敢預測。就是一敗塗地。彼此將生命犧牲。撫心也可以對得住天地鬼神了。其言嚴正其事必重且大作者雖有意不接次明書

然而明眼人一見卽知不可隱諱矣

如今屈指計算。已到二十二年。溯念舊盟。一到大眾踐約的時候。所以

這一二年中。俺雖與諸位相共盤桓。但是俺這方寸之中。已搖搖不定。早隨悟空去了。今見這一道白光。忽地觸動舊感。大概是我輩中人向西北趕去。但是俺還有一些兒疑慮。不能自決。想我輩以救世爲心。驅惡爲念的劍客。這一道劍光。乃是白裏發紅。光彩炫目。如那爲世之賊。爲人之魔。實行姦淫擄掠之輩。他所練的劍光。乃是白裏泛青。

慘淡無蹤的。現在見那道白光似非我輩劍客。或者又有什麼奸人暴客。奮起作亂。陷害閭閻。也說不定的。不過今已到了預約的時間。卽是今夜不見這等異象。俺也是要遠離此地的了。接着他又惡狠狠地長嘆一聲說道。茫茫前路。空闊無邊。此去是凶是吉。或存或亡。皆不是我此時所能自定的。年前戀戀不忍他去。正因俺這個孫女。年少伶仃。不能自立。與諸賢契的學業未成。勢難中道廢止。一片情深。寫得極其細膩。如今俊兒已漸次成人。藝術也成什之八九。大概他以一人的能力。保護一身。足可夠用。若說到婚姻。那可能任他自己主張。俺也不能長久管他的閒事了。此老亦是曠達之士。諸位賢契罷。本來不能與我長久厮守的。諸位裁鑒。都很有進步。單刀匹馬。若與人交鋒。尚不致於落人之後。就是長久跟隨我的左右。也是沒有進益的。不如大眾散走開去。彼此獨身自覓事業。祇要我等居心不惡。處事不偏。自有相見之日。或者大眾同在一處共事。也說不定的。不過此時祇好各行其道了。說話的時候。他那眼光灼灼。越發顯得精神。倒是大眾聽了這番話。却覺異常掃興。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兒。這也是天理人情。又久。孫彪方歛歛說道。弟子等侍奉

五年。原想百年相守。求不分離的。如今老師遠走他方。擺脫一切。在老師志懷遠大。可以脫然無累。來往自由。然在弟子等。失却長城。將何依托。雖然男兒以立身爲本。不可依人。但是弟子等已久不慣江湖。四望無路。又向何處投身立足。我等今想師傅此次遠行。雖屬去踐舊約。却也是爲世除患。爲人驅奸的。此時雖無一定的趨向。他日自有相當的作爲。弟子等固是無能。不足爲師傅助力。那執鞭携鐙。捶旗搨槍等事。還可孫彪料事畢以奉承的。竟高人一着李曜童天虎二人。也就同聲求道。弟子等都願隨從老師同往。就是粉身碎骨。也是沒有怨言的。黃泰便笑了兩笑道。久聚遠離。不但你等依依不捨。就是老夫。也有些兒不忍遽去。卻是實言要知大丈夫以身許世。就不能顧得萬全。俺此去尚無定踪。且前途所謀的事。至險且大。此時不便與你等預言。事後你等自然曉得。再說俺今前去。一身尙覺自累。何能携帶多人。我也深知你等藝術。都能爲我臂助。然同行道上。究不方便。何以究不方便此等最扼要處閱者亟應注意且俺今准備所做的事。究竟須我出馬與否。尙待與諸同道會商。尙能決定。倘若無須老夫進行。你等隨去。更外無用。就是須俺前往。也祇

可隻身前往。不能恃賴第二箇人。你等即使同行。公私皆無利益。現承你等好意。俺再與你等相約。五年以內。你等都向西北方走去。自有相見的機會。或者那時也可聚在一處做事。也說不定的。祇是此時。須得大衆忍耐須臾。暫時告別。你等別後。若能事事緊記俺的主義。不去欺人害世。作種種越軌的行動。就算是俺的好弟子。俺若死後的靈魂。也是輔助你等。縱行我志的。有心人聞之當亦爲之洒一掬淚也他說到這句話。禁不住洒了幾點老淚。童天虎等聽着。也知此事不可以勉強。相對汎瀾。險些要哭出聲來。最後李曜又問他師傅。何日動身。黃泰便收淚說道。大概也不能夠久遠。何日定期。你等也無須詢問。就算今夜這一場團聚。是咱們將離的聚會。你等可以各自打點行程。祇要天公助我。大事告成。山高水長。至遲十年之後。咱們自有樂聚一堂的機會。彼此談話之際。不覺東方天際已發現了一縷曙光。天已明矣人亦將去矣四壁鄰鷄啼聲迭起。接着黃犬嗷嗷狂吠。朝暉也漸次東升。黃泰便催着大衆。各自就寢。酣然一夢。時已過午。童天虎等醒來。祇見俊兒在爐下執爨。忙炊午飯。再尋他老師黃泰。那裏還有他的影兒。復又轉詢俊兒。

欲知傻兒說出什麼話來。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黃泰出場。不過村野間一龍鍾老叟耳。態度極其和平。語言極其慈靄。當面受李曜嘲罵。纖毫不動聲色。卒使三箇壯士。拜倒門下。俛首受教。而黃泰並不私懷李曜狂言之過。惡教授藝術。一視同仁。足見大英雄。大豪傑。並不以老老小節。記人之過失也。

曼因俠尼之由來。與夫黃玄子等三俠之身世。一一自黃泰口中道出。用筆極靈。不現笨相。且藉此以證飛天夜叉。畢竟是慣走江湖之老前輩。其交游之廣。耳目之聰。遠非晚生後輩。所可企及。並可藉此以證彼黃泰。雖似一衰頹老者。而其志趣行動。亦非等閒人也。

清夜納涼。忽見異光發現。卽引起黃泰一生之抱負。與其所欲急謀之事業。作者雖以迷離恍惚。寫其已往與將來之事。而明眼人展卷讀之。可以不待彼之明言。卽知飛天夜叉。懷有奇志。不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儔。雖未明言黃泰。乃一非

常之人而彼非常之舉。已躍然紙上。世有作武俠說部者。必事事寫其有驚天動地之才。伏虎擒龍之技。惟恐閱者不知其爲蓋世英雄。便一再從正面極力揄揚。可謂笨之至矣。

陶淵明荆卿詩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壓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七)

姜俠魂

(十一) 中國人言語強於實行。

(俠按) 俠客義士大抵寡言笑。貴實行。任勞怨。勇往直前。不瞻前顧後。孔子所謂巧言令色鮮已仁者。乃俠義之士最惡之舉。如讀武俠小說。能使國人力闢浮誇。實事求是。

(十二) 中國人開化獨早。而其民族無遠大目的。乏進取精神。爲無主義。無方針。苟安敷衍之國民。

(俠按) 俠客義士爲吾國之特產品也。自秦作俑。橫壓人極。迨至清代中葉。將畸人異士。摧殘殆盡。

(未完)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九回

傻大姐棄家走天涯

童二爺入店過饑癩

話說童天虎與孫彪李曜等三人。當那晚一夢醒來。已失去飛天夜叉的踪跡。都轉身急尋他的孫女。祇見那傻大姐。正在灶下午炊。忙得汗流兩頰。臉紅耳赤。當時童天虎忍耐不住。便向前問道。大姐。可知老師往那裏去了。傻大姐向他等歎看了幾眼。方慢聲兒答道。昨天你們說了一夜。還不曉得嗎。圖圖答之驟聆似傻實非傻也童天虎猛聽這一句話。便與孫彪李曜二人。各發了一會怔。孫彪又自言自語說道。這必定是往那方去了。但是咱們也得要打點主意要緊。李曜還覺有些兒不相信。復又向傻大姐問道。我看他去未必如此迅速。就是他老人家急不能待。大姐。你是他的孫女兒。他也應該向你說幾句遠別的話。况且他老人家去後。對你大姐。也應該想箇安身之策。未知他老人家可向

大姐說些什麼。

問得頗精細。近理無奈。他等祖孫二人說話。又怎能向你說呀。恐傻大姐至傻亦不至如此也。

傻大姐祇默默笑着搖頭道。我不

曉得。他老人家向來對於出門的事兒。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不曾與我說半箇字兒的。或是出門三年兩載。十天半月。都是如此。等待他回來之後。還不曉得他是往那裏去的咧。他三人聽着。暗自益發稱奇。童天虎復又問道。那嗎。他老人家此番一去。恐怕不是三年五載。可能夠回來的。若照他老人家昨天的言語。大概十年八年回來。也說不定。將來大家相見的時節。是否仍在此地。也說不定。大姐。你這日後的生計咧。可有什麼打算嗎。倘沒有打算。又待何如耶。傻大姐仍是笑嘻嘻的說道。這沒有什麼要緊。他老人家走去。俺也能夠走去。就說日後。他老人家回來。俺也能夠回來的。這又算得什麼要緊的事兒。一言一語之間。無處不形容傻大姐之憨態。可掬。而無處不形容其憨態。出自真忱。絕非假飾也。李躍點頭笑道。話雖說得不錯。你究竟與他老人家不同些。他老人家。乃是江湖上老輩英雄。誰人不知。飛天夜叉。乃是當代的豪傑。所以他雲遊四海。何處不可存身。你乃是箇待字的女子。若在尋常人家。深藏在高樓後院之中。還有些不放心似的。那能隨你自便。今天往南。明天往北的咧。就是別人不

來管你的閒事。你自己也覺很不方便罷。再說咱們兄弟三人大概也不能長在此地。若說咱們携帶你同行。咱們都是少年男子。你乃是一箇少年孤女。成夥結羣。給一般夫看着。實在有些兒忤方便。若說將你棄擲一傍。掉頭不顧。無奈這幾年的道義。也實在有些說不過去。萍水相逢。還要扶危解難。何況咱們這五六年中。感受他老人家的深恩厚澤。如今丟下你大姐。四無倚靠。形若流萍。咱們都撒手不顧。各自走去。似乎也有些說不過去罷。咱們因為有這等苦衷。方向你的打算。祇要你說得有理。確實可以長久安樂。咱們兄弟也可以放心走去。若說錢鈔上有什麼為難。你可不必記念。咱們雖然都不是有錢的漢子。但是這些須費用。無論如何。咱們總得設法籌助的。大姐。你千萬不必多心。咱們並沒有什麼惡意。這番詰問。確乎出於天理人情之中。為孫彪等設想。既受黃秦教養。厚恩如此。淺淺擔負。自應顧及。不過傻大姐確非尋常女子之流。彼之答詞。雖如此含混。而他胸中早有成竹。無論如何艱苦。決不願以衣食累人。孫等以普通眼光視其祖孫二人。未免所見太淺也。傻大姐聽說。又默忖了半晌。方向孫彪等問道。老爺子。昨夜與你們談話。對於俺的事兒。到底是怎麼說的。李曜搶着說道。他說大姐。今以一身本領。足可保護自己。至於百年長久的事兒。祇好聽從大

姐自便。他也管不得許多了。傻大姐又問道。他可招呼你們。怎樣的照應。童天虎搖頭說道。這箇麼……確不曾提起。傻大姐又笑嘻嘻說道。他老人家。既然不會說什麼兒。你們也大可不管就是了。他說話之際。那一鍋大米飯。業已煮熟。接着又辦了兩色素菜。也不等待他們接說些什麼。仍舊笑嘻嘻的忙着說道。飯菜都辦好了。喫飯喫飯。這乃是最要緊的事兒。那些閒話。何必多管。天下事。總沒有不能夠了結的。說畢。他又忙着尋籃兒盛飯。找碗兒盛菜。忙亂得手脚不會停留。也不再與他們談長說短。再看他的神態舉動。仍舊與尋常的狀況無異。大眾都抱着一番美意。最後碰了他老大幾箇釘子。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彼此一場掃興。祇得啞口無言。喫飯的時節。傻大姐忽又笑著說道。老爺子他是走了。這箇所在。乃是咱們自家的房屋。我能長住。諸位也能夠長住的。從今以後。大家都算得這屋子的家主人。餓了喫飯。渴了喝水。別的事兒。誰也不要管誰。誰也無須照應着誰。就是俺有出門的時節。你們都能在這裏忙喫忙喝。大概沒有我燒茶煮飯。你們也不會餓死渴死的。別的事兒。各人祇好是照應自己罷。

大眾猛地聽說。都毛骨悚然。誰也答復不出半箇字兒。

斬釘截鐵說得錚錚有聲。何嘗是少年孤女的口吻。又何嘗是傻女兒的口吻。

宜乎大眾聽着毛骨悚然。

午餐既畢。孫彪便向童天虎李曜二人。暗自使了一箇眼色。於是大眾藉着飯後散步。彼此搖出那座草屋。走到村莊以外。荒野的所在。掉頭四顧。見左右並無一人。遂選擇一處樹林之下。那日光不能直射的樹陰地面。他三人就席地而坐。孫彪首先開口說道。老師已是不辭而去了。日後咱們去畱。究竟應該如何打算。大家也該想箇辦法要緊。李曜說道。俺看此地不是久居之地。童天虎道。我也是這般想的。若再長住下去。也太沒有意味了。李曜想道。橫豎咱們的山寨之上。並不曉得咱們的行踪。何妨再去跑一跑。看看他們的景况。果然他等混得發財。咱們又何妨插一步進去。什麼仁義禮智。咱們的肚皮餓了。身幹兒冷了。誰來照管呀。仁義禮智全是空言。吃飯穿衣乃係要事。真將一般毫無主義之人罵得刻骨。然李曜之人格亦於茲可見矣。童天虎道。俺如今是沒有主意的人。你們怎樣打算。俺總是跟隨你倆走去。就是啦。孫彪便將臉色沉下來。淡淡的冷笑了兩聲道。你們真好的志氣。真好的計策。果然如此。惟有請你二位老弟。各買一箇鬼臉兒。高戴着回去罷。俺老孫就是餓死。

也祇好另打主意了。說時他憤憤的氣得臉色發灰。李曜忙堆着笑臉兒說道：「二哥，你何必動氣呢。俺不過是一種打算，並非一定要上這條路兒的。若是你倆都不願意，俺一箇人也決不能單身轉去。男兒漢大丈夫，咱們哥兒三人，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些兒大道理，難道說俺也不明白嗎？」

這番話誠哉是幾句好話，誠哉可以說得嘴響，惜乎與前言對照而使人不敢相信罷了。

童天虎見他倆

的話兒，說得抽筋，眼兒就要破臉，急忙從旁岔開道：「這樁事兒也真奇怪，你倆看老師他驟然走去，對於咱們三人總還算有幾句交代，倒是他最愛的孫女，沒有什麼短長，已足稱怪了。今天傻大姐那番說話，越發使人摸不着頭腦，或者他等是對於咱們有意的頒發逐客令麼？不然那傻大姐，乃是箇不滿二十歲的小女子，平素對他祖父卻很親熱的，何以現今不見他有絲毫遠離不捨的情感，這更使人不能不懷疑了。孫彪便點着腦袋說道：「最初我也是有這等疑心，所以我妨纔變俊大姐的活計，很想懸問他箇究竟。」

惜乎問不出來，依舊抱着箇葫蘆一箇爾亦白費心思矣。

迨那喫飯之際，傻大姐忽說出那一番話兒，可見並

沒有攆咱們走路的意思，再說他祖孫二人的本領，都高出咱們三人萬萬，平日慢說

攆咱們走路。並不爲難。就是要治死咱們的性命。也易如反掌。何以老師他苦心苦意。教授咱們的武藝。長至五年咧。如此細想。可見他對咱們。並沒有什麼去留的意思。不過他祖孫二人。乃是人世間兩箇怪物。這是我始終認清。絲毫不會差錯的。孫彪的眼光。畢竟高出他倆一等。雖屬他聰明才智。非童李二氏所及。却亦江湖中閱歷較深所使然也。你們看傻大姐的行爲。果真傻麼。我看他並不是傻。乃是借重這箇傻字。施展他的怪性罷了。試觀他祖孫二人。這五年之中。做事說話。那一

種。不是出於常人意料之外的。那一種。不是如這次的行爲。使人不易測度的。因此我決然不疑他等。有攆咱們出門的意想。至於老師這一次匆匆而去。大概必有一種驚天動地的事兒。決非尋常報仇洩憤。俠行義舉等事。也決非我輩或是第二箇人。能夠幫助的事。試看他昨夜說話時神情。彷彿異常要緊。又想告知咱們。又不便事前洩露。似這等苦衷。咱們應該原諒他。並非不願携帶咱們同行的。祇是一樁事兒。如今我還不曾決疑。李曜忙問道。又有什麼事咧。孫彪笑道。你還要問咧。就害在你的身上。害在他身上。上極妙。吾知李曜聞之。必相顧錯愕。而不憶及前番事也。李曜聽說。也摸不着頭腦。默默的發怔。又不敢急着去問他。又

久。孫彪方說道：你要拉什麼門面。說我天夜又曾經敗在你的手下。並且將他詛咒了一場。還說什麼要用暗算害他的性命。他見你既然具有這等不良的意想。要見將來不怕把你的本領。教練到家。反回打他一手嗎。因你而牽累到我與童老五二人都怕日後打他的反拳。這也是有的。所以他糊裏糊塗走去。傻大姐又糊裏糊塗說出這許多囹圄吞棗的話兒。安兒不是他祖孫二人乘此機會。試一試咱們的人格與心術咧。一語道破。所謂有此深心之老師。必有此深心之弟子。然而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世道險巇之際。亦應具之心理也。童天虎比時恍然大悟。便一蹶地站起身來。伸手指着李曜埋怨道：就害在你的身上。就害在你的身上。如今把咱倆都關在黑牢裏。你看。這怎麼辦法。這怎麼辦法。他說時。變顏變色。好像已動了真氣。是的。把箇李曜埋得。臉色緋紅。也不知怎樣辨白才好。孫彪又指着說道：如今不管他等有無此疑心。咱們表白自己的心地。與酬報老師這五年厚待咱們的恩惠。祇於他去後。所丟下來的破碎家務。與這四無依靠的孫女兒。都應該盡力衛護。盡力支持。雖然男女受投不親。那瓜李之嫌。此後咱們三人都應嚴密遵守。看得極遠。慮得極深。八方周到。孫彪的是良才。若以武夫觀之。則淹沒不鮮矣。不

妨將這等困苦與傻太姐當面說明。然對他的家務與他一箇人的食用。咱們寧可自己刻苦。自己受凍忍飢。却不能使他身受絲毫痛苦的。如此日後老師回來。果有疑心。自然可以解釋。卽無此等想念。咱們撫心。也可以對得住老師了。李老二他那種計策。可能說是人做的嗎。果若你作如此行爲。我們回頭。能不能如願上山。那還是細故。恐怕你這方面纔動這等惡念。就要生出性命的凶險。老實對你說了罷。那老師此行。固屬非假。然此時是否已離了本地。尙不可知咧。這一番話。教訓得李曜面紅耳赤。閉口無言。最後他二人決定依照孫彪的說話。合力進行。彼此直談到日色西沉。方回寓所。黃昏時候。大眾又在晚餐之際。孫彪就向傻大姐。把那男女有別。瓜李有嫌等苦衷。說了箇大概。復又解說他三人。雖然另謀住宿的所在。但在老師一日未曾回來之前。他三人之中。無論如何事忙。決不先行離開。並且始終扶持他家務與生計的。當時傻大姐聽着。仍是默默的默笑。不作一聲。如在默默默笑不說什麼此等傻兒意味真耐人咀嚼當晚他三人。便在東鄰第五家。一箇姓田的家裏。特租賃一間房屋。遷移過去。一日三餐。也就由那田姓家的媳

婦郭氏包辦。有時卻也常往黃泰家走動。若遇着茶飯也隨便喫喝。不過每到黃昏之後。他等都回到新寓所裏。不再跨進黃家一步。那傻大姐獨撐門戶。雖屬是箇少年孤女。却始終不易常態。每天仍是爛漫天真。憨態可掬。孫彪等有時送去三串五串。作爲膏火之資。傻大姐却也接受。並不作謝。若不給他分文。他也不向人告窮說苦。葛天氏之民歟老子曰大智若愚似非普通傻子也光陰迅速。不覺又混過三月。秋風颯颯。節過重陽。轉眼就得。以裘易葛。那飛天夜叉一去。杳無消息。那傻大姐尚未暴露窮形。孫彪等卻漸漸要現出窘相。客囊羞澀。眼兒不能夠維持生活了。他三人之中。孫彪最善於深謀遠慮的。一日入薄暮。他三人晚餐之後。相對閒談。孫彪便向童天虎李曜二人說道。老師他一去三月。至今杳無消息。他究竟幹些什麼事兒。至今還不能夠明白。但是咱們閒處在此地。坐喫山崩。老師求真的生計。咱們又不能置之不顧。若不設法維持。恐怕有些撐不下去咧。他倆聽了這番話。彼此面面相覷。默付了半晌。童天虎道。俺向來就不會算柴米賬。如今你要俺打拳。還可以勉強打幾手。你若耍俺想什麼方法。那還是你自己打算的好。

些。似此等大丈夫比較傻大姐何如所謂智不如愚直是酒囊飯袋之輩也李曜冷笑道。

五爺你也太忠厚了。二哥他早有成竹在胸。那等得咱們打主意咧。孫彪也知他有意訛笑。他就冷言冷語的說道。我這時也自知失策了。早知是這般結果。還是在三月以前。仍歸山寨好得多啦。現在我祇有兩種辦法。一是大家出門去做一筆買賣。不多有少。總可以撈幾箇零花。一是回到山寨。再去喫那碗現成飯。但是這兩樁舉動。都不是老師所願意的。咱們無論走那一條兒。總得先要離開此地。與老師那一方面脫開干係。不然。無論那一樁事。都做不成的。他說話時。兩眼覷定了李曜。不少轉瞬。兩眼覷定不少轉瞬其中大有文章明眼人至此亦可辨其真偽矣童天虎尚未及說話。李曜便搶着說道。並不是俺今天又說現成話。什麼飛天夜叉。飛夫太歲。看起來都是大家吹得熱鬧。那有什麼本領。你看他今番一去三四箇月。連箇消息影兒。都不曾見着。說不定早就嗚呼尙饗了。難道說咱們還養活他家一百年嗎。俺早知這箇所在。乃是一條盡頭路。本就沒有什麼顧戀的。你偏要攢在老牛角裏稱英雄好漢。如今栽了這箇筋斗。又怪誰咧。若再不早些打主意。恐怕餓死在這間勞什子屋裏。別人還認着你

睡着了咧。

足下既早知非計又何不謀幸福耶

童天虎便發急說道：「已往的事，大家都不必再說了。如今

另謀生路，乃是最要緊的事，不宜遲。趕快要想箇辦法。孫彪道：「俺已說明了兩條路，你

倆自去選擇。或者你倆另有妙計，俺可再沒有辦法。」李曜又問道：「就說這兩條路兒，你

又願走那一條咧？」孫彪又想了半晌，方說道：「若依俺的辦法，還是幹咱們的綠林生活。

倘若碰着一筆大買賣，還可以過活三年五載。若是重返山寨，如今老實對你倆說了

罷，你倆真要回去，俺決不阻攔。從今以後，俺也決不與同寨的舊友作對。但是如今要

我同行，卻是萬辦不到的。你倆如有別的計算，祇要大家說得合意，俺也可以同行的。

恐怕未必能夠合意未必能夠同行

彼此又互商了許久，依舊是沒有結果。接着又混了二十多天，寒風砭

骨，冷露侵衣。彼此都是衣未裝棉，眼見混不下去。再說黃家那一方面，也隔了多天，不

會前去。這日天氣晴朗，赤日懸空。孫彪等三人，借着曝日，在村外散步。比時已日方正

午，各家屋角炊煙，都裊裊結成濃霧，恰好經過黃家門首。非但炊煙冷斷，那柴門深閉，

闕寂無人，祇有一條花狗，垂頭喪氣攔門躺着，好像有許多天，不曾得食的樣子。孫彪

猛見這般形狀。不禁的暗自驚奇。我聞至此亦覺異怪復默忖道。傻大姐他是最不懶墮的。怎麼別

人家忙着午炊。他家還不曾開門。難道又有什麼變故嗎。他心裏既然這般想。那兩條

腿也就不因不由直向那門前走去。李曜當時就退後幾步。不再前進。何以不再前進其對於飛天夜叉之

傾向於此概可見矣童天虎見李曜忽向後退。孫彪又向前行。鬧得他一時毫無主張。也不知是進

是退。便站在路旁發怔。祇有孫彪一人奮勇向前。直走到黃家門首。方看見那兩扇白

板門上。早有一箇鐵將軍。把守住了。轉向門縫裏瞅去。那裏看得見什麼頑意咧。孫彪

無可奈何。祇轉身向童李二人說道。這真有些兒奇怪。想傻大姐他向來是不出大門

一步的。況且他這家裏。沒有第二箇人。又不曾聽說。他有什麼朋友。如今他又往那裏

去咧。李曜便從旁冷笑道。別人有沒有朋友。你怎麼會曉得的。他又怎麼會向你說咧。

你們總說他傻。俺却始終不敢相信。一二十歲的大丫頭。誰又是箇傻子呀。你長到他

這大年紀。可還傻嗎。你說他傻。我看你還要被他這箇傻子賣却了呢。這番議論誠哉是識時務之俊傑不

過對於傻大姐未免看錯人耳孫彪又受了他這番訕笑。也不便與他爭辨。但是他的心裏總覺傻大姐

的行動。不似常人。復又想道。或者今天適逢其會。恰好他出去了。一箇人的形骸。本來是箇活動的。無論他至傻。總不能夠寸步不出大門。如他這一箇人的家屋。出門之後。又怎能不重鎖雙扉呢。他想到這裏。也就不再懷疑。當晚孫彪他獨自一人。又暗到黃家門首去探望一回。誰知那兩扇白板門。依舊重鎖如故。他的心裏。也就有些漸漸生疑了。孫彪他還是不再作聲。迭次又去探訪了幾天。誰知燕去巢空。兩扇門仍舊鎖着。孫彪這纔心死。量定傻大姐已離開這幾間茆屋了。他也就不再提起。祇心坎上獨自默忖道。他這次不告而走。必定有什麼絕大的作爲。我却也敢自相信他。沒有什麼非分的行動。傻大姐亦可謂得一知己矣。然在一般普通眼光窺之。如李曜等必諷笑孫彪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但是他這一走。是否准定歸來。或何日可以決定他歸來。這可就沒有把握了。再說咱們這時的行止。應否等待。這也是很難決定的。若說咱們再專待消息。眼前的生計。已不易支持。況且咱們又等待到何時爲止。若說別開門路。倘若他祖孫二人。一並歸來。見咱們都紛散而去。豈不笑咱們不能忍受飢寒痛苦。反將那些從前的辛苦。都扔擲乾淨麼。他想到這裏。左右揣度。

了許久。始終不能決定。最後又將這番心事。與李曜童天虎二人。議論了一會兒。李曜也不等待童天虎開口。便冷笑着說道。如今已鬧到這等地步。你還不明白。那嗎。你在這裏獸等一百年。等到餓死凍死完結。劈口作如此言。已自信萬無一失。孰知人世間事變化萬端。決非若儕市儈。儂夫所能深算者。孫童二人。猛聽他這幾話。都不明白他的用意所在。剛要詢問。李曜便搶先說道。那老兒走後。俺早就看得透明透亮了。這樁事兒。決出不了兩條路兒。一是那老兒做出來的圈套。祖孫二人。早就計劃安全。有意扔掉咱們哥兒三的。一是那傻丫頭。已有了什麼漢子。如今見他祖父。浪游湖海。生死無定。他還不打算打算自己的主意。男女衣食。人之常情。俺看他什麼事兒。都能夠傻的。這等事兒。未必能夠傻的。臭豬頭。自然碰得着爛鼻子。菩薩。你莫怕他那一副尊容。沒有人愛。俺看他十分就有九分九。走上了這條路。咱們還獸等在這裏。噢。喜蛋麼。童天虎聽說他的心理。已有八分被他動移。孫彪雖覺他的說話。有些過分。但是又不便再爭辨。可見善言之感人。不及惡言之感人。深刻然亦足徵社會心理之齷齪。是不自今日始也。良可慨矣。復又說道。他等既然走開。咱們也無須再去考究。倒是咱們的行止。也應該打點打點主意。李曜

忙說道。前番不是說過麼。俺如今的主意業已打定了。一兩天之中。還是回到山寨上去碰一碰。橫豎咱們與寨主一向是很要好的。這番回去。就將奉命的事兒。隨意亂扯他幾句。就遮蓋過去。量他等不能不收留咱們。就是你倆不同心。俺一箇人也是要回去的。孫彪復又看着童天虎。祇見他這時的神情。異常感受困苦。若論他的心理。未嘗不與李曜同情。無奈他下山之初。曾經說過一句大話。若不將珠玉姊妹。生擒到手。誓不回山。如今已離寨多時。珠玉姊妹的影兒。也不曾看見。所以對於回山的意恩。很不容易決定。便兩眼覷定孫彪。總想孫彪說一句話兒。他就好決定去留。偏巧碰着孫彪這次。並不口快。好久也不作聲。悶得童天虎毫無辦法。便向孫彪問道。老二哥。你倒底打什麼主意呀。孫彪冷冷的笑道。事到如今。這箇地方。還有什麼畱戀咧。不過到那裏去。俺此時還沒有主意咧。他說到這裏。也不再接說下去。孫彪行止此時果未定乎。恐雖婦人孺子亦不相信。然其用意究屬何事。此明眼人當可盡悉。蓋不願與童李二氏同行合作耳。李曜此時還不曾明白。可謂其小如鼠。其笨如牛。轉向童天虎說道。二爺既然不曾打定主意。咱們就自己打自己的算盤罷。童天虎此時也不好與他爭辯。但是

他的私心。總想探聽孫彪的口氣。彼此又過了幾天。童天虎便避着李曜。詢問孫彪的主意。孫彪這纔說道。老弟並不是在這患難之中。俺不與你們相共。無奈李老三他總想回山。這就與我的意思不能夠相合。再說黃泰他祖孫二人的行動性情。俺已認明決非尋常人可比。如他那般所說。簡直是不值半文錢。意思既不能同。就不必再聚在一處了。若說到俺的行蹤。這時却也是不能預定的。童天虎接忙說道。對呀。俺也是這箇意思。無論如何。俺總不想再回山寨。如俺老叔那種舉動。現在看來。不但你看不上。就是俺也很不以他爲然。如今長話不如短說。老三他是什麼意思。不去管他。俺總是跟定了你就是啦。孫彪便默笑着。點了兩點頭。並不作聲。

孫彪何以並不作聲。豈又與童天虎不同意。歎抑想。仍棄童天虎而獨行。踽踽歎。此皆非是。蓋懼童天虎主意不定。不願驟然允諾。而患對於李曜落一痕跡。且恐童天虎中道變計。反貽笑於李耳。此正是孫彪高人一等之處。

由此童天虎與李曜二人漸漸的冷落。對於孫彪。就覺漸漸親密起來。不覺又混過半月二十天的光陰。李曜實在忍耐不住。便與孫童二人告辭。忿忿的獨歸山寨去了。孫童一人也不挽留。直待他去後。孫彪這纔向童天虎說道。李老三今番回去。不能與咱倆偕行。他的心坎裏

一定是很不樂意。他今回到山寨，非但不能說黃泰祖孫二人的好話，並且對於咱倆還要搬弄是非。那時寨主聽信他半面之詞，派人來與咱倆爲難，或是專請咱倆回去。那時又如何對付呢？童天虎猛聽這話，也就有些兒着焦。連聲說道：「這箇……這箇怎麼辦法咧？」孫彪便說道：「此時咱倆倒是要離開此地要緊，不能夠再圖自安了。」童天虎仍舊着急說道：「四海茫茫，兩眼漆黑，又往那條道兒上走咧？」孫彪便沉着臉色說道：「這不是你我走江湖漢子說的話。倘若那時不碰着黃泰，咱們又往那條道兒上走呀？難道說轉回去麼？此時顧慮不得許多。咱們要走，就得要開步。當真咱們這兩塊材料，就會餓死在風塵之中嗎？你看人世間又餓死幾箇人咧？童天虎被他說得無詞可答，也並不再思想，便急忙道：「俺此時已沒有主意了。你看着怎樣好，就是怎樣辦。橫豎俺是跟定了你的。」即此一言已形容童天虎之毫無主張可謂深刻入骨孫彪也就不再與他多談。次日便將房屋退租，又向黃家門首繞了一周，見那兩房大門依舊鎖着，他倆也不再留連，忙着打點了隨身細軟，就向東南方走去。這一日之間，足走了七八十里路程，也可算得兜轉入世以來。

還不曾受過這般辛苦。冬日苦短。眼看着那一丸赤日。漸漸低落。到地平線。天空一羣飛鳥。都背着日影。倦入深林。童天虎眼見這般景况。也覺有些兒疲倦。兩腿不因不由。就有些提不起來。幸喜行不多遠。路前一帶深林。隱約見那深林之中。好像有一座村落。他倆一見大喜。旅客長征神疲力倦。猛見有休息之處。其中滋味。當然愉快如孫童二氏身臨此境。宜乎大喜矣。便放開大步。趕進了村鎮。那

時燈火齊明。已入晚景。在那星月交輝之下。忽見有一所飯店。開設在路左。門頭還高懸着一箇布幌子。彷彿還連帶賣酒的樣兒。童天虎他生平所喜。就是那一盃兩盃。如今見有這塊招牌。越發的欣喜。於是也不與孫彪說話。埋頭就向那箇酒店裏攢去。孫彪比時也走得腿軟。餓得眼花。正好有這箇所在。落腳。便跟隨童天虎。一同進去。他倆揀了一處乾淨的座位。彼此方纔入座。童天虎復又犯了他的老毛病。便連聲嚷道。酒來酒來。你們有些什麼上等酒菜。快快的搬來。窺其舉動。行爲頗有魯智深李達意味。孫彪便向他暗使眼色。意在警告他少發狂些。咱們腰裏都沒有多錢。倘若不能夠清算。那時豈不丟人。童天虎這時已如饞狼餓虎的一般。那裏有暇去看他的眼色。便仍舊大喊大叫起來。那

些堂倌猛見生意上門。誰不認定是一筆財氣。當然儘量的直搬。不多一刻工夫。大盤小碗。早把桌面上堆滿了。童天虎好像一百年不曾開葷的模樣。當時那肯放鬆。雲翻波捲。一轉眼就揮了他箇杯盤狼藉。孫彪初時雖然有些計算。後來見他那般奮勇。也就忍耐不住。與他比賽起來。比賽兩字用得妙極。以孫彪之老謀深算。尚可爲童天虎狂吞惡嚼所動。移亦足徵五臟神之不易壓制也。一笑。不消半箇時辰。他倆都喫喝得酩酊大醉。當晚就在那酒店後進。選了一間上等客房。安身而臥。他倆這一場酣夢。直睡到月色偏西。時近三鼓。孫彪猛覺一陣腹痛。從夢中驚醒。便翻身坐起。急要下榻撒尿。當時房中燈火已熄。祇見一線月光。從窗櫺中射入。孫彪便趁着這一線月光。披衣下榻。剛要開門出房。忽見一條黑影兒。從窗前閃過。直向東廂走去。孫彪便猛的一驚。欲知這黑影兒。究竟是誰。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藿秦旣不告去。已足奇矣。傻大姐乃一少齡女子。見其祖父走去。若無事然。態度極其安閒。神情不少紊亂。可見飛天夜叉之去。並不止一次。且必有可。以安頓孫女之法。即使其無此等妙法。彼傻大姐之如是安靜。亦必有可以自處。

之方。彼傻大姐不少自慮。而孫彪等偏代其慮。又是徵孫等之愚。而尤甚於彼女子之傻矣。

傻大姐不告而去。當然必有驚人之舉動。絕非一般普通婦女之穢行。此又可於傻大姐平日之行動。而揣度之。彼李曜必欲以桑間濮上之行動。而加疑之。且語自炫其聰明。非孫彪童天虎所可及。實則李曜之朽與陋。則尤甚於孫童二氏矣。

李曜之獻策。處處以回山爲良謀。彼所以回山之私心。蓋欲想騙得一碗安逸飯。不勞其筋力而已。其志之微。於茲可見。宜乎其最後收場結果。卒以勞苦送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而况李曜非智者耶。

童天虎一舉一動。確是庸材。其所以尙有可取之點者。即在彼自知毫無主張。不敢誇大。且處處可以容納他人之策。此乃童氏之特長。遠非李曜所可企及。所謂愚而安愚。自較諸愚而好自用者。猶勝一籌也。



A541 212 0012 4639B

◎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 (八)

姜俠魂

(麥孟華之尊俠篇及梁卓如之中國之武士道序均詳言之) 其挫折誅戮之術不一而足。故豪俠之士日益衰替。幾絕跡於世。迨清季末葉。民黨倡義。豪俠之士應運而生。復有振興之象。迨袁氏稱帝。或遭誣戮。或受禁羈。一時俠義之士旋起旋蹶。梁子卓如曰。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蓋戰國前之武士信仰。可得十數條。要而言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未完)



中華共和軼事 民國野史

▲葉楚傖先生序文

▲邵元冲先生序文

▲姜俠魂先生編輯

全書一千餘頁

都八十餘萬言

□ 洪憲時代之禁書……南北統一後之紀念品
 □ 中華革命之珍聞……青天白日下之參考物

革命紀念
 圖畫六十餘幅之多

裝訂特一元
 四册定價二元

吾中華民國為諸先烈以多少頭顱之代價所得吾中華民國之版圖為諸先烈以無量血汗之鮮色所染成者也於袁逆叛國之初姜沅萃君恐諸先烈之豐功偉業剝奪於國賊之手特編是書垂昭後世出版以來早經蜚聲士林凡吾民國開國前後之秘密信史俠士偉人之遺聞軼事以及戰場佳話奇蹟雄辯慷慨豪談排側綺語即為袁世凱歷史（伍廷芳軼事）（章太炎軼事）（譚嗣同傳）（唐才常傳）（戊戌六君子遺事）（汪精衛婚事談）（宋教仁艷史）（王天縱小史）（蔡元培歷史）（同盟會歷史）（中華民國旗歷史）（金陵半月記）（新遊俠傳）（白狼小史）（趙聲軼事）（袁江南私記）等篇有英雄有美人有奇童有力士原原本本備載無遺

出版所 上海新開里一號 振民編輯社